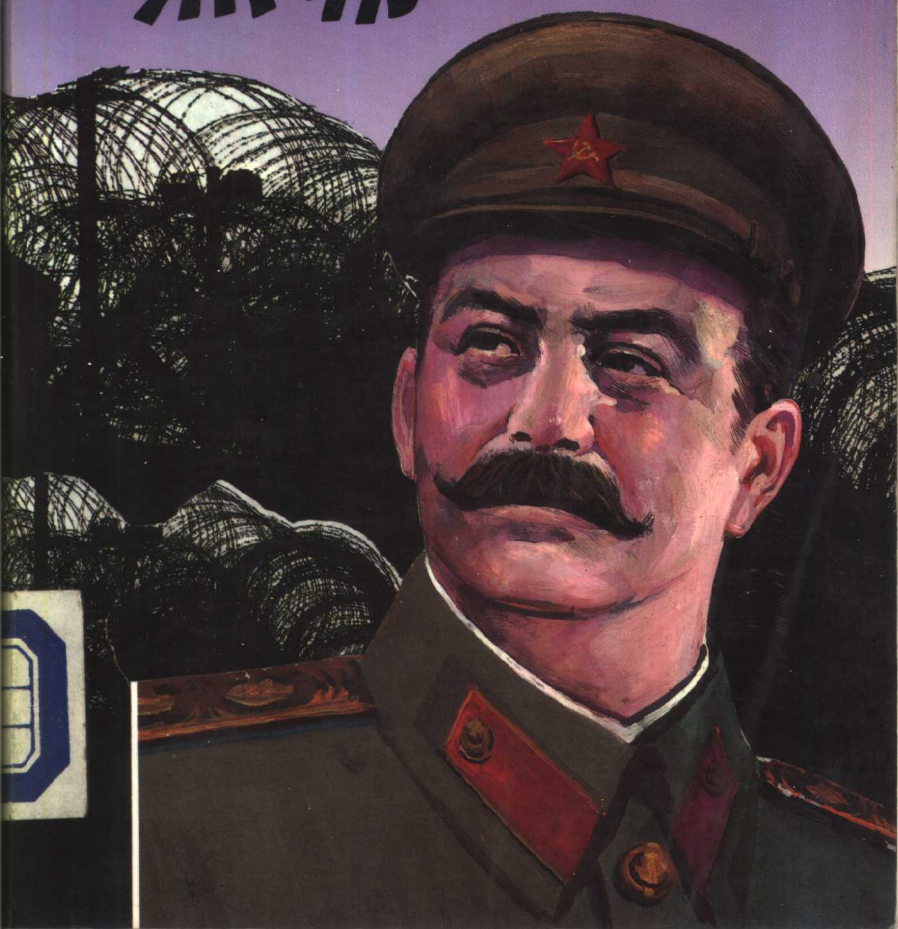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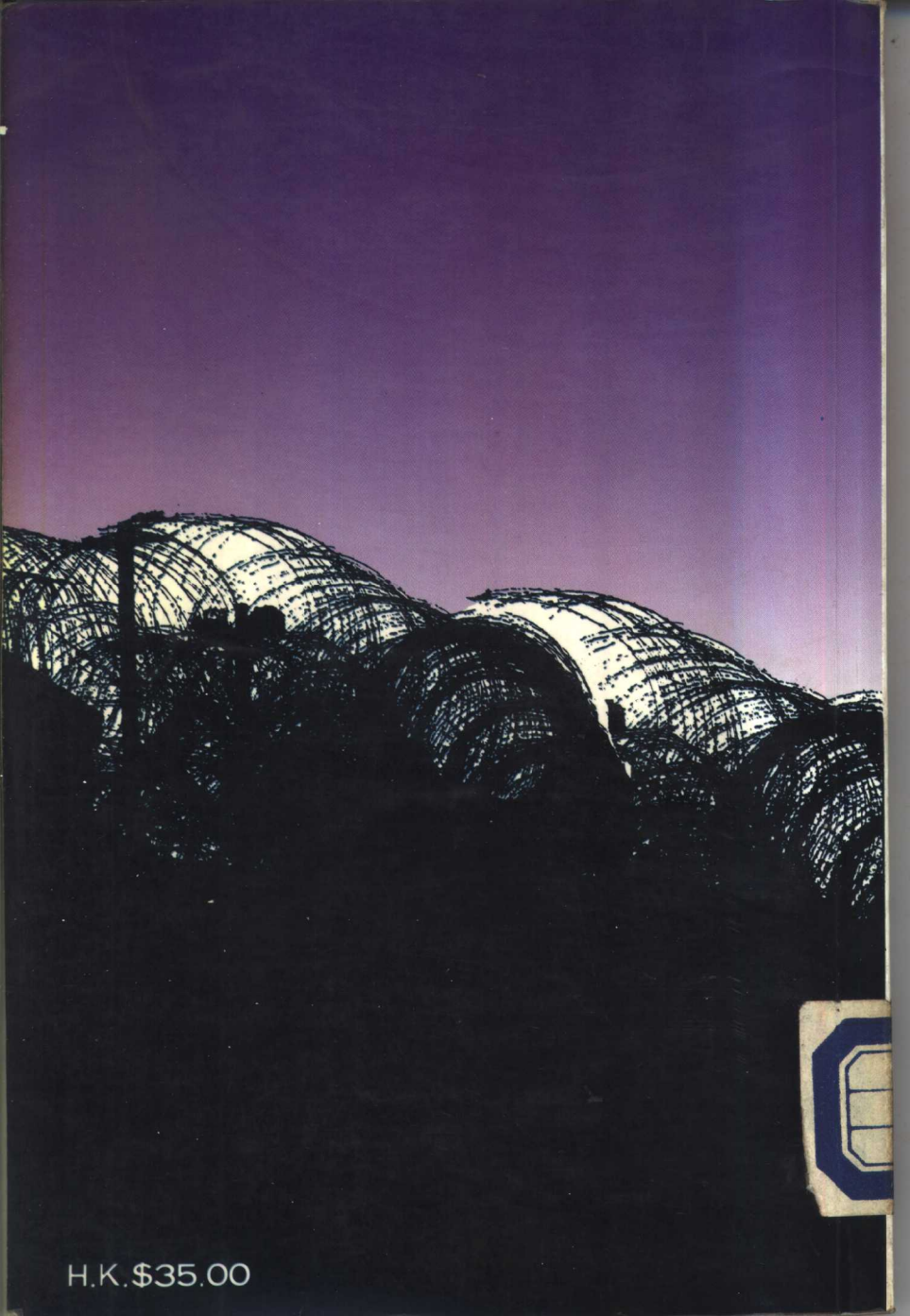


熊 雄著

# 斯大林大清洗

## 黑幕





H.K. \$35.00

## 第一章

# 發生在克里姆林宮的謀殺

1934年12月1日晚。西伯利亞寒風在列寧格勒的大街小巷呼嘯着，怪叫着，喧囂鬧市似乎一下子變成了一片荒漠。

夜幕下，列寧格勒首府斯莫爾尼宮大門前白皚皚的雪地裏出現一個穿黑大衣的瘦高個。誰也沒注意到他是從哪裏鑽出來的。他像幽靈一樣出現，一步一步朝斯莫爾尼宮大門走去，只用了半分鐘，就順利地通過了戒備森嚴的門崗。此時，鐘樓的鐘聲正好敲響20點。

半小時後，一聲槍響撕裂了斯莫爾尼宮的寧靜的夜空，兩分鐘後值班的契卡人員循聲趕至現場，他們看到，在列寧格勒州委會議廳門口的走廊裏，一個敦敦實實的軀體躺在血泊裏，他的兩腳僵直地頂着大門：距這個僵直的軀體一米左右的地方，有一支烏黑的左輪手槍，近手槍處，還躺着另一個軀體，身着黑大衣，瘦高個。這個軀體的一半露在明處，另一半則在走廊大柱子的背光處，一隻蒼白的手張開着，離手槍很近很近，軀體旁邊放着一隻敞着口的手提包。

這時，兩個軀體旁邊，圍着所有在會議廳裏開會的州委巨頭們。又過了兩分鐘，列寧格勒內務局局長麥德維基、副局長扎波羅熱茨，才急匆匆地趕到現場。他倆酒氣濃烈，衣冠不整，一副醉醺醺的樣子。顯然，作為負責列寧格勒安全

保衛工作的內務局長，他們瀆職了。麥德維基這一天傍晚正好得到一位朋友送來的兩瓶外國名酒，偏偏這事被扎波羅熱茨撞見了，扎波羅熱茨立即表示，如果讓他一人獨享，即使因此而與漂亮的妻子離婚也在所不惜。麥德維基豈能放棄這比美女更重要的享受？槍響時，兩人躺在同一張床上正在做着甜甜的美夢。按規定，斯莫爾尼宮在召開重要會議時，內務局長是不能這樣放肆地享用美酒的。這是第一次，偏偏遇上了這樣一場重大的兇殺案！不用說，細細品味一番，這其中自然會生出團團疑霧的。

那個敦敦實實的軀體是這場兇殺案的受害者——赫赫有名的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州委書記基洛夫。

另一個軀體，在場的都說不認識，直至幾分鐘後兩位門衛到來，才確認正是半小時前進大門的那位瘦高個青年。他並沒有死。經趕赴現場的醫生鑒定，他是因過度緊張而昏厥的。過了一會兒，他果然甦醒過來了。這時，趕來現場的契卡人員已經很多了。人羣中終於有個契卡認出了他。據說，這位青年曾兩次因有謀殺基洛夫的嫌疑被捕，兩次都在他的手提包裏發現一支子彈上了膛的左輪手槍和一本日記。這位契卡的話很快就被在場的另外兩個契卡所證實。麥德維基小心翼翼地打開手提包，果然，裏面放着一本日記。

在這期間，圍觀的人羣中出現一名特殊人物：他像個旁觀者，雙手抱胸，頭縮在翻起的大衣領裏，帶着大口罩，自始至終觀看着。如果說，有什麼與一般旁觀者不同的話，那就是，他的目光從不看躺在地上的人一眼，而只在保衛人員的一張張臉上舔來舔去。

麥德維基的醉意早就醒了。他感到最為奇怪的是，多年



來一刻也沒離開過基洛夫的衛隊長、基洛夫的忠實朋友鮑利索夫自從案發到此刻，居然還沒露面。沒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據在場的長官說，案發前的兩分鐘，他剛剛從會議廳出去。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翻閱過刺客的日記後，麥德維基覺得，事情其實並不太複雜。因為日記裏很清楚地記載着刺客自己的冤屈和對黨的極端仇恨心理。不久前，他無辜被清除出黨。他曾為伸張正義而四處呼冤叫屈，結果，黨的各級官僚們對他冷酷無情，他連工作都找不到，他的一家人——母親、妻子和兩個孩子，整天在飢寒交迫中煎熬着。他對黨感到絕望。為了抗議黨給予他的這種不平待遇，他決心殺死黨的監委主席。

經專家鑒定，這本日記中的字迹，確係兇手尼古拉耶夫親筆所寫，因此，作案動機、目的，幾乎沒有什麼疑問了。如果不想小題大作的話，這起兇殺案幾乎要被當作精神不健全的青年胡作非為的結果而了結。

但事實似乎還不是那麼簡單。西伯利亞狂風捲入斯莫爾尼宮的不僅僅是刺骨的寒冷，還有一陣濃似一陣的漫天迷霧。

麥德維基雖然對好友基洛夫的死悲痛萬分，但對於案情如此簡單明瞭還是感到輕鬆的。他希望不要節外生枝。當他第二次撥電話給內政部總頭目雅果達，向他匯報初步調查情況時，已經沒有第一次那麼緊張了。儘管雅果達一再強調，這是一起有計劃、有組織的重大的政治謀殺案，要他準備好材料，在斯大林及中央要員到達列寧格勒時，親自向斯大林

匯報，他還是覺得，事情沒有那麼複雜。

但是，剛剛放下電話，雅果達的話即被證實了：有一名契卡的妻子打電話來說，她丈夫在家門口被人殺害了。十分鐘之後，又有人報告，另一名契卡被害。緊接着，第三個受害者出現了！這三個受害者被害手段相似得令人吃驚：被重鐵器打中後腦勺當場斃命！而他們正是在槍殺現場認出了尼古拉耶夫以前不端行爲的那三個！

事情果然不太簡單，麥德維基不得不佩服老上司精確的判斷力，當然，作為下級，麥德維基此時還不可能進一步探究上司的判斷力為何這樣精確。

是夜3點，巡夜的契卡在公園的石凳上發現一顆後腦勺凹進一條溝的人頭，人頭已蒙上了一層薄薄的雪。經辨認，受害者是一名以工人身份作掩護的契卡，他的名字叫彼得。他會不會也是尼古拉耶夫的犧牲品呢？當麥德維基的一名心腹指出彼得曾與尼古拉耶夫有過一段很不尋常的交往時，這種猜測被認為是合乎邏輯的。彼得發現尼古拉耶夫要去殺害基洛夫，便設下計謀想把他逮住。尼古拉耶夫察覺了，就把他引到空無一人的公園裏，殺了他。但當法醫把時間順序理清之後，這種似乎合乎邏輯的猜測就很快被推翻了。彼得被殺時間，經各種鑑定證明，在21點左右，也就是說，基洛夫被槍殺後半小時，彼得正好被砍下頭。但法醫的鑑定並沒有受到重視，人們還是認為彼得是尼古拉耶夫殺死的，因為這涉及殺人動機問題，如果尼古拉耶夫有理由在基洛夫身上報復，那麼，至少也有同樣多的理由可以在彼得身上報復。麥

德維基不得不專爲此事審問尼古拉耶夫，彼得是不是他殺死的？尼古拉耶夫則以一種調侃的語氣反問：

「是啊，如果他樂意的話，爲什麼不把他殺死呢？你是否也樂意讓我這樣幹？」

但是，當指紋鑑定等各種報告接連出來後，人們對他的懷疑消除了。因爲掌握的各種材料都明確地表明這一點：作案者是受過專門訓練、手段極其高明的職業殺手，而這一點與三名契卡的被殺又極爲相似，雖然不能肯定出自於同一雙手。而且，對尼古拉耶夫稍有了解的人，就決不會懷疑：要是他果真殺死彼得的話，他就會坦率地承認。

這一點被證實後，人們的震驚程度一點也不亞於基洛夫被殺。所有稍稍了解一點情況的人都突然覺得有一條毛毛蟲在自己的脊樑溝裏爬動着。恐懼與疑惑糾纏着人們的靈魂。

在短短的幾個小時內發生了一連串的兇殺案，而這些兇殺案與基洛夫的被殺又都有密切聯繫，不用說，這其中，一定有一隻魔掌在操縱着。究竟是誰呢？難道，是列寧格勒州的原反對派組織？這一想法在麥德維基腦中一閃現，即被推翻了。關於這一點，麥德維基非常清楚，反對派是不可能對基洛夫下手的。因爲當全國都在大肆逮捕反對派成員時，列寧格勒契卡人員曾把了解到的本州反對派成員名單送交基洛夫，並要求他立即批准逮捕所有反對派成員。基洛夫拒絕了。他認爲，原反對派成員不應鎮壓而應從思想上爭取。爲此事基洛夫得罪了斯大林，而這些，反對派成員們是知道的。

麥德維基無法理清洶湧而至的各種思緒。他簡直要發瘋

了。他把幾個兇殺案擺在一起，竭力要找出其中的必然聯繫，但幾次都沒有成功。他告訴副手扎波羅熱茨：兇手就在列寧格勒內務局。但說完就後悔了。因為這僅僅是他的一種感覺，而這種感覺却又是在他思緒極為混亂的情況下產生的。

扎波羅熱茨在案發後一直沒離麥德維基左右。他一直提醒着麥德維基各項該做的事，因為麥德維基雖然酒醒了，但思維的運轉還不太正常，而一些該局長幹的事，他是不便取代的。他告訴麥德維基早已派人監視內務局，同時，提醒麥德維基，不要誤了迎接斯大林專列的到來。這一任務是雅果達特意命令的，如果不是爲了此事，麥德維基倒是很想好好審問一下尼古拉耶夫。

對尼古拉耶夫的審訊由於接連發生的幾起兇殺案而推遲了，直至麥德維基帶人到火車站迎接斯大林時尚未進行。麥德維基走後，斯莫爾尼宮恢復了它原有的平靜。扎波羅熱茨立即打電話到牢房，命令衛兵帶尼古拉耶夫到辦公室。他想趕在斯大林與雅果達到來之前逼出尼古拉耶夫的口供。做爲雅果達的心腹，他曉得在這種關鍵時刻獲得刺客的口供意味着什麼。他在內務部工作多年，早就掌握了對付囚犯的各種有效辦法：任何一名囚犯，哪怕再清白無辜，由於被捕而產生的驚恐以及爲外面親人安危的擔心，都會使他們在審訊人員前變得服服貼貼，甘願承認對自己的一切指控。尼古拉耶夫殺害了一名政治局委員，對於死，他早就置之度外了，但對妻子兒女的眷戀，將迫使他承認一切，這一點扎波羅熱茨

非常自信，他太了解尼古拉耶夫了。

二十分鐘後，尼古拉耶夫被押進辦公室。扎波羅熱茨早已脫掉中國綢便衣，換上筆挺的內務部軍官制服端坐着等候囚犯的到來。他讓尼古拉耶夫坐在門口的沙發上，示意其他人出去後，他親自把一杯水端到尼古拉耶夫面前的長茶几上。尼古拉耶夫像木頭疙瘩一樣坐着，發現一杯水在眼前晃動時，才冷冷瞟一眼端水的人。當他的目光掃過眼前的這張臉時，他身子一顫，宛如觸電一樣。他睜大眼睛瞪着眼前這個人，猛然從沙發上站起來，一手把那杯水打掉，躍過長茶几撲向扎波羅熱茨。

「你這條惡狗，你居然設下圈套騙我！你這條惡狗！」

尼古拉耶夫邊追着倉惶逃到辦公桌後面的扎波羅熱茨邊破口大罵，隨手操起一把椅子砸過去。

扎波羅熱茨萬萬沒想到尼古拉耶夫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他束手無策，抱着頭躲避着尼古拉耶夫氣勢兇猛的追擊。他無法阻止像發瘋的獅子般的尼古拉耶夫，只好圍着辦公桌轉圈圈。

門口的衛兵聽到器物的碰撞聲立刻破門而入，費了好大勁才把尼古拉耶夫捆起來。尼古拉耶夫還雙腳亂踢，罵不絕口。要不是扎波羅熱茨一直嚷着「別開槍，別傷害他」，尼古拉耶夫一定會被當場打死，他完全失去被捕後所表現的溫和與平靜，突然像一隻發瘋的公牛一樣地對眼前的所有人發泄狂風暴雨般的憤怒。



不管扎波羅熱茨還是另外兩名押送囚犯的契卡，對這次審問中發生的事都感到意外。尼古拉耶夫被押出去後，扎波羅熱茨也突然發瘋了：他對着辦公室裏的東西亂踢亂砸，把哄鬧聲製造得比剛才尼古拉耶夫所幹的還厲害。不過，才持續一分鐘，當拿起煙灰缸對準電話機要砸下去時，他恢復了平靜，並且立即掛通電話：

「卡秋莎，我的胃有點兒疼。兩貼藥我剛剛放進新櫃裏，拿出來一起熬，要注意火候！」

如果把這段話理解為夫妻間的對話，那我們將無法看清雲霧中的猙獰面目。事實上，這段話包含的意思是：「我遇到了小麻煩，立即把剛剛帶犯人進牢房的那兩個人幹掉，要幹得漂亮些！」

現在，是到了認清這位隱匿在濃霧中的人的真面目的時候了。

尼古拉耶夫本是一名黨員。兇殺案發生前有人控告他思想激進，經常指責基層黨組織，喪失了黨員最起碼的政治覺悟，他因此被開除出黨並失業。憤怒和絕望使他萌生了殺死監委主席以對黨的官僚主義表示抗議的念頭。他把無處訴說的憤懣在自己的日記中盡情地發泄出來。在他被開除出黨後，許多朋友都遠遠地離開了他，這更使他傷透了心。這時，他遇到了一個好心的青年，並且很快就與他成了好朋友。這位朋友叫彼得。他經常帶尼古拉耶夫四處遊玩，勸慰他，以改善他日漸惡化的心緒。尼古拉耶夫非常感激，就在他面前訴說自己的苦惱，並且把日記拿給他看。

他哪裏想到，彼得是一名隱藏很深的契卡人員！

彼得發現尼古拉耶夫的思想動態時，立即向扎波羅熱茨

滙報，並且把偷拍來的尼古拉耶夫的日記交給扎波羅熱茨。湊巧扎波羅熱茨接到一個密令正愁眉苦臉、憂心忡忡，尼古拉耶夫的行動立即引起他的關注。他詳細詢問了尼古拉耶夫的情況，要彼得從各方面關心尼古拉耶夫，在適當的時候以朋友的身份把自己介紹給尼古拉耶夫。他想親自看看尼古拉耶夫以便作出執行密令的決定。

見面安排在一個傍晚。彼得與尼古拉耶夫像往常一樣邊散步邊熱烈地交談着。一輛貨車從後面開過來，正從他們身邊擦過去時彼得大叫起來：「尤里，尤里，你停下！」

汽車停下了，駕駛室走下一個高個中年人，彼得非常高興地把「尤里」介紹給尼古拉耶夫：「這是我的肝膽朋友，汽車司機。」

「尤里」把車開到郊外，三個人就在暮色中海闊天空地聊了兩個多小時。

那位「尤里」便是扎波羅熱茨。見面後他證實了自己的推測，當夜急忙趕到莫斯科滙報這一情況。

第三天，他把一筆數目很大的錢交給彼得，命令他想盡各種辦法取得尼古拉耶夫的絕對信任，把他引向「正軌」。

尼古拉耶夫得到彼得的鼓勵後，更堅定了殺死監委主席的決心。他經常與彼得商談刺殺監委主席的計劃。他幻想着自己將成爲像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而被處以絞刑的熱里亞波夫那樣的英雄，每當這時，彼得便對他的行爲大加讚賞。

「殺死一個監委主席恐怕不會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有一次喝酒時彼得忽然對尼古拉耶夫說，「熱里亞波夫原來也是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他之所以一舉成名，留芳百世，正是因爲他殺了一個赫赫有名的政治首腦。」

尼古拉耶夫一聽這話，如夢初醒。「對啊，我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你既然想成爲新熱里亞波夫，就只能殺一個職位高、政治上有影響的人，如基洛夫……」

「對，太對了！」

於是兩人就謀殺基洛夫一事認真地籌劃起來。彼得告訴尼古拉耶夫，他將爲朋友兩肋插刀。尼古拉耶夫說他要立即偷槍，彼得則自告奮勇給弄基洛夫散步的路線圖。

過幾天，彼得把一張基洛夫在列寧格勒散步的路線圖交給尼古拉耶夫，並且詳細跟他談了基洛夫散步的規律和散步時他的保衛人員的分佈情況。拿到路線圖後尼古拉耶夫却忽然沉下臉，憂鬱起來：他沒有搞到槍，碰了幾次釘子之後，對於搞槍幾乎喪失了信心。彼得立刻寬慰他，並且答應替他想想辦法。幾天後，他把一支嶄新的左輪手槍交給尼古拉耶夫。

第二天傍晚，尼古拉耶夫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彼得到郊外去試槍。才過三天，他就根據路線圖，到一個公園裏等待基洛夫的到來。他提着一個公文包，把手槍放在公文包外面的袋子裏。基洛夫走來時，他想擠過人羣靠近基洛夫，但基洛夫旁邊的人幾乎結成一堵牆，他幾次努力都沒成功。他的行動引起便衣的注意。當他再次想靠近基洛夫時，便衣逮住他，從他的公文包裏搜出了那支上了膛的手槍和那張線路圖。

尼古拉耶夫被押送到衛隊長鮑利索夫的辦公室。還沒來得及審問，鮑利索夫就接到扎波羅熱茨的電話：立刻釋放尼古拉耶夫。鮑利索夫大惑不解。扎波羅熱茨只簡略地說了一

句：「這是總部的命令，執行吧！」

尼古拉耶夫獲釋後十分沮喪，彼得來找他時竟連一句話都說不出。彼得則千方百計地安慰他、鼓勵他。

幾天之後，彼得把一張進斯莫爾尼宮的通行證和斯莫爾尼宮地圖放在尼古拉耶夫面前。愁眉苦臉的尼古拉耶夫有了新的希望，又振作起來，他當天晚上就提着公文包信心十足地出發了。他很順利地進了大門。在斯莫爾尼宮的主要走廊入口處，衛兵很詳細地檢驗了他的通行證後爲他放行。但他剛剛收起通行證才走幾步，躲在暗處的另一個衛兵跳出來攔住了他，要他出示公文包裏的東西。他稍微猶豫一下，衛兵就劈手奪下公文包，從裏面搜出了一支手槍和一本日記。他又被拘留了。

一個小時之後，奇迹又發生了：拘押他的人把手槍和日記本送還給他，客客氣氣地請他立即離開斯莫爾尼宮。

尼古拉耶夫被兩次失敗搞得灰心喪氣，他跑去找彼得，把一切經過都告訴他。

「不管哪個英雄都要經過挫折的，」彼得似乎早就料到這種結果，笑着安慰他，「放心吧，英雄，下次你會成功的！」

尼古拉耶夫却完全喪失信心了。兩次行動使他看到，基洛夫的防衛極其嚴密，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他無可奈何地把這種想法告訴彼得，彼得則拍拍他的肩膀：「我相信，下次見面時你又躍躍欲試了。」

果然，才過一星期尼古拉耶夫就按捺不住了。他又找到彼得，兩人精心地策劃起來。彼得要尼古拉耶夫沉住氣，等待他爲他安排的最佳時機。在尼古拉耶夫的懇切要求下，彼

得答應行動時暗中幫尼古拉耶夫的忙。

12月1日下午，彼得告訴尼古拉耶夫，晚上基洛夫主持召開州委會，地點就在州委會議廳。他詳細地向尼古拉耶夫談了行動時應注意的各個方面，最後對他說：「放心吧，這次一定會成功的！」

在對尼古拉耶夫行爲追蹤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扎波羅熱茨確實是個極其危險的人物。但是，扎波羅熱茨的真面目並未完全暴露。在尼古拉耶夫行刺後尚未清醒過來之前，扎波羅熱茨即回到自己的辦公室。他坐在沙發上，一連抽了兩支煙。這時，一個人悄悄走進來，頭縮在翻起的大衣領裏，帶着大口罩——他便是兇殺現場中的那位特殊人物，也是頭顱被放在雪中石凳上受凍的那位彼得先生。一見到他，扎波羅熱茨立即從沙發上蹦起來急急地迎上去。兩人對視着，默默無言，只有四隻眼睛在轉動着。彼得把一張紙條交給扎波羅熱茨，並且對着紙條向他唧唧噥噥。扎波羅熱茨急忙接過看一眼，滿意地點點頭，低聲說道：「公園有人找。」彼得即縮着頭向門外走去。扎波羅熱茨則重新點起一支外國煙，悠悠然回到沙發上。

剛坐下，側門裏便走出一高一矮兩個人。他們徑至扎波羅熱茨面前。扎波羅熱茨白了他們一眼，把彼得交給他的紙條交給他倆。紙條上寫着在兇殺現場證實尼古拉耶夫身份的三名契卡的名字。「立即動手！」扎波羅熱茨指指紙條，頓了頓後又說，「公園裏的人先幹！」

兩個人會意地點點頭就匆匆離開了，扎波羅熱茨也急忙



離開辦公室。這時是20點47分。

這裏，我們再提供一些必要的背景情況：

兇殺案發生的這天晚上，列寧格勒州州委會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照例由基洛夫主持。衛隊長鮑利索夫跟往常一樣自由自在地在會議廳進進出出。他是基洛夫的衛隊長，同時也是基洛夫的侍從、保姆。這一天，基洛夫為籌備會議忙得晚飯都顧不上吃，鮑利索夫不得不自己動手加工基洛夫喜歡吃的火腿麵包。會議開始後，他給基洛夫端去一杯牛奶，他還看到走廊裏的幾個契卡。但是，當他做好火腿麵包並把它們連同一杯茶放進一個盤子裏，剛剛要端進會議廳時，電話鈴響了：莫斯科來電話，要基洛夫親自去接。還沒放下聽筒，另一個電話又響了：要他立刻到辦公室，總部來人要見他。他把盤子端進會議廳，告訴基洛夫莫斯科來電話的事。出來時，走廊裏居然一個人影也沒有了。他匆匆忙忙向辦公室走去，便暫時失蹤了。

鮑利索夫離開會議廳時，尼古拉耶夫正躲在大柱子後面，兩分鐘後槍聲就響了。

這一切表面上都是扎波羅熱茨一手操縱的，但誰也不敢確定，真正的兇手就是扎波羅熱茨。因為既然尼古拉耶夫可以被彼得所用，彼得可以被扎波羅熱茨所用，那麼，有什麼理由能夠否認，扎波羅熱茨也是被別人利用呢？

的確，扎波羅熱茨並不是真正的兇手。但是，還是讓我

們暫時丟開那可怕的兇殺案吧！此時，斯大林已經親率一批中央要員到達列寧格勒，比起那些血淋淋的東西來，這當然重要得多。

斯大林得到基洛夫被殺的消息後，立即命令雅果達給麥德維基和扎波羅熱茨打電話：他將親臨列寧格勒處理這起重重大案件。幾個小時之後，他就率領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葉若夫、雅果達、日丹諾夫、柯薩列夫、亞格安諾夫、扎科夫斯基等中央和內務部要員駕臨列寧格勒，在車站上，斯大林見到列寧格勒內務局局長麥德維基時，連手套都沒脫就狠狠刮了麥德維基一記耳光。

斯大林到達列寧格勒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斯大林顯然是極為重視這一案件的。他一到列寧格勒立即把偵破此案的一切領導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為辦理案件的方便，也為了斯大林的安全，斯莫爾尼宮清理出整整一層樓為斯大林所用，而在秘密警察大廈裏也騰出十幾個房間。

第一個受審的是麥德維基。在一個大辦公室裏，斯大林單獨與麥德維基談了十五分鐘，之後，叫雅果達把麥德維基帶走。談些什麼，沒人知道。人們只看到，麥德維基進辦公室時戰戰兢兢，緊張得上下牙齒一直在打顫，出來後反而平靜了，不過，臉色死白得就像剛剛從墳墓裏挖出來一樣。

緊接着便是扎波羅熱茨。斯大林同他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出去時扎波羅熱茨顯得很輕鬆，臉上似乎還流露出一絲絲得意的神色。人們只能這樣猜測：雅果達是斯大林的紅人，而扎波羅熱茨則是雅果達的心腹，或許斯大林愛屋及

烏？當然還有各種各樣的猜測。不過，有一點是大家一致肯定的：斯大林對兩位局長的態度，有明顯的不同。

緊接着審問的是尼古拉耶夫。斯大林讓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日丹諾夫、柯薩列夫、雅果達、米羅諾夫等在大辦公室中坐定後才命令衛兵把尼古拉耶夫帶進來。在座的沒有一個見過尼古拉耶夫，好奇心使得一對對眼睛極為專注地注視着門口。一會兒，尼古拉耶夫被帶進來了，人們這才看清，這位兇手原來還很年輕，瘦瘦高高的，並不像人們想像中的殺人犯那樣兇神惡煞一般，而是斯斯文文中甚至帶着幾分憨厚。他的頭上纏着綳帶，綳帶上滲着黑紫色的血迹，那是跟扎波羅熱茨見面後回牢房的途中被押送人員打的。見到扎波羅熱茨後，他才如夢初醒：自己竟然當了別人的工具！因被欺騙、被污辱而產生的憤怒，驀然間如地火奔突般地從他胸中騰起，他一反常態，變得像一頭發瘋的公牛。回牢房的路上，他先用頭撞倒一名契卡，緊接着又把腳踢到另一個人的小腹上，撒腿就跑。不知為什麼，他忽然想要活命了。但他身上被捆着，沒跑多遠就被追上了，頭上也留下了槍托砸下的痕迹。

走進辦公室後，他很大膽地橫掃了在場的十幾個人一眼，然後，把目光停在斯大林臉上。他沒想到在這種場合下見到斯大林。他還來不及感到詫異，斯大林說話了：

「你為什麼要殺死這樣一位好人？」

尼古拉耶夫注視着斯大林，一點也不感到恐懼，半分鐘之後，他異常冷靜地回答說：「我槍殺的不是基洛夫，而是整個黨！」

「你是在哪裏弄到手槍的？」斯大林又問。

「這事你幹嗎問我？問你的扎波羅熱茨好啦！」尼古拉耶夫平靜地回答，臉上帶着輕蔑的笑。

斯大林氣得臉色鐵青，猛然拍一下桌子，怒吼道：「帶出去！」

沒等到衛兵來拉，尼古拉耶夫就轉身出去了。但是走到門口，他又轉身對着斯大林想說什麼，被衛兵狠狠地推了一下，他還來不及開口就被帶走了。

緊接着受審的是鮑利索夫。幾小時之前，有人發現，素來滴酒不沾的鮑利索夫竟醉卧在斯莫爾尼宮招待所女招待房間裏，大家真沒料到，他竟幹起這種事情來。當有人把此事報告扎波羅熱茨時，他立即命令逮捕鮑利索夫。鮑利索夫「醉」得很厲害，直至衛兵從牢房裏把他提出來時，他還昏昏然不知斯莫爾尼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斯大林和雅果達一直在辦公室等候着審訊鮑利索夫。但過不了多久，派去押解鮑利索夫的人回來說：鮑利索夫在路上因車禍當場死去了。

至此，對基洛夫被殺一案的審訊，一無所獲，斯大林暴跳如雷，不知爲什麼，又提審了扎波羅熱茨。雅果達和米羅諾夫想陪一陪斯大林，斯大林則怒眼圓睜，咆哮道：「滾，都給我滾出去！」隨着怒斥聲，一瓶墨水早已飛砸在牆上，嚇得雅果達和米羅諾夫大氣都不敢喘，灰溜溜地退出去。

斯大林與扎波羅熱茨單獨呆了二十分鐘左右，房間關得緊緊的。在短短的二十分鐘內，怒罵聲、喝斥聲、器具碰撞聲幾乎沒有中斷過。談些什麼？罵些什麼？沒人知道。人們只聽到那些嘈嘈雜雜的聲音，看到扎波羅熱茨逃離那個不祥的辦公室時一副喪家犬的樣子。

這裏有必要補充幾件事實：

(一)鮑利索夫是被人用鐵棒打死的。押送鮑利索夫的是­一輛有篷卡車。押送他的只有兩名契卡，一人坐駕駛室司機­身旁，一人坐在鮑利索夫身旁。當汽車駛過沃伊諾夫大街某­倉庫一面高牆時，坐在司機身旁的契卡不知爲什麼，突然轉­動了一下方向盤，致使汽車與倉庫牆壁磨擦達兩米多長，驚­詫中的司機急忙轉過方向盤並且緊急煞車。這時，鮑利索夫­已像一條死龍蝦一樣蜷曲在車上了——坐在鮑利索夫身旁的­那位契卡借助汽車撞牆的機會，用鐵棒猛擊鮑利索夫的頭部­，並且立即製造了鮑利索夫因車禍致死的假象。這兩名契卡­在匯報了車禍事件後的第二天就失蹤了。

鮑利索夫死後一星期，他的妻子被強制送進瘋人院，她­設法逃到斯莫爾尼宮內務局，因爲她發現，有人要把她毒­死。而在這之前，內務部有一位不願向她透露姓名的人曾逼­問她，企圖了解在基洛夫被殺前她丈夫對她說過點什麼。她­認爲這是謀殺基洛夫的人妄圖殺人滅口。因此，她從瘋人院­逃跑出來，要求內務局給予人身保護。內務局把她送到市立­醫院，並且派人嚴密保護她。但是，第二天，她就死在這個­醫院了。

(二)尼古拉耶夫在見到斯大林後不久也死了。他死得最­慘，被割掉了舌頭，切斷了喉嚨，全身血肉模糊，殘缺不全­。顯然，是用亂棍打死的。

(三)在斯大林逗留斯莫爾尼宮期間，還傳訊了基洛夫的­全體助手。但是這些助手們一個個都非常老練，他們幾乎衆



口一詞：聽到槍聲後衝到走廊，發現基洛夫的隨身警衛都不在現場，而且，連鮑利索夫也無影無蹤……一個個證人的無端死去，使得他們連白天也會做惡夢，他們懂得這麼一個道理：在這種事情上自作聰明，以表明自己能力的高強，無異於自掘一個陷坑，以便自己跳下去。

(四)對基洛夫被殺案負有責任的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菲利普·麥德維基、副局長扎波羅熱茨及其他十多名內務局高級官員在最高法院一次秘密審判中被判刑，罪名是：「已接獲關於準備暗殺基洛夫的情報……而未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罪犯們一律被判處監禁，其中，最重的十年，最輕的兩年，麥德維基和扎波羅熱茨都被判處三年徒刑。

對於基洛夫被殺案的調查，原來還有一些線索，但是這些線索很快就中斷了。三天之後，什麼都弄不清楚了。幾天之後，隨着案情的發展，具體地調查這一連串的兇殺案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至於真正的兇手是誰？想要探其究竟，僅在這幾起兇殺案中做文章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在這篇冗長的報道中，這僅僅是事件本身的序幕。

## 第二章

### 陰謀

斯大林第二天就與中央要員們回莫斯科。他把基洛夫的遺體也一同運到莫斯科，為基洛夫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在停柩的三天中，斯大林親自守靈，因失去朋友和戰友而悲痛欲絕。他幾次俯身靈柩，親吻死者，常常因悲哀過度而站立不起來。在悼念儀式的講話中，他強調指出，這是一個陰謀集團有預謀、有組織的恐怖行動的結果。這個陰謀集團的目標不僅僅是基洛夫，而且是整個黨、整個國家。他號召全黨全國人民，為粉碎這個反黨反人民的陰謀集團而同心協力，努力奮鬥。

斯大林的講話無疑是一則總動員令。

講話的當天，季諾維也夫作為中央消費合作總社領導成員在總社的大會上憤怒聲討恐怖分子的罪行；奶製品總公司管理局局長葉甫多基莫夫在公司的大會上慷慨陳詞；一直不離斯大林左右的著名記者拉狄克在《消息報》上寫道：「每個黨員都明白，黨將以鐵拳粉碎這些殘匪……他們將被擊潰、被消滅、被清掃出地球……」；國內所有機關企業紛紛召開大會和集會。對兇手的卑劣行徑產生的怒火燒灼着每個人的心。

羣衆的情緒一旦被鼓起，便立即像春潮一樣奔騰翻滾，

洶湧澎湃，形成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擋的洪流，以摧枯拉朽，排山倒海之勢向世界傲然宣告敵人的毀滅和自己的勝利。然而，這一次却不如此。被鼓動、滙集起來的洪流却被引向一個荒漠的世界，悲哀而又無可奈何地宣告自己的無知！這裏，每前進一步都是極其困難的。幸好有政府兩個絕然不同的公告，像盲人手中的棍子一樣引導我們向前走去，不然，我們一定會困死在這裏！

政府公告之一：

「殺害基洛夫的兇手是長期流亡在外的白俄恐怖集團。這個集團旨在暗殺黨的各級領袖，進而推翻人民政權。這些恐怖分子們是從芬蘭、立陶宛、波蘭等地竄入的，在各共和國中已建立了眾多的地下組織。」

這一個公告發表在基洛夫被殺後的第四天。公告內容都是內務部偵破基洛夫被殺一案所得出的結果。就是說，已確認殺害基洛夫的真正兇手是白衛恐怖組織。在各大報刊的鼓動下，全國各地一夜之間掀起一股反白衛恐怖分子的熱潮，不管城市還是鄉村，天天都可以看到內務部偵查機關的人員從工廠、居民區或鄉村的平房中押送出一個個五花大綁的「白衛恐怖分子」來。這些陰謀恐怖分子過不了幾個小時就會被槍決，這是非常時期法律所允許的。《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這樣規定：

「對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

下修改：

- 1.有關這些案件的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
- 2.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給被告。
- 3.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
- 4.不接受判決上訴書和赦免請求書。
- 5.極刑判決被宣佈後立即執行。」

這是1934年12月1日晚上，也就是基洛夫被殺的當天晚上，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沒經過政治局表決，根據斯大林的建議通過的。依照此決議，凡涉嫌恐怖活動罪犯，一經帶上手銬就可交給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審理。第二天，槍聲就會告訴人們審理結果。1934年12月6日，亦即為基洛夫舉行隆重葬禮的那一天，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巡迴法庭在列寧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輔四個城市槍決了一百零五名「白衛恐怖分子」。這些罪犯是在前一天晚上秘密會上判決的。這一百零五名「白衛恐怖分子」從被捕到遭槍決，還不到三天時間。全國各地逮捕、槍決白衛恐怖分子幾乎形成一股熱潮。人們相信，是白衛恐怖分子殺了基洛夫，是白衛恐怖分子妄想顛覆人民的政權，只有徹底消滅這些白衛恐怖分子，社會才能安定，政權才能鞏固。

政府公告之二：

「殺害基洛夫的真正兇手，是原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成員組成的地下恐怖組織，尼古拉耶夫是這個組織的成員，他接受了『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的委托，負責暗殺基洛夫。」

爲了讓人們確信這一點，各大報特意公佈如下兩項內容：

(一)已被內務部逮捕的「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成員名單。

(二)關於「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的控告結論。這個結論因有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和特別案件偵查員舍伊寧的簽名而顯示了它的權威性。控告結論斷言：謀殺基洛夫是一個長遠計劃的組成部分，其目的是暗殺斯大林和聯共中央其他領導人。

官方報道還指出，「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在各城市都有恐怖小組。內務部偵破隊已破獲兩個恐怖小組：由沙特斯基領導的莫斯科恐怖小組和由卡達雷諾夫領導的列寧格勒恐怖小組。殺害基洛夫的兇手尼古拉耶夫就是卡達雷諾夫小組訓練有素的殺手。通報說，尼古拉耶夫爲準備刺殺基洛夫，已從拉脫維亞駐蘇聯領事館得到五千盧布，這個領事館的總領事喬治·比辛尼耶克斯是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聯繫人。

這個公告是1934年12月22日在各大報發表的。公告內容，也都是內務部偵破基洛夫被殺一案所得出的結論。才幾天時間，政府對基洛夫被殺一案的偵破所得出的結論，前後居然判若雲泥，這究竟爲什麼？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都有極其充足的理由，這又是爲什麼？沒人能回答這些問題。這裏，似乎沒有必要對這些問題作深入探討，因爲在下面一系列事實中，答案會不查自明的。

麻煩的事又在這裏發生了：政府的第二個公告發表後，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在控告中指出：尼古拉耶夫是季諾維也夫



總部的成員。這一個結論很快就被確認。但是這個結論的唯一證據只是尼古拉耶夫本人的交待材料，而這個材料不但與其他被告所交待的材料相距甚遠，而且，與尼古拉耶夫本人原來所交待的材料及他的手提包中搜出的那本日記所能證明的一切也毫無共同之處。控告材料雖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把與控告材料不相符的一切材料統統宣佈為贗品，並且極力用尼古拉耶夫後來的口供證明控告材料的真實性等等。但是，人們還是不明白：原來的材料為何成了贗品？而尼古拉耶夫的口供，前後截然不同，究竟哪一個更可信？

最使人大惑不解的是，秘密軍事法庭12月底開庭審判時，尼古拉耶夫竟出現在庭上！他居然沒有死！這一次的表現，與斯大林審訊他時有極大的不同。他不狂怒，也沒有了調侃與詼諧，站在庭上回答法官提出的問題，他表現得如演員在台上那樣自如。他不但承認，殺害基洛夫是「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幾個月前就交給他的任務，而且，還揭發了這個總部的其他成員。但是，當法庭向尼古拉耶夫宣佈了對他的死刑判決時，沉着自如的尼古拉耶夫却突然高叫起來：「混蛋，你們欺騙了我，混蛋……」，他邊憤怒地高叫着邊企圖從押送他的人手中掙脫跑掉。

尼古拉耶夫不是早就被打死了嗎？他為什麼還活着？就算出庭的確是尼古拉耶夫，那麼，究竟什麼力量促使尼古拉耶夫突然改變了態度？

人們的心裏，都被嚴嚴實實的陰影籠罩着。

一團團疑霧並沒有能夠阻止驟然興起的一股洪流。這

裏，歷史與人類開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他溫和地讓人們用黑紗蒙住雙眼，慫恿人們憑着自己的意念勇往直前，却在前方挖掘了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

1935年1月初，根據尼古拉耶夫等在秘密軍事法庭提供的材料，內務部立即逮捕了「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的所有成員。經過幾天審訊後，1935年1月15日，對「總部」的領袖們進行第一次開庭審判。被告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甫多基莫夫、格爾蒂克、巴卡也夫、庫克林、沙羅夫、布拉沃、蓋森等十九人。

在此期間，各大報刊充分發揮了宣傳鼓動作用，以幾乎三分之二的版面刊出了季諾維也夫們的罪惡事實，把全國人民對殺害基洛夫的兇手的仇恨一下子引到季諾維也夫們身上。開庭審判的那一天，全國各地舉行了盛大集會，要求對所有被告判處槍決。

然而，審判結果却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偵查結果沒有得到充分根據足以證明季諾維也夫分子教唆謀害謝·米·基洛夫的事實。」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却不知憑着什麼而同意對基洛夫被殺一案承擔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並且，分別受到十年和五年的監禁。

與此同時，內務部所屬特別會議，沒有經過任何法律審理程序，對納烏莫夫、扎魯茨基、稽格拉澤、科斯京娜、布拉赫、亞歷山大羅夫、傑里科松等一大批原來相當知名的黨員進行審判，分別判處二至五年監禁，因為「有人指控他們是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成員」。

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給全國黨組織發了一封秘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擊潰敵對分子，深挖黨和人

民敵人的反革命巢穴。信發出後，全國所有州，特別是列寧格勒，掀起了大逮捕的第一個高潮，這就是著名的「基洛夫急流」。這股急流波湧濤起，伴隨着氤氳霧靄炸雷激電奔騰着、咆哮着，一連持續了好幾個月，數以萬計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捲入了監獄。

由清查殺害基洛夫的兇手而導致這股洶湧肆虐的急流，誰也沒想到！爲此而槍決了數以萬計的人，逮捕了數以萬計的人。但是，真正的兇手是誰呢？對季諾維也夫們的審判，並沒有得到答案。緊接着掀起了「基洛夫急流」，這個懸案仍然茫如煙海。該審判的審判了，該槍決的槍決了，終於有了幾天的安寧。人們以爲，儘管殺害基洛夫的真正兇手沒有抓到，事情總該有個了結。因爲從古至今疑難兇殺案件太多了，有些兇殺案件只好連同死者埋進墳墓裏。再說，對基洛夫兇殺案的追查，政府也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人們能諒解。

但是，大大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追查近一年的基洛夫兇殺案並沒有因掀起基洛夫急流後的暫時冷落而告結束，恰恰相反，作爲整個事件的發展，它竟僅僅是個開端！

更大規模的追查正在克里姆林宮高牆內醞釀着。

1936年初，正是西伯利亞寒流攪動着莫斯科滿天飛雪的時候。

秘密警察大廈特別會議廳煙霧繚繞，幽深莫測。每個與會者緊張得心都在起皺：會議爲何選在這令人毛骨悚然的閤

王宮？莫非自己犯了哪一條戒律？對自己命運過分擔憂的人們，默默抽着煙，眼睛直瞪瞪注視着主席台上那位中年漢子。每個人都在反覆祈禱：蒼天啊，但願不幸不要從那張緊閉着的口裏迸出！

「同志們！最近，黨內發現一個大陰謀集團。」中年漢子的粗嗓子終於打破會議廳的沉寂。驚愕、迷茫的神色在一張張臉上浮泛。中年漢子橫掃會議廳一眼，又如臨大敵似地撕扯起他的粗嗓子，「……這個大陰謀集團在各大城市組織強大的恐怖力量，妄想以恐怖手段刺殺斯大林及中央政治局委員……這個陰謀集團的總頭目是：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反對派領袖！」

在座的都愣住了：殺害基洛夫的陰謀恐怖組織還沒徹底破獲呢，怎麼又出現一個更大的陰謀集團，更且是在黨內？如此大事，自己居然毫無所知！今天，莫非要懲處自己的失職？他們注視着殺氣騰騰的中年漢子，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對自己命運的最後宣判——他們非常清楚，從穿起秘密警察制服的那天起，自己的一隻腳就已鎖在牢獄裏了。

「奉人民委員雅果達之命……，」中年漢子的神色與語調突然變了，一顆顆提到嗓口的心終於放下。「今天出席會議的人，除各部門正副主任外，其他一律暫時離開原職務改隸秘密政治部……這項工作極其重要……不僅是對每個秘密警察能力的考核，而且，也是對每個黨員黨性的嚴峻考驗！」

在克里姆林宮醞釀了幾個月的一場大風暴——震驚世界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審終於來臨了！

幽深莫測的「閻王宮」會議精神，伴隨着西伯利亞寒流和漫天飛舞的雪花，很快就殃及二千二百四十萬平方公里土

地。

那位中年漢子就是大名赫赫的秘密警察政治部主任莫增諾夫。奉命召集屬下四十多名高級官員以及秘密警察各重要部門正副主任特殊會議之後的一星期，他又接二連三收到幾道密令：

——即刻從全國各監獄及充軍營地選出三百個最著名的反對派分子，火速押至莫斯科。

——立即對囚犯發動猛烈攻勢，務必在短期內取得六十人的口供並且逼使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對派領袖投降。

.....

中央對審訊工作的每個指令都要經過他去傳達、貫徹，一夜之間，他成了中央在秘密警察審訊團中的代言人。主任級的同僚們羨慕得五體投地，嫉妒得咬牙切齒！

對秘密警察官員來說，這是一件極其榮耀的事，它意味着官職的升遷，權力的膨脹。這種機遇千載難逢，有誰不羨慕呢！

然而，他却為此愁眉不展，憂心忡忡！

並非對自己能力有所懷疑——作為領導者的魄力與膽略，作為秘密警察的狡黠與智慧，他自信綽綽有餘。他是雅果達最得力的助手。幾年來，雅果達極寵幸於斯大林，他由此得到嶄露頭角的機會，由此獲得極大的榮譽。然而，這種榮譽，很快就要轉化為禍根了。他憂心如焚。

他是憑着敏銳的政治嗅覺意識到這一點的。

近來，斯大林突然對雅果達疏遠了。這是個危險信號。憑着對斯大林的了解，莫增諾夫斷定，斯大林消滅雅果達及

其勢力，僅僅是時間問題了。這次公審，斯大林派葉若夫總督審訊工作，更證實了他的推斷。他發現，葉若夫根本沒把雅果達放在眼裏；他還發現，葉若夫幾次注視自己時，目光宛如高靈敏度的探測儀，恐懼，就像鷹爪一樣緊緊攔住他的心。這場即將爆發的權力之爭，驀然降臨在公審籌備中，他緊張得快要窒息了！

這位被人羨慕、被人嫉妒的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在這場震駭世界的公審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却面臨着一種選擇的困惑，一種無力掌握自己命運的悲哀。審訊工作愈深入，他的處境將愈艱難。命運注定他只能走鋼絲。

## 第三章

# 莫斯科審判

爲使整個案件的審理沿着規定的路線迅速而順利地到達預期目的，莫增諾夫奉雅果達之命制訂了一個特殊審訊方案：用假囚犯奧爾堡、皮克里、萊因果里得三人的假口供來逼使其他囚犯屈服。這是公審籌備工作的第一個方案。這一方案實施結果如何，關乎着公審的成敗，也聯繫着莫增諾夫的前途。因此，莫增諾夫決定躬操井臼。

奧爾堡原籍拉脫維亞。靠一張在捷克花錢買的中美洲洪都拉斯護照以遊客身份進入蘇聯。憑此特殊身份，他被秘密警察以優厚待遇聘爲國外部密探，擔任偵察托洛茨基分子的諜報工作，爾後又由國外部改隸莫增諾夫主宰的政治部，負責偵查國內托洛茨基組織及其活動。由於他身份特殊，且對托洛茨基組織及其活動的偵查成績卓然，莫增諾夫決定讓他充當托洛茨基派進國內與季諾維也夫聯繫的角色。

皮克里性情頗似中國宋代詞人柳永：面目和善、多愁善感、生性軟弱。青年時寫過不少抒情詩、散文，是蘇聯作協會員。被捕前，他是莫斯科卡墨尼劇院經理。他有一大癖好：一有閒暇便盡情地與劇院漂亮女演員們卿卿我我。選中他的理由首先是他曾一度當過季諾維也夫的秘書處主任；其次則因爲他加入過反對派。

三個人選中，萊因果里得地位最顯赫。他只有三十八歲，因與財政部長索科里尼可夫有親戚關係而早在十年前就被任命為人民財政部委員會委員。在部長親戚的別墅裏，他有幸認識了許多傑出的老黨員，其中之一便是季諾維也夫。因受老黨員思想影響，他很快就加入了加米涅夫發起的所謂恐怖組織。莫增諾夫正是看中他身上的這一黑點，才選他充當炸開加米涅夫這座碉堡的炮手的。

對於奧爾堡，莫增諾夫完全以上司的身份對他發號施令。奧爾堡奉命唯謹，一開始便與秘密警察審訊官配合得極為默契。不管什麼文件，只要審訊官認為必要的，他一概在上面簽名。因此，在一段時間裏，奧爾堡的口供，幾乎多於所有囚犯口供的總和。莫增諾夫親自到獄室嘉獎他，並且進一步命令他，把那些與自己同樣從德國和拉脫維亞逃到蘇聯來的朋友當作托洛茨基派到蘇聯暗殺斯大林的恐怖分子一一寫在供詞上。因為這樣一來，既顯得托洛茨基的陰謀涉及面較廣闊，又能增強整個案件的真實性。

但這一命令使奧爾堡陷於十分難堪的境地。作為秘密警察象養的走狗，他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他深知秘密警察為托洛茨基們羅織莫須有罪名的目的；但他確實不明白，莫增諾夫為何要陷害他的那些清白的朋友。他的良心促使他向莫增諾夫提出這樣一個要求：「我願意幹總部交給我的任何一件事，但是，我要求總部，免除我對我的朋友指控。」

莫增諾夫的回話却干脆而嚴厲：「作為秘密警察官員，你應當懂得如何執行命令！」

這使奧爾堡誠惶誠恐，如坐針氈。他第一次面臨這樣進



退兩難的選擇：要麼當一個無情無義的卑劣的人：要麼殺身以維護友情。

「你的名譽已在你所簽名的各種供詞上充分體現了，你有必要為你那些朋友考慮嗎？」莫增諾夫早就摸透他的心思，把這些話冷冷地甩給他，哼了一聲，走出獄室。

望着莫增諾夫的背影，奧爾堡無可奈何地喟嘆一聲。

皮克里憑着劇院經理的身份，頗得莫斯科小姐太太們青睞。在他周圍的女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秘密警察高級官員的太太。這些太太們一認識這位善良而又富有風趣的人，就忙不迭把他介紹給各自的丈夫。自此之後，皮克里的周末和假期都流連於秘密警察的別墅裏。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們隨時都可以為他提供高級轎車、侍者，讓他享受各種各樣的特殊待遇；他則把無窮無盡的詼諧、幽默與歡樂，毫不吝嗇地賞賜給他們。漸漸地，他與不少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對他的審訊，莫增諾夫很謹慎。他不願因此得罪同僚，便把他交給雅果達。

皮克里雖然天性溫順，但對黑暗勢力的反抗却表現得極為堅強。他不願誣蔑自己，更不願陷害別人。他認為要他簽名的口供裏沒有一句是實話，便拒絕在那上面簽名。他是一個比較有道德良心的囚犯，他願意清清白白剛剛正正地做人。因此，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他抱着寧死不屈的決心對付雅果達。

莫增諾夫有點兒慶幸把皮克里交給雅果達。當雅果達與皮克里僵持着時，他不失時機地向雅果達獻上一策：皮克里有許多秘密警察朋友，可由他們來勸告。

自此，爲皮克里設置的審訊室變得與秘密警察豪華別墅的娛樂室幾乎沒有兩樣。皮克里再也不必坐在審訊官的對面每天重複那些煩人的語言，他可以與朋友們一邊喝飲料，一邊隨意談天、開玩笑、傾訴內心的苦悶。興緻高的時候甚至幾乎忘記自己是一名罪犯。

幾星期之後，皮克里對秘密警察的憤怒而引起的惡劣情緒稍稍解除，他又恢復了那副幽默、風趣、討人喜歡的模樣。他的朋友，秘密警察主任級官員山寧和奧斯托洛夫斯基見時機已到，便很坦誠地把上面的旨意告訴他，並且轉達了雅果達的許諾：只要答應協助秘密警察檢舉季諾維也夫，公審後不管判決如何，他將作爲國家的有功之臣被派往一個大工程任高級職員。

這是天堂與墳墓的選擇。作爲一名大陰謀案件的重犯能獲得這種選擇的權利，應該說是萬幸的。

皮克里經不起朋友的推心置腹的勸告，終於屈服了。但他却沒有那種萬幸的感覺。恰恰相反，他似乎驀然預感到更大的不幸，沮喪困頓，一副行將入土的樣子。第一次在一份口供上簽下自己名字後，他當場昏倒在特大的寫字台下。緊接着的幾星期，他的情況有點兒不妙。他常常一個人傻愣愣坐着，儼若枯木，土灰色的臉上，滾動着一粒粒豆大的汗珠。

雅果達知道這情形後，生怕他精神失常或自尋短見，急忙下一道特殊命令：這是一個最有價值的人，要不惜一切代價爲他提供最好的條件。

第二天，皮克里即作爲一名特殊囚犯，被安排在寬敞舒適的套房裏。在這裏，他可以如在秘密警察別墅那樣，與朋

友們一起盡情地玩紙牌、高談闊論，盡情地享受源源不斷地送來的三文治，各種飲料和高級酒菜。

漸漸地，他又恢復了以往詼諧、風趣的情態，只是，漸漸紅潤起來的臉色，有時會莫名其妙地變得慘白，在歡樂的氣氛中，突兀地撒下陰森森的一層霧靄：

「唉，朋友，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將失去一個最好的朋友？」

對於萊因果里得的審訊要遠比上面兩人艱難得多。一開始莫增諾夫就直截了當地指出，秘密警察已掌握了他參加加米涅夫恐怖組織的大量證據，要他立功贖罪，幫助黨揭露他們的陰謀。他甚至暗示，只有這樣做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

萊因果里得憤怒異常，他大聲駁斥莫增諾夫對自己的誣陷，堅決否認自己參加過任何陰謀組織，以不容置疑的口氣說，自1929年之後，他就未曾見過加米涅夫。

拖延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後，莫增諾夫意識到對他的一切勸說都將徒勞，決定讓他見識見識契爾托克的手段。

契爾托克是個道道地地的惡棍。他雖然身為秘密警察行動部主任，但言談舉止完完全全像人們經常在電影裏或街上看到的地痞無賴：長着拉里拉碴的鬍子，滿臉橫肉經常神經質地抽搐着，鮮廉寡恥，把虐待弱人當作自己的一大樂事。他正指揮着另一個審訊團，這個審訊團專門對付那些被認為難以馴服的囚犯。

接過萊因果里得後，契爾托克即實施他那一套特殊的審訊方式：不分晝夜連續審訊，不讓睡不讓吃，當着面折磨他的親屬……兩個月過去了，一切可使用的手段都使用過了，萊因果里得却越被摧殘意志越堅強。

日子一天天過去，審訊工作除了奧爾堡外毫無進展。奧爾堡是外籍人，只能提供與托洛茨基有關的口供，對於目前最急需的季諾維也夫等，則毫無構成罪狀的根據。審訊工作開展得如此緩慢，使斯大林極為惱怒，他責成葉若夫嚴加督促。

葉若夫是斯大林的幸臣，是處理「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陰謀集團」的斯大林的代言人。接到指令，他立即命令莫增諾夫來見他。

這是表現自己的一個極好機會，莫增諾夫決定充分利用它。他詳盡地匯報了審訊情況，很巧妙地把自己對審訊工作的「真知灼見」摻進他的匯報之中，他要盡早讓葉若夫了解自己的才華、自己在審訊中的舉足輕重的作用，以此贏得葉若夫的好感，以便取信於他。

但葉若夫表現得非常冷淡，臉陰沉沉的，雙眼瞪着他，既冷酷又兇殘。一種莫名的威脅向他壓來，他的心在呻吟。當他匯報了對萊因果里得的審訊情況時，葉若夫右手突然往桌上一拍，咆哮起來：「一羣蠢豬！連一個小小的萊因果里得都馴服不了？」

他的努力在這一震怒中灰飛煙散，他差點當場暈厥過去。他滿懷希望去見葉若夫，沒想到結果是這樣的！他不知道自己怎樣回到辦公室的。恐懼與悲哀在吞噬着他的心，他無法不這樣認為：完了，我徹底完了！

雅果達早在辦公室等他。他強打精神向雅果達匯報了葉若夫接見的情形，但他只向雅果達說，葉若夫要親自降伏萊因果里得，對於葉若夫的發火，他隻字未提。雅果達聽着匯報，臉上一陣青一陣白，面部肌肉不停地搐動着，他忍不住

罵了葉若夫一句「狗雜種」，立刻命令莫增諾夫密切監視葉若夫的行動。

莫增諾夫的心在痙攣。

按葉若夫的指示，莫增諾夫暫停對萊因果里得的審訊，讓他过上幾天輕鬆、舒適的生活。幾天之後的一個半夜裏，兩個兇神惡煞般的看守把萊因果里得從睡夢中強拽到莫增諾夫審訊室。莫增諾夫把一張法庭決議書擺在他面前，朦朧矓矓中他看到上面印着這麼一行字：萊因果里得因參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的陰謀，被判處死刑，其親屬充軍到西伯利亞。

還在睡夢中的萊因果里得像被扔進冰窖裏一樣突然驚醒過來。這結果他曾經預料過，但他萬萬沒想到這麼快、這麼早就擺在他面前。

熟悉萊因果里得多年的莫增諾夫深知他此刻的心理反應。在一番情真意切的安慰之後，他忽然為行將被滾滾波濤吞噬的萊因果里得拋去了一根救命稻草：

「你應當向葉若夫同志上訴，請求暫緩執行死刑並重審原案。他是中央委員會書記，有權決定你的案件，我可以為你從中斡旋。」

萊因果里得看了看他，雙眼充盈着感激的淚水。他簡直不敢相信，眼前這位讓自己惱恨透頂的陰險毒辣的審訊官，良心居然尚未泯滅盡。他緊緊抓住莫增諾夫丟給他的救命稻草，立即在審訊室裏當着莫增諾夫的面給葉若夫寫了一篇很長的上訴書。

第二天，莫增諾夫親自到牢房裏客客氣氣把萊因果里得請到審訊室。他很高興地告訴萊因果里得：葉若夫很同情

他，基本上同意他的請求。如果萊因果里得肯爲黨做一點兒應該做的工作，他將撤銷特別法庭的原判。

萊因果里得動搖了。

莫增諾夫萬萬沒想到，從沒當過秘密警察的葉若夫，這一招居然這麼靈。他暗暗佩服起葉若夫。他堅信，現在，處於生死關頭的萊因果里得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理智會讓萊因果里得喚回已失落幾個月的生之本能的。

然而，萊因果里得遠比莫增諾夫預料的要堅強和精明得多。莫增諾夫讓他在生死關口遊盪三天，他却在一天之後就到莫增諾夫面前討價還價：

「爲了黨，我願意在任何對我和別人不利的供詞上簽名。但是，要答應我一個條件：必須有一個黨中央的代表向我保證，我僅僅爲了黨的利益才招認一切，黨必須清楚，我是無辜的。」

莫增諾夫沉吟片刻之後，友好地提醒他：「我想，我既然幫你忙了，我很有必要提醒你，你這樣做如果被理解爲拒絕黨的最後一次要求，那麼，等着你的毫無疑義的將是原判。」

「我沒有任何選擇！」萊因果里得從牙縫裏迸出這幾個字。萊因果里得是位說得出做得到的硬漢，這一點莫增諾夫非常清楚。再這樣拖下去也是徒勞，他急忙去請示雅果達。

「對於這些小爬蟲，決不允許講條件！」雅果達對葉若夫窩着滿肚子火，他不相信葉若夫把他撇在一邊能馴服囚犯。他決定探一探葉若夫的反應。

但是莫增諾夫已嘗過葉若夫的厲害，他不想吊死在雅果達這株朽木上。他請示雅果達，主要是防備着雅果達狗急跳

牆，先咬自己一口。其實與此同時，他已把萊因果里得的情況有枝有葉地報告了葉若夫。葉若夫終於對莫增諾夫露出一絲絲笑意。這一笑使莫增諾夫得到極大安慰。他立刻按葉若夫的要求，把萊因果里得帶來交給他。一小時之後，葉若夫從他的辦公室來到接待室，帶着善意的微笑向莫增諾夫做了一下手勢，要他把萊因果里得帶走。莫增諾夫有點兒受寵若驚，飄飄然走到葉若夫辦公室，他驚呆了：他在一小時之前帶來的滿臉怒容、桀驁不馴的萊因果里得，此刻却精神亢奮，雙眼煥發着異彩！

「告訴契爾托克，好好照顧萊因果里得同志。」葉若夫把萊因果里得送出門外，交待莫增諾夫。

莫增諾夫對葉若夫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葉若夫用什麼魔法，使萊因果里得這頭雄獅眨眼之間變成綿羊？莫增諾夫已從葉若夫身上看到雅果達的悲慘命運，同時，也看到自己的一線希望。

萊因果里得又回到契爾托克那裏。第一次見到契爾托克時，他很想抱起石碾把他的腦袋砸個稀巴爛；這一次，他却恨不得交給契爾托克一把快刀，讓他隨時剖開自己的胸脯，看看自己這顆赤誠的心。自此之後，萊因果里得與契爾托克配合得比任何一個罪犯都好，不但可以隨意在任何文件上簽名，而且，還會憑着自己過人的記憶力和不同凡響的才華，幫着審查官修飾口供的內容。

如果說，以基洛夫被殺為序幕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審是一齣盛大的提線木偶鬧劇，那麼，奧爾堡、皮克里、萊因果里

得三人的出場，則是這齣木偶鬧劇串演能否成功的關鍵。爲這三人的出場，莫增諾夫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爲他們設置場景、燈光、道具，撰寫台詞，化裝，接通全身關節特別是舌頭的提線。每一道工序都相當艱難。他的背後，有三雙眼睛與一個槍口盯着，一旦失敗，後果是不難想見的。因此，他加倍小心，加倍努力。

現在，這三具木偶的提線握在手中，他隨時都能使他們按自己的意旨行動。他成功了，但他不敢懈怠。葉若夫與雅果達爲他在斷崖上空架起的鋼絲，他才趑趄蹣跚跨出一步呢。接下去，還有第二步，第三步……他沒有絲毫反顧的餘地，他要繼續走下去。

撒下大網，爲捕捉大魚作好充分的準備，這是莫增諾夫在逼使三個假囚屈服後另一個審訊方案。這一方案倘能達到預期目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將毫無回旋的餘地，公審便是計日成功的事了。

在他的授意下，奧爾堡等三人口供的涉及面漸漸在擴大。這些「潛藏着的陰謀分子」中，有軍官、工人、教員、高級官員，也有現役囚犯。莫增諾夫把押送來的罪犯，分類分批交給早已組織好的各個審訊團。同時，爲此召開一次全體審訊員大會，強調指出：「只要能讓罪犯屈服，可以使用任何審訊手段……如果有人懷疑或動搖，有人認爲自己對付不了罪犯，不妨明言，黨可以解除他的審訊任務。」

這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審訊，伴隨着料峭的春寒，它像龍捲風一樣眨眼間席捲整個蘇聯。看着第二方案的順利實施，莫增諾夫臉上終於露出一絲微笑。

然而，事實並非莫增諾夫料想的那麼樂觀。



一連幾星期，按照假囚的口供，審訊員們對幾百個囚犯費盡了心機，結果還是一無所獲。囚犯們堅決否認參加過任何恐怖活動。面對秘密警察的公然誣陷，不少犯人奮起反抗，在刀光劍影之下怒斥審訊員的卑劣行徑。有些人竟以凜然正氣，感化了在臭水溝中浸泡多年的秘密警察審訊官員。

弗利德曼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

弗利德曼是奧爾堡的同鄉，早在十幾歲時就加入拉脫維亞共產黨，曾因警察追逼逃往德國，並加入德國共產黨。希特勒篡取政權後，他與奧爾堡等眾多的外籍共產黨員一起逃到蘇聯避難。

莫增諾夫很重視他，把他交給國外部主任波·伯爾曼審訊。伯爾曼是對付外國間諜的最富有經驗的審訊官。他當即組織弗利德曼審訊小組，由審訊員們流水式輪番審訊。但是，弗利德曼始終表現得極為堅強，他斷然拒絕審訊員們的一切要求。諾言、威嚇、肉體的煎熬、精神的虐待等等手段絲毫動搖不了他的意志。刑具使他更加堅強，甜言蜜語使他加倍清醒，倘若審訊員對他的態度強硬粗暴，他便以加倍的強硬與粗暴來回答。

伯爾曼對於屬下大加痛斥，罵他們是「一羣吃大便的蛆」。他派人把這個滿頭紅髮的硬漢子提到自己的審訊室，施用了狡猾的心理戰術，以刺激弗利德曼的求生慾望，並且以一個絕對權威的口吻對他許諾：只要放棄對審訊員的仇視態度便可獲得自由。

對於伯爾曼的許諾，弗利德曼則冷冷答道：「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要告訴你，這兩年被迫生活在狗羣裏的我，是懂得惡狗怎樣放屁的。」

伯爾曼氣得拍一下桌子站起來，抓起墨水瓶就向他砸去。弗利德曼躲過墨水瓶，把椅子踢向伯爾曼的辦公桌，他如公牛似地吼叫起來，把拳頭攥緊，讓手指骨節發出咯叭咯叭的響聲，慢慢逼近伯爾曼，猛然舉起毛絨絨的鐵錘一樣的拳頭，在他面前邊晃動邊挖苦道：「你這隻惡狗，你只曉得咬這些無辜的人，逼着他們承認是恐怖分子。你幹嗎不能抓兩個真正的恐怖分子？太困難了吧？還是沒本事？」他越講越激動，淡藍的眼睛就像兩把利劍一樣緊緊逼着伯爾曼，突然伸出食指和中指戳着伯爾曼的鼻尖，大聲嚷道：「你這隻惡狗，你只曉得咬無辜的人，你一點本事也沒有！」

伯爾曼在弗利德曼的凜然正氣之下，顯得極端渺小。每一次審訊，都被搶白責問得無言以對。在最後幾次審訊中，伯爾曼甚至很驚訝地發現，弗利德曼似乎把審訊室看成戲耍、發泄的場地。一到審訊室，他便主動挑釁。有時把對方惹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自己則雙手抱胸，歪着頭，悠悠然如道旁看猴耍；或者如火山噴發，沙石泥流劈頭蓋腦滾滾而來，使得對方無從招架，狼狽不堪。這一發現使伯爾曼顫慄不已。從此以後，他再也不敢單獨審問弗利德曼了。

伯爾曼的部下都吃過弗利德曼的苦頭，他們很想知道罵自己是「蛆」的上司是怎樣審問弗利德曼的。因此，在伯爾曼審問弗利德曼之時，大門旁、窗外，都圍着那些「蛆」們，弗利德曼的精采謾罵與義正辭嚴的譴責常常使他們心花怒放，幸災樂禍。跟朋友們在一起飲宴、聚會、聊天時，他們總禁不住要談起弗利德曼。這種喁喁私語，很快便由國外部蔓延到秘密警察其他各部，一段時間裏，弗利德曼事迹變成了秘密警察的熱門話題，人們再也不是把他當作罪大惡極的

囚犯來貶斥，而是把他當作了不起的英雄來傳頌。漸漸地，有人借故來看他，有人乘伯爾曼不在之時，大着膽子偷偷找他攀談；也有人悄悄地把外國高級香煙、各種精緻的點心塞給他……，人們簡直把看到他、與他攀談當作一件幸事。

伯爾曼天天與他對峙着，與他互相侮辱、謾罵。隨着審訊次數的增加，伯爾曼竟鬼使神差地對他產生好感，進而又滋生出一種近乎崇敬的心理。弗利德曼氣貫長虹的精神、強大的道義力量天天在撞擊着他的靈魂，他與弗利德曼終於由仇讎變朋友了。每每聽到同僚談及特別強硬的罪犯時，他總說：「那算什麼，我的弗利德曼蓋過你們全部！」與人談起弗利德曼，他就像談到自己有出息的兒子一樣地自豪、滿足。

很明顯，伯爾曼已無法進行他的審訊了。原來針尖對麥芒的氣氛已被心平氣和的談心所代替。他越來越為弗利德曼的命運擔心，建議莫增諾夫把弗利德曼送回原處繼續服刑，他想以此挽救弗利德曼的生命。因為他清楚，再繼續審訊下去勢必把他交給其他部審訊，以弗利德曼的態度，是絕對難以被其他部容忍的。

莫增諾夫對伯爾曼的建議極為惱怒，他帶着極粗野的侮辱性語言咒罵了他，要他把弗利德曼交給審訊員柯根。他立即打電話給柯根，命令他安排弗利德曼與奧爾堡對質，利用朋友的情誼摧殘他的意志。這個對質是很有趣的：

柯根：奧爾堡，你曾說過，弗利德曼當過柏林派組織的會員？

奧爾堡：是的。

弗利德曼：無耻卑鄙的謊話。

柯根動筆做記錄，弗利德曼趨身近前，只見紙上寫着：

「這不是實話」，弗利德曼立刻提出抗議，要求按原話記錄。柯根不滿地看他一眼，但目光相接時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那深眼窩裏滿含着鄙夷、傲睨與憎恨，滿含着殺機。他只好把原記錄改爲「這是謊話」。

但是，弗利德曼還不滿意，他執意要柯根按原話記錄，並且毫不客氣地對柯根提出警告：若不如實記錄，他將拒絕一切回答。柯根只好老老實實記錄，對質才勉強繼續下去。

柯根：奧爾堡，你說過，弗利德曼當過蓋世太保的密探？

奧爾堡偷偷看了弗利德曼一眼，遲遲疑疑不敢回答。柯根厲聲催問，他才低下頭，嘴巴輕輕地蠕動一下：「是的」。

儘管聲音小得像蚊子在哼一樣，弗利德曼還是聽到了，他怒火中燒，揮舞着拳頭邊叫喊着邊向奧爾堡撲去：「你這隻蠢驢，他們要你把良心丟給狗吃，你居然也相信他們的謊言。你聽着，當你毫無用處時，他們會像扔一隻死狗一樣把你扔到河裏！」

衛兵急忙用武力强行制止。奧爾堡早已嚇得哆哆嗦嗦癱倒在地，柯根也被這情景驚呆了，臉色鐵青，愣愣地坐在桌子前。

莫增諾夫聽到這次對質匯報後大發雷霆，他命令把弗利德曼帶到他的全國保安部部長室。爲了對弗利德曼的心理施加壓力，他命令手下官員向弗利德曼透露自己的身份，從他的部長樓大門一直到接待室安排下數以百計的衛兵，造成威嚴肅穆、殺氣騰騰的氣氛。而他自己呢，也脫掉中國綢便衣，穿上標誌將軍身份的四顆菱形肩章和兩枚勳章的軍服。

一見到弗利德曼，莫增諾夫便惡狠狠地瞪着他，以一個

握有無尚權力的人的口吻問道：「弗利德曼，你爲何吵鬧，爲何抗拒？」

「你的部下，」弗利德曼臉色慘白，雙手哆嗦不停，「要我撒謊，要我簽假口供。」

「胡扯！」莫增諾夫粗嘎的聲音像響雷炸在瓦屋頂上一樣截斷弗利德曼的話，「蘇維埃共產黨決不需要任何人的假證據！」

「這話對其他人說，也許如金玉，對我這個飽嘗你們冤屈的人呢，哼！簡直不如糞便！」

弗利德曼說的是去年的事。去年，他曾以批評蘇聯政府剝削工人的罪名而被捕。秘密警察官員曾這樣告訴他：如果老實認罪，將被當作不安分的外國分子而僅受到驅逐出境的懲罰；否則，將被判刑。他認「罪」了，結果却被判處十年徒刑。他萬萬沒想到，俄國共產黨居然採取這樣卑劣的手段。

莫增諾夫從來沒見過在他面前如此囂張的囚犯，但他還是沉住了氣，只陰冷冷地威嚇道：

「弗利德曼，你給我聽着，迄今爲止，我們均以友好方式與你商談，如果你還一意孤行，那麼，我只好警告你：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隨時都可以敲開你的腦袋！」

聽到莫增諾夫的威嚇，弗利德曼不動聲色，慢慢走近莫增諾夫的辦公桌，把握緊的拳頭舉在他面前，瞪着他說：

「那麼，莫增諾夫，我也警告你：別以爲我的手在發抖是懼怕你的緣故，我的手在發抖，是你命令你手下的人幹的結果。我一點也不害怕你。我早就看透你們了，你願意怎樣就怎樣吧！要我當你馴服的狗，那是痴心妄想！」

莫增諾夫終於領略到弗利德曼的厲害。雖然，他清楚，弗利德曼的作用是關鍵性的，但是，與他交一下手之後，他就再也不敢提起審訊弗利德曼的事了。

在第一次莫斯科公開審訊中，像弗利德曼這樣自始至終堅貞不屈的人畢竟鳳毛麟角，更多的人，在經歷了一個時期的精神折磨後，便妥協了。

在國外部審訊弗利德曼的同時，其他各部也在採用各種手段，對從各地押送來的幾百個犯人進行審訊。但是審訊工作進行得極其緩慢，直到4月底，幾乎還沒有一個比較有用的犯人招供。對此，斯大林相當惱火，他再次責令葉若夫：「務必在短期內使審訊工作有突破性的進展。」

葉若夫頗為緊張，立即召開各部頭頭特別會議傳達斯大林的指示。他要求各部重新考慮對付罪犯的辦法，並且警告與會者：「如果短期內審訊工作還不能取得決定性進展，黨將以瀆職罪論處。」

這一警告使包括雅果達在內的所有人都出一身冷汗。

從這一天起，葉若夫與雅果達天天親自巡視，他們每天夜晚都到各部甚至各審訊室，悄悄站在門口或窗戶旁邊，聽着審訊官如何對犯人進行審問。有時，他們會在半夜1點或凌晨5點鐘，像從地裏鑽出來一樣突然站在某一個審訊官面前。他們這種監視方式使得審訊官們精神極度緊張。他們沒日沒夜地工作，一個個被弄得精神萎頓、疲憊不堪。有些審訊官爲了不使自己晚上審訊時語無倫次或打瞌睡，便偷偷揣一瓶烈酒，精神不濟時就喝一口，結果却常常因此而招禍。

有個審訊官就是因為瞌睡而喝酒，被葉若夫碰到了，立即被送進監獄。

葉若夫除了加強督促外，還命令每個審訊官的桌上一定要放一份兒童法，以便及時地以罪犯子孫的命運相要挾，逼迫罪犯屈服。兒童法是1935年4月7日公佈的，它規定，十二歲以上的兒童如犯有偷竊或其他罪行，與成人同罪，可判處拘留、有期徒刑直至死刑。葉若夫這一命令的目的在於告訴審訊官：要充分利用罪犯疼愛子孫的心理，逼着他們就範。

這一招很奏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竟逼使十五個犯人屈服。葉若夫為此密諭莫增諾夫，要進一步推廣這種做法，把每個犯人的子女、親屬、朋友的名單及地址、電話號碼，都擺在每個審訊官辦公桌上。

爲了使審訊工作能盡快發展，葉若夫在一次有斯大林參加的重要會議上建議，再派兩名富有經驗的秘密警察充當犯人。這一建議立即得到斯大林讚賞。斯大林橫掃了一眼與會者，把目光停在雅果達身上：「你覺得派誰合適？」

雅果達毫無準備，吞吞吐吐表示回去再研究。

「研究研究，我們的研究幾乎變成一種瀆職行爲了！我們的審訊工作進展如此緩慢，恐怕跟我們某些領導的這種行爲有關！」葉若夫從座位上站起來，邊大聲說邊把一張紙條交給斯大林，「我想，這兩個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斯大林看了紙條一眼，上面寫着：伯爾曼·尤林、大衛。他要葉若夫談談選這兩個人的理由，葉若夫詳細談了，斯大林非常滿意，當即命令葉若夫做好那兩個人的工作。

雅果達又尷尬又惱火，但他只好忍氣吞聲。當他聽到伯

爾曼·尤林和大衛兩人的名字時，心就像被挖掉一樣地疼痛。因為這兩個人是他在斯大林及政治局委員面前炫耀自己國際諜報工作能力的王牌。這兩個人長期在第三國際組織搞情報工作，其技術高明程度，是一般秘密警察不敢望其項背的。雅果達由於有了他倆，才能及時向斯大林匯報各國共產黨中有危險性的派系，以及第三國際代表在國外的違紀行爲等。他萬萬沒想到，葉若夫的手段毒辣到這種程度。我非得幹掉他不可！他暗下決心。

葉若夫看到雅果達那一副窘相，心裏非常高興，心中暗想：你也有今天！同時，對莫增諾夫投去友好的一瞥。莫增諾夫立即低下頭，顯得很慌亂。選伯爾曼·尤林和大衛當奧爾堡式的假被告的建議是他暗暗向葉若夫提出的，他詳細地向葉若夫介紹了這兩人與雅果達的關係，把葉若夫的胃口一下子吊起來了。此刻他心裏很虛。他很怕葉若夫當着雅果達的面說出這些情況。幸虧沒有，他非常感激他。

伯爾曼·尤林和大衛的主要任務是證明托洛茨基派他來蘇聯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聯繫以執行恐怖任務這一說法的真實性。跟奧爾堡一樣，審訊官讓他們在早已準備好的各種口供記錄上簽名，就像當時秘密警察總部命令他們去暗殺哪一個反蘇分子那樣毫不費勁。由於有他倆，審訊工作進展非常迅速。半個月之後，審訊工作便由逼使一般犯人證實奧爾堡、萊因果里得、皮克里的口供，提供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幾個巨頭的罪證這一準備階段而進入直接逼使巨頭們認罪這一實質性領域。

莫增諾夫又一次成功了。這一次他雖然歷盡風險，但是，由於在懸空鋼絲上一步一步的艱難挪動中他巧妙地扭轉了



葉若夫對自己的看法而感到踏實多了。緊接着實施的便是逼使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等巨頭屈服這一最後審訊方案了。這一方案的實施，自有葉若夫和雅果達主持，他無須為不能獲得季諾維也夫們的口供而憂心如焚。他可以鬆一口氣，更專心致志地繼續走鋼絲了。

幾個巨頭中，依恩·斯米爾諾夫最先受審。

斯米爾諾夫出身於工人家庭，十七歲就積極參加革命。在沙皇時代，他與其他老黨員一起非法創立了共產黨組織，因此被沙皇政府關進監獄多年，並且兩次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內戰時期，他是紅軍最傑出的領袖之一。在老黨員中，論及對革命的貢獻，很少有人可與他相比。1933年元旦，他莫名其妙地被送進監獄。

葉若夫把斯米爾諾夫交給秘密警察外事局長史盧特斯基。史盧特斯基是契訶夫筆下的變色龍式的人物。不了解他的人總以為他誠實、富有正義感；了解他的人却覺得他狡詐、虛偽，是個道道地地的惡棍。他對環境、氣氛的感悟最敏捷，他的性格、言行、臉部表情變幻無常。不管誰，只要一見面，他就能把握住對方的脾性、好惡，從而選擇最佳對待方式。因這緣故，人們對他的第一印象都非常好。

審訊犯人時，他充分利用這方面的天才。該粗野的，他絕不斯文；該真誠溫和的，他會如孝子跪在垂危的父親病榻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泣。因此，在審訊犯人方面，他的成績總是卓著的。

對斯米爾諾夫，他一開始就扮演了一個同情者的角色。

「親愛的斯米爾諾夫，」他把斯米爾諾夫請到寬敞舒適的辦公室，奉上一杯飲料，親昵地叫他一聲之後，不失時機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帶着沉重而又滿含同情的口吻說：「我不得不告訴您：由我來審理您的案件，我的心情很複雜。政治局對您的案件很重視，而我很清楚，要您迎合政治局的要求，是不太容易的。」

「是的，斯大林玩的把戲我領略夠了，我的確無法答應他的任何要求。」斯米爾諾夫口氣很堅決地回答。

「是啊是啊，」史盧特斯基急忙附和，「您確實感到爲難。我也很爲難，因爲您一向在我心中佔據的位置確實太重要了，我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我對您的一切很清楚，而同時，」他突然壓低聲音，「也非常了解政治局的意圖——這本來是不該泄露的，但對您，我確實不忍心隱瞞——政治局已作出決定：倘若您不同意在法庭上承認一切，則交給秘密警察特別委員會判決死刑——親愛的斯米爾諾夫，您知道，向您透露這一消息，我心裏有多麼難受！」

審訊開始的幾天，就是在這種氣氛、這種語調中進行。史盧特斯基想用自己的「真誠」感化斯米爾諾夫那顆鐵一樣的心，但斯米爾諾夫橫豎不賣他的賬。當史盧特斯基表演時，他却極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名熱心觀眾，興趣盎然地聽，一句話也不想說。

史盧特斯基決定始終如一地把同情者的角色扮演下去。當他意識到斯米爾諾夫一時很難接受他的「好心勸告」時，他也不勉強。他把斯米爾諾夫客客氣氣送進牢房，還關照看守好好照顧斯米爾諾夫。他悄悄告訴斯米爾諾夫：「趁着您在我手下的機會，好好地休息幾天，好好保養保養吧！」誰

看到這情景，都會被他的真誠所感動。

其實，這是史盧特斯基審訊的一種特殊手段而已。他讓斯米爾諾夫「休息幾天」，自己並沒有中止征服他的努力。他的腦子在一秒鐘內可以轉三百六十轉，他在積極尋找打開這把大鎖的鑰匙，很快，他就找到一個相當合適的人：謝爾蓋·穆拉契科夫斯基。

穆拉契科夫斯基是斯米爾諾夫的老部下，在火與血的國內戰爭時期，他倆結下深厚友誼。斯米爾諾夫對於穆拉契科夫斯基在戰爭中所表現的非凡的膽略極為賞識，對他待人的真誠醇厚也稱讚不已，他曾為此生結識穆拉契科夫斯基而感到欣慰。

穆拉契科夫斯基對斯米爾諾夫懷着由衷的崇拜和敬佩，對他老上級的為人和政治態度，他從來深信不疑，因此，在老黨員們紛紛加入反對派陣營時，他也緊跟着斯米爾諾夫加入了這一行列，從而引起斯大林的怨恨。反對派陣營被攻破後，斯大林曾一度對他頻送秋波，但他回絕得極堅決。他自負心極強，自認為戰功顯赫，根本瞧不起他的下屬們。

史盧特斯基深知穆拉契科夫斯基的脾性：只要把他看成蓋世英雄、非凡的戰略家，在他面前畢恭畢敬地頌揚他的功績，就能取得他的信任。

不出史盧特斯基所料，經過幾天朋友式的交談，穆拉契科夫斯基就答應他：「將如戰爭年代一樣，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為黨効命。」

當史盧特斯基要他首先為黨說服斯米爾諾夫時，他慨然答應，並且立即在史盧特斯基面前誇口說，憑着他與斯米爾諾夫的友情，「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了」。

史盧特斯基對此堅信不疑。

他當即擬好穆拉契科夫斯基誣陷斯米爾諾夫的審訊記錄，並立刻送交雅果達。他深信，這個記錄不到半個小時就會擺在斯大林面前，斯大林一定會為他的非凡天才大加讚賞，因為迄今為止馴服的罪犯還沒有一個能比得過穆拉契科夫斯基重要。做完這件事後，他馬上安排穆拉契科夫斯基與斯米爾諾夫的對質。他激動得不能自己。再過幾天，這個響亮名字——史盧特斯基，就會在全秘密警察、全莫斯科盛傳開去：多麼了不起的人物，幾天之內馴服了兩個巨頭！斯大林就會……他真有點兒飄飄然了。

對質同樣安排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他認為，寬鬆舒適的氣氛對朋友間的感情交流更加有利。

斯米爾諾夫見到穆拉契科夫斯基很高興。進獄後他一直沒看到穆拉契科夫斯基，他很想念他。穆拉契科夫斯基也很高興，但可能是為朋友的命運感到悲哀，抑或忽然意識到自己對史盧特斯基的許諾太過分了，他顯得有點兒侷促。兩人無言相對，沉默良久。穆拉契科夫斯基身負重任，最後還是打破了半是寂寞、半是尷尬的局面。雖然，同是階下囚，他還是以老下級的口吻與斯米爾諾夫談話。他像以往兩人在一起促膝談心時那樣，對目前的形勢發了一通感慨，緊接着，勸斯米爾諾夫：「大勢所趨，還是以黨的利益為重吧！」

聽到穆拉契科夫斯基的勸說，斯米爾諾夫顯得非常驚訝，他怒視穆拉契科夫斯基，從穆拉契科夫斯基慌亂的眼神中，終於看出了史盧特斯基讓自己「休息幾天」的意圖。他諷道：「是的，我們都應當以黨的事業為重！」

穆拉契科夫斯基聽到了弦外之音，沒勇氣再說下去。史

盧特斯基見狀，忙用語言刺激他，他才又振作精神開始勸說。斯米爾諾夫對史盧特斯基感到厭惡，不耐煩再聽穆拉契科夫斯基嘮叨下去，便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

「你聽着，穆拉契科夫斯基，我不會像你一樣去當一隻哈叭狗！」

當着史盧特斯基的面斯米爾諾夫居然這樣罵他，他也突然火冒三丈，大嚷道：

「聽着，斯米爾諾夫，我已經決定為黨効命了，我將在法庭上為你的罪狀作證！」

斯米爾諾夫像車夫在市場上打量一匹馬一樣把穆拉契科夫斯基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冷冷地說：

「我才知道你是個懦夫！」

這句話對穆拉契科夫斯基傷害太大了。他素來以「蓋世英雄」、「非凡的戰略家」自居，哪想到自己的老上級、最好的朋友以「懦夫」二字評價自己！他暴跳如雷，兇橫地對着斯米爾諾夫嚷道：

「你以為頑固不化就是英雄嗎？你以為固執己見就能逃脫對你的懲罰嗎？你才是真正的懦夫！」

斯米爾諾夫一聲不吭看着他，嘴角掛着一絲冷笑。

與穆拉契科夫斯基對質使斯米爾諾夫非常憤慨，他原以為史盧特斯基誠心同情他，沒想到這是個大騙局，他從此拒絕與史盧特斯基談話。

史盧特斯基對斯米爾諾夫的審訊就此卡殼了，即將到手的名譽、升遷隨着對質的失敗而付諸東流。對此，史盧特斯基悔恨莫及。

在史盧特斯基對斯米爾諾夫審訊的同時，對另一巨頭——加米涅夫的審問，也在米羅諾夫的辦公室進行。

米羅諾夫是雅果達的副手。他於30年代初調查著名的「工業黨」和「米托—菲克斯公司」的案件得到斯大林的賞識。1934年，由斯大林親自任命，米羅諾夫當上秘密警察經濟管理處處長，旋即升任全國安全總管理處副處長，成為處長雅果達業務上的助手。

米羅諾夫是個比較有道德良心的官員。他的青雲直上，完全憑着自己非凡的天才與特殊能力。他沒料到，大自然的這種慷慨惠賜却使他誤落陰森恐怖的秘密警察黑窩。在這裏，天天要他做的就是編造謊言、詐騙、誣陷與鎮壓敢於反抗的人。他忍受不了這種氣氛，想方設法要調離秘密警察局，但任何人都不敢對他擅自調動，因為斯大林曾當着別人的面對他說：「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他只好忍着，但他的內心極為悲苦，深深的悔恨使他整天鬱鬱寡歡。他不能向任何人傾訴內心的苦楚。他有個天仙般的妻子拉娣婭，他愛她幾乎到了發瘋的程度。然而，他却不能向她訴說內心的一切。他很怕看到她。每次看到她，他總想操起利刃把她大卸八塊。她是個放蕩的女人，雖然，她知道米羅諾夫愛自己，但她不懂得珍惜這種愛。作為妻子，她缺乏對丈夫應有的理解和關懷。她根本不顧米羅諾夫內心的苦楚，憑着天生麗質，打着交朋友的旗號，隨意與喜歡自己的男人交往，與他們私下約會、玩樂、說悄悄話，弄得豔聞四起。妻子的這種行為更加深了他內心的痛苦。他經常酗

酒、失眠。在旁人看來，他有高官厚祿，有楚楚動人的妻子，他是天之驕子，是人世間最幸福的人。誰也不會想到，當窗外的小鳥把他從惡夢中喚醒時，同時也提醒他在新的一天裏又要重新咀嚼昨天的痛苦與悲哀。他就這樣日復一日地當官、當丈夫、當烏龜，日復一日地咀嚼痛苦與悲哀。

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一見到加米涅夫，他的心情立即緊張起來，他不敢正眼看他。他腦中浮現的是年青時滿懷崇拜心情聽加米涅夫那震撼人心的演講的情景。示意衛兵出去後，他才很不自在地把視線轉向米加涅夫，並且立即指着面前的一張椅子讓眼前這位憔悴不堪的老頭兒坐下。問些什麼好呢？是對他親切問候、深表同情？還是板起審訊官的生鐵般的面孔，威脅他承認一切？顯然，不管作何種選擇，都將使他陷入極端尷尬的境地。他的腦中一片空白。

「叫我來幹什麼？」審訊官的異常表現，使加米涅夫甚為詫異。

米羅諾夫從混沌空濛的世界中驚醒過來，急忙打開一聽早已準備好的飲料，雙手端到加米涅夫面前。

「加米涅夫同志，嗯，不不，加米涅夫公民，」米羅諾夫緊張得說話都非常不自然，「有人控、控告您，嗯……是的，有人控告您從1932年起就與他們一道準備暗殺斯大林及其他政治局委員，並且，與季諾維也夫等人合謀刺殺了基洛夫。」

加米涅夫對米羅諾夫的為人早有所聞。他體諒米羅諾夫的苦衷，他自己也是個厚道人，因而不想太刺激他，只是溫和地回答道：「那是編造出來的，我想你不會不知。」

米羅諾夫無言以對，只好打開卷宗摘出萊因果里得對他的控告唸給他聽。控告的內容很具體，有時間地點，也有許許多多證人。

加米涅夫似乎有點兒麻木，聽完後還是以溫和寬厚的口氣對米羅諾夫說：「親愛的米羅諾夫，你老實告訴我，你真的相信這些胡言亂語嗎？」

米羅諾夫囁嚅着說：「我，我，加米涅夫同志，不不，加米涅夫公民，您知道，我的職責是證明這些材料的真實性。」

「那麼，我求你，讓我與萊因果里得對質，好嗎？」加米涅夫用懇切的目光注視着米羅諾夫。

米羅諾夫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

米羅諾夫知道對質將毫無結果，但對加米涅夫的崇拜心理逼使他無法拒絕加米涅夫的任何要求。這種對質將會使他在加米涅夫面前更加難堪，這一點他非常清楚，但是，他只好默默地等待這種難堪的到來。

對質在第二天舉行。萊因果里得早已把自己的靈魂與肉體出賣給秘密警察了，他自恃有葉若夫與雅果達撐腰，在加米涅夫面前表現得極為傲慢無禮。他一口咬定一切屬實。但當加米涅夫對其中的一事提出疑問後，對質便只好因失敗而草草收場。

米羅諾夫：「萊因果里得，你曾說過，你在1932年至1934年間幾次到過加米涅夫公寓，在那裏，你看到了加米涅夫策劃暗殺基洛夫的陰謀？」

萊因果里得：「是的，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

加米涅夫像獸醫在尋找牲口的斑疹一樣仔仔細細打量着



萊因果里得，突然，似乎找到病灶一樣地發問道：

「你既然經常來看我，對我的公寓，你一定很熟悉。那麼，我現在問你幾個問題：我公寓會客廳是怎樣擺設的？衛生間在公寓的哪個角落？我通常招待客人用的是什麼飲料？」

萊因果里得頓時語塞，由於心情緊張而滿臉大汗淋漓，他不得不用手臂去擦擦臉上的汗水以掩飾自己的窘相。同時，他色厲內荏地嚷道：「你不是審訊官，你無權對我審問！你這個不識相的東西！」

對萊因果里得的謾罵，加米涅夫並不計較，他只是歪過頭來看看米羅諾夫，那眼神似乎在說：「怎麼樣，這下你明白了吧！」

米羅諾夫生怕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急忙宣告對質結束。加米涅夫要求米羅諾夫把對質情況如實記下。米羅諾夫答應了，但過後立即把它銷毀。他不敢冒讓上司指責的風險。

安排加米涅夫與萊因果里得對質的事很快就被雅果達知道了，雅果達怒斥了米羅諾夫，並立即下達了一道命令：今後不准任何人安排對質。他當即下令把加米涅夫交給契爾托克。米羅諾夫為此出了一身冷汗，這個虐待狂素以虐待犯人著稱，對加米涅夫會例外嗎？

契爾托克一接到命令，就兇神惡煞般地闖入牢房，把加米涅夫臭罵了一頓，罵痛快了才親手把他揪到審訊室，讓他站在審訊室中間，自己雙手抱胸靠在辦公桌邊上，又繼續罵：

「你算什麼東西！死到臨頭了還執迷不悟！難道，還要我跪下求你：加米涅夫同志，你還是招了吧！你這個王八

蛋，你不想想，你究竟對革命做了什麼貢獻！靠投機鑽營、嘩眾取寵你才當了官，你以為你很了不起！沙皇時代地下組織與反對勢力作戰時，你躲在國外的咖啡館裏抱女人；國內戰爭時期，你逃走了，勝利後回國爭官當，爭不到了便從這個反動陣營跑到另一個反動陣營。你以為人們不知道你是什麼東西？告訴你，你應當感謝斯大林，是他把你放進監獄裏保護起來，要不然，你早就被街上憤怒的羣衆打死了，你這個不識相的王八蛋……」

他就這樣沒完沒了地罵下去，罵到痛快處，便撲向加米涅夫，一手揪住他的衣領，一手戳着他的額頭或抓起隨便什麼東西往加米涅夫身上砸去。審訊結束時，他的鞋子沒了，襪子也塞在加米涅夫的嘴巴裏。他審問犯人的目的，似乎只在於痛罵犯人，折磨虐待犯人，而不在於得到犯人的口供。從一開始到結束，他幾乎沒讓加米涅夫講過一句話。

他是米羅諾夫的部下，但對他的虐待行爲，米羅諾夫不敢稍加阻攔，契爾托克在同僚中是打小報告坑人出名的，誰也不敢惹他。

不用說，對加米涅夫的審訊又一次失敗了。

在契爾托克剛剛敗下陣來的時候，克里姆林宮召開了一次秘密警察審訊工作匯報會。米羅諾夫比較詳細地匯報了對加米涅夫的審訊情況，同時也作了對加米涅夫審訊工作不能勝任的表示。斯大林聽完匯報，也斜着眼緊盯着他：

「你不能勝任？我把最重要的罪犯交給你，你居然說你不勝任？你的卓越的審訊才能到哪去了？被加米涅夫嚇跑了？」斯大林臉色鐵青，突然咆哮起來：「回去告訴加米涅夫，如果他拒絕出庭，我們將找一個合適的替身——他的兒子，

他將在公審中證實遵照父親的旨意準備暗殺黨的領袖。告訴他，你已經獲得確鑿證據，他的兒子與萊因果里得一起在莫茲海斯克公路上攜帶着槍支炸藥跟踪過伏羅希洛夫和斯大林的轎車。這會使他清醒的。不要再對我說不勝任了，沒有加米涅夫的口供，你不要來見我！」

米羅諾夫灰溜溜地回到辦公室，他知道自己在加米涅夫面前根本沒有勇氣擺出審訊官的架式，但懾於斯大林的壓力，同時也出於對加米涅夫安危的考慮，他只好再盡一點努力。

他直接到牢裏看望加米涅夫，把斯大林的話告訴他。他想用自己的真誠打動加米涅夫，他以加米涅夫朋友的身份開誠佈公地與加米涅夫一起分析當前的形勢及他的處境。他誠懇地告訴加米涅夫：除了接受斯大林的條件以拯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外，別無他法。因為按目前形勢的發展情況看，即使加米涅夫不招認一切，也無法阻止其他人以他的名義代他招供，也無法阻止宣傳輿論工具對他的誹謗。

可是，加米涅夫幾乎沒有回旋的餘地。他告訴米羅諾夫，他去年與季諾維也夫曾因聽信斯大林的謊言，被迫對基洛夫被殺承擔「政治和道義的責任」，結果被判處徒刑。

「我再也不會上這種當了，」加米涅夫斬釘截鐵地說。

米羅諾夫知道這一切都是事實，他能說什麼呢？他不忍心如斯大林要求的那樣，用加米涅夫的子孫家人做人質。他急得像熱鍋裏的螞蟻一樣，仍找不出一個能讓加米涅夫向現實屈服的方法。他再也不敢向斯大林匯報了。拖延了幾天之後，他去請求葉若夫幫忙。

葉若夫也在審問患重病的季諾維也夫，由於一無所獲，正想在加米涅夫身上做點文章。葉若夫把斯大林的話——如

果加米涅夫拒絕公審，他的兒子將替他受審——當作審訊利器，一開始就極殘忍地拋了出來，並且，把一份萊因果里得的口供記錄遞給加米涅夫看。口供記錄寫的是加米涅夫的兒子曾與萊因果里得一起攜帶槍支炸藥，在斯大林前往別墅的公路旁追蹤他和伏羅希洛夫的轎車，時間地點人證物證都寫得非常清楚。

加米涅夫對口供記錄甚為震駭，他氣得渾身發抖，站起來對葉若夫痛加斥責，用最難聽的語言罵他、侮辱他，但只一會兒，就氣得昏厥在地。葉若夫一直陰沉着臉任他痛罵，看他昏倒在地後才「哼哼」兩聲，嘴角掛着幽深的笑意走出審訊室。

米羅諾夫手忙腳亂地為加米涅夫做人工呼吸，過一會兒加米涅夫醒了過來，喉嚨呼嚕作響，呼吸還很困難。米羅諾夫要去請大夫，但加米涅夫堅決拒絕了。米羅諾夫把他扶到椅子上坐下，他還是氣呼呼的，罵不絕口。米羅諾夫從沒見過他罵人，被這情景驚呆了。

幾天之後，葉若夫又來勸說，但加米涅夫連看他一眼都不屑，葉若夫說得唾沫四濺，他還是一動不動地坐着，巍巍然挺拔屹立如山峯。葉若夫火了，大嚷大叫起來：「你看着，我有辦法讓你投降的！」隨即拿起電話聽筒，當着加米涅夫的面，命令莫增諾夫立即逮捕加米涅夫的兒子，並把他關進秘密監獄裏，準備讓他和其他被告一起出庭。

加米涅夫還是一聲不吭，連看都不屑看他一眼。

審訊工作越深入，雅果達對葉若夫的仇恨也越深。葉若

夫趾高氣揚、顧盼自雄的神態，在秘密警察中恣意胡爲的行爲，引起雅果達極大嫉恨。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倘若任葉若夫這樣下去，自己將面臨很快失寵於斯大林甚至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的危險。他有點兒後悔在葉若夫尚未如此寵幸於斯大林時，自己沒有盡早下手。現在，要對付他是極艱難的，他只好處處謹慎了。

從葉若夫插手處理托洛茨基一季諾維也夫陰謀集團案件起，雅果達就密令一大幫爪牙監視葉若夫的一切行動。他從葉若夫最近以政治局名義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審訊情况分析，發現葉若夫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事。這一發現使他出一身冷汗。葉若夫的成功，無異於爲自己在政治上敲響了喪鐘。近一段時間來，他對斯大林讓葉若夫插足秘密警察大惑不解：斯大林既然長期以來對自己那麼信任，爲何還派葉若夫來？莫非……，他不敢再想下去，不祥的預感在齟齬着他的心。

這幾天，雅果達加緊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進行審訊。這是最關鍵的時刻，他緊張地注視着葉若夫的行踪，密令心腹們，一旦發現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動搖迹象時立刻通知他。他下決心在這關鍵時刻做出超過葉若夫的成績，讓斯大林再一次看到：只有他雅果達才是秘密警察的希望，才是黨的希望。

在努力爭取獲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口供的同時，雅果達也派人暗中加緊搜集葉若夫以前和現在的各種劣迹，以便在時機成熟之時，一脚把他踩死，就像踩死橫在路中的一條小爬蟲那樣。

這場角逐是很有意思的，沒有喧天的鑼鼓，也不用下莊

嚴的戰書，但却危機四伏，殺氣騰騰！

在衆多的囚犯中，季諾維也夫無疑是最重要的人物。只要他能妥協，其他囚犯便會隨之屈服，這一點葉若夫非常清楚。

然而，季諾維也夫却病得非常嚴重。在莫增諾夫、米羅諾夫加緊審訊斯米爾諾夫和加米涅夫的時候，他却因病而遲遲未能正常受審。葉若夫爲了盡早獲得口供，下令獄醫加緊爲季諾維也夫醫治。時間一天天過去，季諾維也夫的病遲遲不見好轉，斯大林却每天查問，脾氣越來越暴。來不及等季諾維也夫把病治好，葉若夫就命令把季諾維也夫帶到米羅諾夫辦公室，開始對他攤牌。

季諾維也夫病得連坐都坐不穩。

葉若夫面目很和善。他友好地喘上一杯水，帶着有點兒抱歉的口氣對他說：「這麼晚請你來，是因爲有一件事非得盡快與你商量不可。」

「什麼事？」季諾維也夫白了他一眼，用嘶啞的聲音艱難地問。

葉若夫直截了當地說：「最近，蘇聯特工人員截獲的德國參謀部的一些文件表明，德日兩國準備在明年大舉進攻蘇聯，跟托洛茨基在國外的反蘇鼓動是分不開的。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她不僅需要蘇聯人民的支持，還需要全世界無產者的支持。托洛茨基的行爲，對我們的危害極大，因此，政治局要求你，季諾維也夫同志，幫助黨粉碎托洛茨基及其匪幫，幫助黨提高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覺

悟，幫助黨鞏固我們這個新生政權。」

「你要我幹什麼？」

「黨需要你在反對托洛茨基妄圖顛覆蘇聯的行動中將功補過。」他從辦公桌上一大摞卷宗裏抽出幾份口供記錄材料，煞有介事地翻了翻，瞪着季諾維也夫：「黨已經掌握了你很多犯罪事實，因此，黨要求你將功補過。」

「你究竟要我幹什麼？」季諾維也夫一直吞拉着，嘶啞的聲音中透露出極不耐煩的口氣。

「有人指控你曾經勾結托洛茨基，妄圖暗殺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黨要求你在公審中予以證實。」

季諾維也夫吃力把吞拉着的頭慢慢抬起來，冷冷地看着葉若夫，似乎想說什麼，嘴巴顫動了幾下，却被一陣激烈而又艱澀的咳嗽打斷。他的哮喘病一點也沒見好，他很艱難地咳、咳，一隻手捂着胸口，一隻手在脖子上胡抓亂揪，突然，身子一歪，重重地摔到地上。

葉若夫一聲不吭地看着他蜷曲在地板上亂翻亂滾亂抓，直到聽見他的喉嚨發出只有喉管被切斷才有可能發出的那種聲音，才按鈴叫兩個侍衛把他扶到椅子上，讓他喝一點水。

至少過了二十分鐘，他才恢復平靜。他咬咬牙把頭強撐起來，看着葉若夫，斷斷續續地說：「你，你聽着，那、那些都……是誣……陷，我、我我無……法滿足你的……要求！」

葉若夫右眼角旁的肌肉搐動了一下，惡狠狠地瞪着他，把牙根咬得咯咯響，像要一口把季諾維也夫吞下去似的。良久，才說道：

「季諾維也夫，我今天是帶着跟你商量的意思找你談話

的。我想，我們現在不管你還是我，都不應抱有成見，我們都有責任為我們黨、我們國家的聲譽和安危考慮。如果你還抱着一種仇視的頑固的態度，那麼，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今天，爲了讓你更清醒地認識到這種後果的嚴重性，我想很有必要把斯大林的話向你傳達一下：『如果季諾維也夫接受公審的條件出庭作證，可以饒他的性命；如果拒絕，則交秘密軍事法庭處理，他的家人及所有反對派分子將被處決』。」

「你可以告訴斯大林，我早就知道，我活着對他是個威脅，他是非得找各種藉口把我殺了不可的，現在是時候了，要殺就殺吧，我很坦然。」季諾維也夫很平靜地說。

「可能你還不明白這樣一個事實，」葉若夫臉上突然掛着一絲莫名其妙的笑，「不管你的意願如何，黨將讓全世界人民知道：你和托洛茨基密謀暗殺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

「我明白了。你們的羅網早就張開了。即令我不承認一切，不誣蔑自己，也不陷害別人，你們還是照樣把我往羅網裏推。既然如此，你們爲什麼還要我出庭？這不恰恰說明，你們心虛，你們只有逼使我跟你們一起幹那齷齪勾當，你們的公審才有把握成功嗎？」

「如果你是這樣想的話，那麼你就大錯特錯了。我告訴你，沒有你的出庭，法院的記錄和報紙的公告都照樣會出現這樣一個事實：衆多的被告揭露了季諾維也夫與托洛茨基合謀暗殺斯大林及政治局委員的罪惡陰謀，在無可辯駁的證據面前，季諾維也夫終於招認了一切。」

「無耻謔言，這是對神聖法律的褻瀆！」季諾維也夫氣得渾身發抖，聲嘶力竭地大喊起來，聲音嘶啞得像刮鍋垢那



樣令人難受。

葉若夫對季諾維也夫的反應表現得很冷漠。他雙手抱胸，半躺在椅子上，歪着頭看着他說：「你沒有必要發這麼大的脾氣。你不妨先冷靜下來，好好想想。你，作為一個曾經參加過革命的人，可能早就把自身的生命置之度外了，這一點我相信。但是，現在的季諾維也夫的一切言行，已不僅僅代表他自己了，這一點你應當有足夠的認識，你可以不考慮你自身的安危，但是，你對被你拉下水的成千上萬個反對派分子的命運總不能不考慮吧？你對關心你愛護你的家人的命運總不能不考慮吧？包括你在內的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就捏在你手中了，我想你應當明智！」

季諾維也夫臉色死白，喘氣聲粗得就像拉風箱。他已支撐不住這種刺激了，但他還極其堅決地說：「告訴斯大林，我堅決拒絕了！」

「我想你不會的。我相信你還沒喪失理智！」葉若夫讓看守把季諾維也夫帶進牢房後，憋着的怒火一下子爆發了。他臉色鐵青，像一隻發瘋的公牛一樣，一揮手把桌上的東西全掃到地板上，緊接着一拳砸在桌面上，站起來後又一腳踢開了椅子，椅子撞到三米外的茶几，茶几碰炸了兩個熱水瓶……整個房間頓時被各種碰撞聲震得轟轟響。

葉若夫涵養極深，一向以喜怒不形於色著稱，今天怎麼變得這樣？一直一聲不吭地坐在他背後的亞格安諾夫、莫增諾夫和米羅諾夫頓時驚訝得面面相覷。葉若夫突然發現他們，立時中止他的發泄行爲。橫掃他們一眼後，他瞪着米羅諾夫說：「跟我走。」隨即踢開門，闖入黑乎乎的夜中。

米羅諾夫是個速記天才，葉若夫對季諾維也夫進行審

訊，命令米羅諾夫作記錄。他們驅車回到葉若夫的辦公室，葉若夫把審問記錄作了重大修改後，命令米羅諾夫立刻打印一份連同原稿交給他。

米羅諾夫是雅果達的心腹，他負有監視葉若夫的使命。因此，在打印審問記錄時，另打了一份悄悄送給雅果達。

葉若夫有點沉不住氣。第二天，他命令莫增諾夫安排季諾維也夫與原來的秘書皮克里對質。莫增諾夫別有用心地提醒葉若夫：雅果達曾下令不准任何人安排囚犯對質。葉若夫右嘴角扯起幾縷冷笑，向他揮了揮手：「照我說的安排吧！」這句話使莫增諾夫心裏踏實了不少，他暗自爲自己這段時間來的努力而高興。

皮克里一見到季諾維也夫，身子就抖得像篩糠一樣，臉色立時變得慘白。他把頭勾到胸前，不敢正眼看他原來的上司一眼。葉若夫要他揭發季諾維也夫的「陰謀事實」，他上下牙齒打得咯咯咯響，硬是憋不出一句話。葉若夫讓他喝了一杯水，讓他平靜下來，用警告的口氣提醒他：如果不當面「揭露」季諾維也夫，他及他的家人將有生命危險。但季諾維也夫對他的威懾力太大，他舌頭僵住了，牙床僵住了，完全喪失了講話能力。葉若夫只好說明他最近有病，不過，頭腦還是清醒的。他打開皮克里的案宗，大聲宣讀了皮克里的口供記錄，然後問皮克里這些是否屬實。皮克里猶豫了一下，終於把頭點了點。

季諾維也夫看了看葉若夫，又看了看皮克里，對皮克里說：「皮克里，我不責怪你在他們的淫威下所說的一切，但我要你在我面前拿出你的良心。你給我說真話，那些事是否屬實？」

皮克里終於抬起頭來滿含愧疚地看着他，那表情，就像做錯事的小孩面對着嚴厲而寬厚的慈父一樣。葉若夫見狀，立刻中止了對質。其實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他對質的目的並不在於證實那些口供，而在於讓季諾維也夫明白：不管你季諾維也夫如何反抗，也改變不了既定的命運。

雅果達知道了對質的事，極為惱火。他對葉若夫的爲所欲爲不能容忍。他大張旗鼓地召開了一次大會，再次宣佈，不准任何人安排囚犯對質。他想用發佈命令的方式，讓葉若夫懂得：秘密警察還是他雅果達的。葉若夫知道這事後，却只是寬容地冷笑了幾聲。

葉若夫對於雅果達的行動了如指掌，但他似乎寬宏大度，不加阻攔，不加譴責，仍舊我行我素。他似乎有洞察人的內心世界的魔力，不但對雅果達等秘密警察高級官員們的心靈軌迹一清二楚，連對重要囚犯如季諾維也夫們，他也似乎瞭如指掌。他在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和季諾維也夫三個人身上都「試了幾拳」之後，最後選擇了季諾維也夫作爲突破口。他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自己的話對季諾維也夫有潛在的巨大的震撼力。他暫時不想與雅果達錙銖計較，照樣幹自己想幹的事。對質後的第二天，他就下令打開季諾維也夫牢房的暖氣開關。他想進一步逼使季諾維也夫就範。

那正是驕陽似火的夏天。不通風透氣的牢房本來就酷熱難耐，打開暖氣開關之後，牢房裏頓時成了蒸籠。爲預防意外，葉若夫特遣兩名秘密警察充當囚犯，負責季諾維也夫的生命安全和監視季諾維也夫的思想動向。

沒想到，這兩位假囚犯都是雅果達的心腹。

雅果達一直惴惴不安地等着那可怕的結果——莫斯科公

審的最大榮譽，即徹底馴服季諾維也夫們的功勞被葉若夫撈取。他密切注視着事態的發展。當葉若夫為季諾維也夫精心鋪設一條通往屈服的軌道時，雅果達也絞盡腦汁地在葉若夫鋪設的軌道中暗暗地安上無數個機關，一旦時機成熟，就能立刻把這列滿載榮譽的列車，扳到自己的軌道上來。

這時刻終於到來了！

季諾維也夫體質極其虛弱，又患有嚴重的哮喘病，受葉若夫兩次刺激後，病情明顯加重，自然更受不了這種悶熱。他呼吸越來越困難，常常難受得在地板上亂爬亂滾，用頭去撞地板、撞牆壁。每當這時，兩位假囚犯立刻趕來好言相勸，以免他碰死。他忍受不住了，大嚷大叫着要醫生來給他治療。醫生來了，只給他吃了一點藥。季諾維也夫趴在地板上，雙手抱住醫生的腳，兩眼含着熱淚，殷切地懇求醫生給他打針。這情景使兩個假囚犯感動得流出了同情的淚水。他們知道，醫生讓季諾維也夫吃的藥，是專門摧殘、消耗他的體力的，吃藥只能使他境況更糟。他們也一起懇求醫生為季諾維也夫打針治療。但醫生攤開雙手，無可奈何地說，沒有雅果達的特許，他無權這樣做。

持續了兩個星期，1936年7月初，機會終於來了。

這一天，季諾維也夫暈過去兩次。醫生讓他服藥後，他就像發瘋一樣大嚷大叫，鬧了兩個小時後才漸漸平靜下來。然後，奇迹發生了。他叫來監獄長，要求帶他去見莫增諾夫。監獄長立即報告雅果達，得到准許後，季諾維也夫便被帶去見莫增諾夫。他只向莫增諾夫提出這樣的要求：准許他與加米涅夫密談。

莫增諾夫無權決定這麼大的事情，答應為他請示，但莫

增諾夫還來不及去請示，雅果達就下令把季諾維也夫帶到他的辦公室了。他迫不及待地告訴季諾維也夫，他的請求已被批准。他甜言蜜語地勸告季諾維也夫，希望他與加米涅夫的會談能盡速達成協議：幫助黨和國家，在公審時出庭，揭露托洛茨基集團的陰謀。

秘密會談被安排在一間裝有竊聽器的獄室進行。雅果達則坐在離獄室不遠的一間房子裏，傾聽他們的會談情況。

季諾維也夫告訴加米涅夫，形勢的發展已逼使他們只能做這樣的選擇：從大局出發，一起出庭以挽救成千上萬無辜的人。兩個人在密室裏爭吵了一個多小時。最後兩人達成這樣的協議：答應政治局的要求一起出庭，但是要斯大林在全體政治局委員面前證實他的諾言，即保證所有囚犯生命安全。

雅果達下令莫增諾夫和米羅諾夫在辦公室等他的電話，自己急忙趕到斯大林辦公室。斯大林一聽說季諾維也夫屈服了，高興得簡直快要發瘋，他雙手揮舞着，連連說道：「哈哈，成功了！哈哈，成功了！」

雅果達也沉醉在斯大林的喜悅之中。他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當滿載榮譽的列車經過他精心設置的扳道機關時，他一伸手，輕輕一扳，列車就滑到自己的軌道上了，他怎麼不自豪呢？

葉若夫對此的反應似乎極為冷淡。他只為審訊的成功而高興，一點也沒有與雅果達爭功爭利的意思。這使雅果達很納悶：他的葫蘆裏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呢？

雅果達雖然勝利了，但他心裏更空盪，他更為自己的前途與命運擔憂了。

與穆拉契科夫斯基對質後，斯米爾諾夫對史盧特斯基更爲反感。莫增諾夫知道這情形，立即建議雅果達，把斯米爾諾夫交給秘密警察特務部主任蓋·馬可。這時，已經到了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密談的時候了。

蓋·馬可知道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同意出庭後，非常高興。他決定充分利用這一武器。他先不讓斯米爾諾夫知道這一消息，而以最快的速度，逼使斯米爾諾夫的前妻莎方諾娃同意說服斯米爾諾夫後，才把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同意出庭的消息告訴斯米爾諾夫。斯米爾諾夫受騙多次了，他根本不相信這一切。蓋·馬可不動聲色，把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簽名的涉及他的口供記錄拿給斯米爾諾夫看。看到那熟悉的筆迹，斯米爾諾夫如五雷轟頂，一下子暈倒在地。蓋·馬可立即叫醫生把他救醒。剛剛蘇醒過來的斯米爾諾夫，看到的是淚流滿面淒淒慘慘戚戚的妻子。他左顧右盼，很想找一個審訊官發泄一通。可是，偌大的審訊室裏，除他倆外再無別人。莎方諾娃悲戚異常，她哭泣着哀求斯米爾諾夫爲挽救她和家人的生命，答應政治局的要求。她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對出庭的看法以說服斯米爾諾夫：「即使你答應政治局的要求在供詞上簽了名，也沒人相信那是真的。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你的清白，全世界的人都清楚，斯大林逼使你們出庭，主要是出於政治的需要。」

斯米爾諾夫像木頭疙瘩似的呆坐着，眼睛在愣愣瞪着牆壁，似乎一句也沒聽。此刻，他的心就像被壓碎一樣難受。「天哪天哪，」他的心裏一遍一遍地呼喊著。

「現在，你再堅持也沒有用了，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都答應出庭了，都在誣陷你的供詞上簽名了，你再堅持有何意義呢？與季諾維也夫他們站在一邊吧！在那裏，你將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注意，斯大林決不敢殺害你的！」莎方諾娃還在淚流滿面地勸告。可是，斯米爾諾夫似乎喪失了一切知覺，只呆愣愣瞪着牆壁。莎方諾娃哭得更傷心了，她狠命地搖晃着斯米爾諾夫，直到斯米爾諾夫把眼睛轉向她，她才告訴他家裏的情況。她詳詳細細地描繪了兒女獲悉自己因父親的事將受極刑的慘景。斯米爾諾夫聽着聽着，淚水不禁一湧而出，他緊緊地抱住莎方諾娃，終至於啜泣哽咽起來。

斯米爾諾夫就這樣在哀哀戚戚中屈服了。

得到斯大林的准許，雅果達在他的辦公室用專用電話通知莫增諾夫與米羅諾夫，立即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帶到斯大林辦公室。不一會兒，他們四個就出現在接待室。早已在接待室恭候的雅果達見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以諂媚的微笑與他們熱情地打招呼，並立刻領他們到斯大林辦公室。

斯大林辦公室裏空蕩蕩的，除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葉若夫外別無他人。他倆一聲不吭一直走到辦公室中間，跟誰都不想打招呼。斯大林看了看他們，指着一大排空椅子讓他們坐下，然後，帶着有點兒溫和的口氣問：「你們有什麼話要說？」

加米涅夫看了看季諾維也夫，把視線轉向斯大林：「我們聽說，政治局會議要在我們面前證實你的諾言。」

「是的，政治局委員現在就在你們面前，你們要說什麼盡管說吧！」斯大林看着他們朗聲說道。

加米涅夫疑惑地看了看斯大林，又看看斯大林旁邊的三個人，如墜五里霧中。

季諾維也夫則似乎早就料到這場面，因而不似加米涅夫那樣感到莫名其妙。他站起來想說話，却由於身體虛弱而哆嗦個不停，吐不出聲音，直到加米涅夫站起來扶住了他，他才帶着嘶啞的聲調問斯大林：「我、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在過去的幾年中聽取了許許多多的諾言，但是，還沒有一個諾言能兌現。我想問一下，我們是否有必要再聽什麼許諾？」

斯大林雙眉搖動了一下，等着季諾維也夫繼續說下去。雅果達則似乎被激怒了，想跳起來在斯大林面前表現一番，斯大林揚揚手把他制止了。

「就說去年吧！」季諾維也夫有點兒激動，本來想等斯大林回答了再說下去，但稍停了停，不見回音，又自己接着說了：「我和加米涅夫被逼為基洛夫被殺案負起道義上的責任時，雅果達曾傳達你的諾言說：『這是黨向你們要求的最後犧牲了。』可是，不到半年，你們又發動組織這次大規模的公審，又要我們誣蔑自己、陷害別人，又要逼使我們去糟踏黨的名譽。我真不明白，你們為何要這樣幹！難道，你們不知道，這對黨、對國家、對全體蘇聯人民的損害有多大？」

斯大林右手攔在靠背上，左手中指在桌面上不停地叩着，很認真地聽。此時，他去回答季諾維也夫提出的任何問題都難免尷尬，所以，他盡量保持平靜與沉默。他在尋找反擊的機會。

「將要進行的公審，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的極大



危害是顯而易見的，」季諾維也夫喘氣聲漸漸加粗了。加米涅夫不安地看了看他，想讓他坐下歇一歇，但他已無法抑制自己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像火一樣驀然間在他心中熊熊燃燒起來，他竟忘記了自己階下囚的身份，「我想，懸崖勒馬，還為時不晚……你們冷靜地想想吧，這次公審，必然在人們的意識中導致這種可怕的後果：既然列寧的政治局委員及老布爾什維克們都是叛徒、陰謀家，那麼，列寧和老革命黨員們所創建的這個黨、這個國家，也肯定是豺狼猛獸似的黨和國家了。九泉之下的列寧若有知，他會……」季諾維也夫突然哽咽着，泣不成聲。加米涅夫扶他坐下，他激烈地咳起來。

米羅諾夫端來一杯水讓季諾維也夫喝，才使他稍稍平靜下來。

斯大林左手中指一直不停地叩着桌面。他冷冷地看着季諾維也夫，直到他平靜下來才慢條斯理地說：「現在流淚已經太晚了。當時，你走上與黨中央對抗的道路時，你是怎樣想的？你有沒有想到，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你有沒有想到，自己是列寧的信徒？大概你還記得吧，當你走上反黨的道路時，黨中央曾以寬容的態度警告過你，要你懸崖勒馬，你為什麼不聽？難道，你當時不曾意識到，反對黨中央，會自取滅亡？你為什麼不冷靜想想？甚至在你和你的所有反抗中央的人被一網打盡後的今天，黨還抱着寬容的態度勸你，聽從黨的召喚，將功贖罪，你以及你所領導的成千上萬個反革命分子的生命將會得救，可你還想抗拒。我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麼！今天我只能這樣告訴你，黨的寬容是有限的，現在，恐怕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季諾維也夫已虛弱得無法出聲了。加米涅夫讓他坐得更舒服一點，瞪着斯大林問：「那麼，你不槍斃所有受審者及其家人的保證呢？」

「保證？什麼保證！」斯大林突然拍一下桌子站起來，「簡直荒謬透頂！難道，你們還不清楚，你們是在黨中央政治局裏與政治局委員面談？難道，要我跟你們訂立盟約，讓國聯來加以證實？難道，還要讓我們像在市場上爲一匹偷來的馬討價還價那樣與你們談判？我再提醒你們一句，你們現在是在黨中央政治局裏與政治局委員談話，如果這還不夠的話，我真不知道跟你們談下去還有什麼意義！」

雅果達在旁邊急忙補充一句：「哼！真不知天高地厚！」

伏羅希洛夫也突然嚷道：「荒謬，真是荒謬透頂！你們倆把自己放在與政治局討價還價的位置上，真不知羞耻！難道，你們忘記了自己現在的身份？你們如果識相的話，應當跪在斯大林腳下，向斯大林同志磕一百個頭，感謝他挽救了你們的生命！你們簡直是一羣蠢豬、混蛋！我恨不得統統把你們殺了！」

伏羅希洛夫元帥是有名的「粗魯漢」，不管在什麼環境中，他那張嘴從沒乾淨過。大家聽慣了，都由他罵去。斯大林有滋有味地聽他罵夠了，才又接着說：「以前，在我的印象中，你們二位極有理智，頭腦極清醒；但是現在，你們簡直就像市儈，腦袋瓜居然糊塗到跟政治局討價還價的地步！難道，你們真以爲，我們不對你們進行公審，就不能槍斃你們？難道，你們以爲你們還那麼重要，居然把公審看做是專爲你們設置的？你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說到這裏，斯大林突然打住，足足瞪了他倆半分鐘才繼續講下去

，「該不會糊塗到連最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得吧——當你們積極反對黨中央時，黨中央寬容大度地容忍了你們；當你們與黨中央站在一邊，共同反對托洛茨基時，黨中央却槍決了你們——你們，不至於糊塗到連這句話都聽不清楚吧！我，對於你們，已經做到仁至義盡了！」斯大林仰起頭長嘆一聲，緊接着以滿含深情的口氣說，「畢竟，你們都曾經是列寧的忠實信徒啊！」

斯大林嚴肅認真的態度、懇切的語氣使辦公室的氣氛充滿着友愛與真誠。這一席話，不管誰聽了都會感動的。

加米涅夫與季諾維也夫交換了一下意味深長的眼光。季諾維也夫輕輕地點了點頭，示意加米涅夫代表他宣佈他們的決定。加米涅夫站起來，很嚴肅地對斯大林說：

「我們倆願意出庭，不過……」

「不要再什麼『不過』了！」斯大林打斷他的話，「我知道你要講什麼，不用再說了！」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意出庭後，秘密警察的所有審訊官都鬆了一口氣，他們不必整天為得不到囚犯的口供而苦惱了。他們現在要做的只是根據囚犯的不同身份編寫口供，讓囚犯簽名，指揮非出庭不可的囚犯如季諾維也夫、奧爾堡等一遍又一遍地背誦出庭時要講的話。整個秘密警察審訊團，一夜之間變成一個大型提線木偶團，囚犯們一個個被安上活動的開關，接上線，變成了各具形態的木偶。審訊官們則一個個搖身一變，成了木偶表演藝術家。何時出場，就只看戲的彩排速度了。

爲了保證讓季諾維也夫們能順利出場，雅果達下令，把決定出庭的囚犯，轉移到寬敞舒適、通風透氣的房間裏。在那裏，著名醫生、護士和圖書、象棋、撲克等娛樂品，應有盡有，三餐還有魚有肉。一時間，監獄簡直變成療養院了。

一切都很順利。到7月底，口供的編寫、簽名等工程都基本完成。剩下的就只有確定六十名出庭者這一工序了。

確定出庭者却遇到小小麻煩。巨頭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巴卡也夫等是非出庭不可的，五個假囚也理所當然要出庭。其他人呢？大部分囚犯，看上去都那麼不可靠，萬一六十個當中的一個在庭上翻供，那一切努力都將附諸東流。葉若夫專門組織了一個審查團，把各審訊團中認爲最可靠的都選來進一步考核、篩選。但直到近8月中旬，才勉強強湊到二十來個。莫增諾夫建議葉若夫削減出庭人員。葉若夫不敢作主，立刻請示斯大林。得到特許後，才在已選出的二十來個人中，篩選出十六個人來。這些出庭人名單，拖延十來天後終於定下了。

但是，雅果達還是不放心。這些表面看來很馴服的人在沙皇時代殘酷的鐵窗裏表現出的不屈不撓的鬥志使他不能不產生這樣的懷疑：可能，他們現在的屈服都是假的，他們妄想庭上作最後一次反抗……想到這裏，他的脊椎骨突然覺得冷颼颼的。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這種不測呢？雅果達又一次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直到8月中旬，雅果達才找到了預防措施。他想用精選絕對可靠的旁聽者、發給旁聽證的辦法來預防不測。他把旁

聽證分爲三類，其一，基本聽衆旁聽證，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這些基本聽衆都是經過審查的秘密警察普通職員如打字員、譯電員、檔案員等，他們在保守國家秘密和保持緘默方面是經過多年訓練的。其二，中央顯要旁聽證，約佔百分之五左右。這些旁聽證的簽發，雅果達直接交給斯大林負責。中央顯要平時參加軍隊檢閱、國慶和各種慶祝活動，都可以提前幾天輕而易舉地拿到秘密警察總部送來的入場券，這次却等到快開庭還不見踪影，便紛紛往秘密警察總部打電話。哪想得到的答覆竟是：公審法庭太小，全部旁聽證業已發完！其三，庭上監督旁聽證。這一類旁聽者也是秘密警察官員，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在所有旁聽者中，他們負有最重要的使命：一旦發現某個被告將要揭露司法內幕真相，立刻從四面八方的座位上站起來，以大喊大叫的方式來淹沒被告所說的話，這時，庭長就會以秩序混亂爲由宣佈休庭，從而達到制止被告反抗的目的。

在雅果達忙着構築他的預防工程時，葉若夫也在審訊室對主要被告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巴卡也夫、穆拉契科夫斯基、瓦干尼洋等作最後訓話。他以政治局的名義反覆強調，如果被告在公審中履行應盡義務，政治局將恪守諾言；如果被告中的任何一個在公審時試圖反叛，那麼，政治局將作爲整個被告團體有組織的背叛行爲處置。

每個步驟、每個細節都經過精心巧妙的設置，一切都那麼精采絕倫，一切都那麼天衣無縫！

1936年8月19日，舉世矚目的第一次莫斯科大公審，終於在初秋的蕭瑟寒風中拉開了帷幕。

公審在莫斯科貿易聯合會大樓裏一個只有三百五十個座

位的大廳舉行。大廳正面，對着旁聽席擺着一排齊胸高的桌子，審判長烏李奇端端正正坐在中間，他的旁邊是幾個法官和書記員。陪審官和辯護律師均缺席，因為被告們根本用不着他們。右邊，斜對着旁聽席的是被告席，被告們分坐在四排椅子上。被告席四周裝有圍欄，幾個全副武裝的衛兵一動不動地站着。左邊，擺着一張小桌子，桌子後面坐着檢察官維辛斯基，他在這場公審中將扮演主要角色。

連續五天的公審，所做的無非是：核對被告身份、宣讀起訴書、審問、作供、抗辯……這裏，只需對幾個重要人物在公審中的表現略作描述，公審的全貌就會很清晰地凸現出來。

季諾維也夫。一段時間的療養並沒有改變他的枯槁的形容、委頓的精神和乾澀的語言。看得出來，他是負有重大責任才出庭的。因此，檢察官對他詢問的一切，他都嚴格按照事先排練的那樣背誦着台詞，甚至到了「最後抗辯」時，他也不為自己辯護而只為黨和斯大林辯護。他的發言沒有條理，也沒有感情，自始至終畏畏葸葸，對所有的人都不曾看一眼。他是這場公審的核心，是被告們的靈魂。然而，他表現得無異於一般的罪孽深重的囚犯！

斯米爾諾夫就大大不一樣了。他始終抱着戲謔的態度來對待檢察官及在場的一切人。當檢察官維辛斯基要斯米爾諾夫承認對他指控的罪狀時，他總是漫無邊際地兜一個大圈，以異常詼諧的口氣及尖刻的語言，一再暗示檢察官所指控的一切是荒謬的。直到把維辛斯基驚急得如熱鍋裏的螞蟻滿身是汗後，才輕蔑地笑笑說：「好吧，就算這樣吧，」或者把左手平伸出去，就像在拍着一個小孩的肩膀那樣在空中拍兩

下，對維辛斯基說：「不要急，不要急，檢察官先生，我都承認就是了！」

檢察官對斯米爾諾夫的指控，必須要通過其他被告加以證實。斯米爾諾夫對其他被告也同樣抱着戲謔的態度盡情嘲弄。如當穆拉契科夫斯基證實檢察官的起訴說斯米爾諾夫曾當過他們陰謀集團的領袖時，他立即側過頭來瞪着穆拉契科夫斯基，眨了眨右眼說：「哈哈！你也需要一個領袖？好的好的，憑着咱倆的交情，就算我吧！」這種詼諧滑稽的樣子，常常逗得旁聽者忍俊不禁，而使得雅果達及法官們的心像懸在半空一樣。

萊因果里得在被告席上徹頭徹尾地不像個被告。他保養得像富家子弟一樣，肥肥胖胖的臉蛋透露出淡淡的蘋果紅，穿戴又漂亮又整齊，神采奕奕，精神飽滿，隨時都準備着從座位上跳起來給檢察官一個滿意的回答。憑着他的非凡的記憶力，每一次，當其他被告所說的跟原來寫就的「台詞」稍有偏差，他就高聲叫起來，加以糾正，滿臉怒容，儼然一副檢察官的架式。甚至當檢察官維辛斯基無意中說錯一句話時，他也會請求讓他對檢察官所說的話「作一點補充」，以此婉轉地糾正檢察官的錯誤。每當這時，維辛斯基就會停下來，報以一個鼓勵性的微笑。在整個公審過程中，他所起的作用跟在審訊時一樣，是極其重要的。

在灰色圍欄中的被告雖然對檢察官所指控的罪名都供認不諱，但他們對自己的命運的把握程度卻不一樣。以季諾維也夫為代表的重要被告，是抱着拯救成千上萬個生命的一絲絲希望來實踐這危險諾言的，他們對把握自己命運的希望恐怕只有百分之零點一。假被告中的萊因果里得則恰恰相反，

他不但百分之百地認為公審後自己能獲得自由，而且還堅信，自己在公審中的赫赫大功，將為他的仕途鋪出一條金光燦爛的大道。同樣的假被告奧爾堡、皮克里、大衛和伯爾曼·尤林比之萊因果里得要沮喪得多。他們都有一塊共同的心病：白紙黑字寫着自己的罪狀，在全國人民面前，赤裸裸地站在被告席上，會不會從假被告變成真被告呢？以上這三種人，不管心裏怎樣想，嘴上怎樣說，他們都在履行着某種義務，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有錯。被告中只有一個人例外：穆拉契科夫斯基。他是唯一一個覺得自己有罪才被圍在這灰色圍欄裏的。因此，他一方面，自始至終對自己的前愆深惡痛絕；另一方面，則極力對黨表示真誠。在最後抗辯中，他現身說法，敘述了他如何從革命陣營走到反革命陣營的曲折道路，他邊敘述邊激動得嗚嗚咽咽的，最後竟至於嚎啕大哭起來。待冷靜下來後，才邊擦眼淚邊總結道：「我之所以提到我的過去頗為輝煌的歷史，並不是為了替自己辯護，而是要闡明這麼一個道理：不僅僅是沙皇豢養的走狗們才會反對革命，甚至連我這樣一個出身於無產階級革命家庭而又為革命立下了赫赫功勳的人，倘若稍稍偏離黨的路線，也會變成反革命的！斯大林寬容地警告過我幾次，我沒有聽他的，才落到今天這個地步。這是一個多麼深刻的教訓啊！」

這些話，其實是特意說給斯大林聽的，他知道斯大林最喜歡聽這類話，他想博得斯大林的歡心以挽救自己的生命。這就是舉世矚目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審！

它遠非人們所想像的那麼聲勢浩大、那麼坎坷周折。自始至終，它就在這種枯澀遲滯、平淡無奇的氛圍中進行着。誰也想像不到，會是這種局面！



或許，正是這種局面的形成，才使這場公審具有震撼世界的力量，才使這場公審半個世紀以來如同百慕大黑三角那樣玄妙迷茫、令人莫測高深？

五天，不管是被告還是旁聽者，不管是蘇聯人民還是全世界人民，都覺得太漫長了。世界把這五天拉得太長了！

人們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1936年8月24日凌晨兩點半，使得全世界的人們心驚肉跳的公審結果，在莫斯科幽暗的秘密警察監獄裏公佈了：所有被告，都判決死刑！

1936年8月25日，子夜。一陣槍聲撕破了莫斯科昏暗死寂的夜空。勝利者把一大批冤屈的靈魂像清理臭魚一樣扔給了歷史，並故作泰然地向世人宣告：第一次莫斯科公審勝利結束了！

但是他們低估了歷史的力量，把歷史的沉默誤認為軟弱，耍弄了它。歷史銘記着。

「一切耍弄、嘲笑歷史的人，終將得到歷史的報復。」當莫斯科的主宰者們沉醉在勝利中時，有個預言家很冷靜地發出了警告。

## 第四章

### 第二次審判

公審的結果使秘密警察審訊官們都感到震驚。在審訊過程中，他們雖然利用了各種手段逼使犯人屈服，但他們大多認為，這些人不會有生命危險。因為他們都是列寧時代的老黨員，為黨為國立下了不朽功勳，在全國人民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中央現在逼着他們認罪，審判他們，無非是想讓他們嘗嘗黨的威力，逼使他們不敢輕舉妄動罷了，審判後還是會把他們送回監牢裏的。萬萬沒想到，他們一個個都被宣判死刑，並且僅僅過了十幾個小時就被槍決了！而按蘇聯法律規定：被判死刑的人有權在七十二小時內遞交赦免申請書。在這一時限內，即使赦免請求被駁回，也不能執行。可是，這一次却例外……這究竟為什麼呢？審訊員們像掉進冰窟窿裏一樣，突然感到全身涼颼颼的，他們一個個心灰意懶、沮喪萬分。從前每完成一件任務後他們總要聚在一起，對剛剛過去了的事熱烈地評點一番。可是，這一次却大大不同於往常。他們把自己緊緊地關在房間裏，烈酒一瓶又一瓶地乾了，却黑眼對白眼，一整天不說一句話。說什麼好呢？一想起剛剛結束的審判，他們就覺得芒刺在背，扎得疼痛難忍。內疚與惶惑、驚愕與疑懼在齟齬着他們的心，在吞噬着他們的靈魂。為了盡快地使自己擺脫這種無端的苦悶，他們便紛紛去

訂購火車票，想盡快離開莫斯科去度過他們早就該享受的假期。然而，失望在等着他們。公審後不到一星期他們又統統被召集到秘密政治部。

「今年你們都把休假的事忘掉吧！調查工作尚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今天，我想提請大家注意的是，做爲一個契卡，應當時刻記住這一點：服從命令是他的天職！」莫增諾夫的講話使全場的人都感到吃驚：陰謀集團不是已經審判並且槍決了嗎？爲何才只是個開始？

「現在，我要告訴大家，」莫增諾夫看着一張張困惑不解的臉，耷拉一下眼皮後繼續說，「現在，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政治局對我們在第一次公審中所取得的成績非常滿意，我們的英明領袖斯大林同志要我代他向大家致以熱烈的問候！」

沒有像往常那樣熱烈的掌聲，也沒有被領袖稱讚時所應有的高昂情緒，審訊官們一個個都像產婦在病床上折騰了三天三夜後第一次下床一樣，軟綿綿的，疲疲沓沓的。有的審訊官當即提出休養的要求，理由是，幾個月來連續工作，過分勞累和失眠，致使自己疲憊不堪，再沒有精力執行新的審訊任務了。但是，這些人的要求遭到了嚴厲的拒絕。也有人想方設法到秘密警察醫務部開來了病假條，也同樣遭受到莫增諾夫的斥責。

就這樣，這些審訊員們來不及休整，又緊張地投入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審的預審工作。

雅果達對公審的結果十分滿意。他像凱旋歸來的元帥一

樣，神采飛揚，雙眼放射出灼人的光芒。第一次公審的圓滿勝利，再一次證明，只有雅果達的內務部才是無堅不摧的！從斯大林的眼神中，他看到了自己又一次得到鞏固的地位。現在，他能夠從容地拔掉梗在喉管裏的一根魚刺——除掉葉若夫了！他召見了米羅諾夫和莫增諾夫等心腹，精心地佈下天羅地網。

9月1日，斯大林單獨召見雅果達。兩個小時後從斯大林辦公室走出來的雅果達，更是光彩照人。他立即飛奔內務部自己的辦公室，着手執行斯大林的密令：從監獄和集中營中，挑選五十名當年的布爾什維克黨中的托派分子，立即槍決。這五十人究竟犯有什麼罪？雅果達連最起碼的審判程序都不想履行，從接受命令到執行槍決，前後只用了六個小時，幹得極其乾淨利索。不用說，他又一次受到斯大林的稱讚。

雅果達自以為自己的地位不僅得到恢復，而且進一步鞏固了，因此，把第二次公審的籌備工作一手攬了過來。從計劃、人事安排，到確定審訊對象等等，完全把葉若夫拋在一邊。他不需要葉若夫在他的領地裏礙手礙腳，他覺得，雅果達能幹的事是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取代的。這一點，他從公審後的幾天中斯大林對自己的態度上得到了更進一步的證實。

然而，這一次，他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語：「聰明反被聰明誤！」在與葉若夫較量的過程中，他忘了最重要的一點：葉若夫是斯大林委派到內務部總督審判工作的，是斯大林在內務部的全權代表。而既然有個能幹的雅果達在內務部主持工作，為什麼還要派一個對內務部工作很生疏的葉若夫來

呢？這一點顯然沒有引起雅果達足夠的重視。

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諾夫突然從他的休假地索契打電報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

「我們認為，十分必要緊急地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雅果達在揭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同盟案件的工作中清楚地表現出不能勝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破獲此案件延誤了四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全體黨的幹部以及內務部多數州的代表都持這種意見。」

這封電報第二天即生效：：雅果達被免去內務人民委員職務而改任交通人民委員。

雅果達如五雷轟頂。委屈和憤怒、恐懼與悲哀使他萬念俱灰。三天之後，當他第一次走出家門時，他幾乎老了二十歲。看到他極端衰老頹喪的樣子，沒有一個人不感到驚訝的！

然而，對雅果達來說，這還僅僅是個開始。

莫斯科第二次公審的預審工作並沒有因內務部領導易人而中止。葉若夫在雅果達原來的助手莫增諾夫、扎科夫斯基、雷登斯、弗林諾夫斯基等的協助下，很快就制訂出第二次公審的總目標：徹底查清「平行總部」陰謀集團的罪行。

「平行總部」是個新名詞。除中央政治局和內務部主要領導人外，沒有人能夠知道它的真正含義。審訊員們只隱隱約約懂得：「平行總部」是以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謝烈布里亞科夫、利夫什茨、穆拉洛夫、德羅布尼斯、鮑古斯拉夫斯基、古尼亞捷夫、拉泰恰克、諾爾金、舍

斯托夫等十七人組成的一個全國性大陰謀集團。這個陰謀集團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成員被捕之後，在全國積極開展恐怖活動，並且妄圖借德、日兩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奪取政權，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

其實，對於一個審訊員來說，知道這些已經足夠了。問題是，在葉若夫當上內務部頭頭時，第二次公審的預審工作已經開始了近一個月。根據雅果達的旨意，審訊員們每天所做的事是要罪犯們交代追隨季諾維也夫參加陰謀恐怖活動的全過程，各種材料都沒有涉及讓罪犯們充當德、日間諜的問題。審訊員們一個個感到十分難堪。針對這種情況，葉若夫不得不下令暫時終止一切審訊工作。

但是，沒過兩天，這一問題得到莫增諾夫極其圓滿的解決：他命令審訊員們互相交換審訊對象，重新制訂審訊方案。在第一次公審中，莫增諾夫在葉若夫和雅果達之間走鋼絲，充分顯示了他的卓越才能。這一次他堅信，他的聰明才智能在審訊過程中進一步得到葉若夫的賞識。

葉若夫確實看到了莫增諾夫在審訊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他是一個只轉眼珠不動神色的人。他對眼前發生的一切的反應似乎很冷漠：對自己榮任內務部長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得意，看到莫增諾夫們恨不得把心肝拿出來讓自己當下酒菜，也沒有顯得特別高興，而只是一聲不吭地執行他的比第一次公審規模更大得多的計劃。

葉若夫參與了第一次公審全過程的工作，他從雅果達身上學到不少東西。或許是由於他覺得雅果達的方法是切實可行的，或許是他匆忙上任還來不及改變雅果達的做法，在他的工作計劃的實施中，除了為適應大逮捕而擴大了內務部各

機構外，一切都按照雅果達在第一次公審中所實行的方法：用幾個內務部契卡扮演被告人的角色、制訂審訊總目標、為適應總目標的需要審訊官必需為每一個犯人寫好假口供、想盡辦法逼使每個犯人就範，等等。

由於審訊規模宏大，假被告增加到十一個。他們當中，最著名的是雪斯托夫和赫拉斯契。他們都是秘密警察中的「秘密代表」，是內務部編制內的契卡人員。但是，他們被派往蘇聯國內的工商和其他企業組織裏當密探，目的是搜集關於該企業的人事以及業務的秘密情報。為了掩蓋他們的真正身份，這些「秘密代表」常常被正式委派在企業中擔任某項工作，使他們與其他職員一樣，這就給這些人以一種合法身份，使他們更容易與其他職員接近而不至於暴露自己。

雪斯托夫是秘密警察派到西伯利亞西部庫茲尼特斯克煤礦區的「秘密代表」。作為一名契卡，他十分幹練；但作為一名職員，他在經濟上却被認為是一個很不乾淨的人。因此，他的「被捕」，被人們誤以為是經濟上的錯誤引起的。

赫拉斯契的正式職務是莫斯科化學工業管理處國外科的職員，主管外國專家來蘇聯工作。他為秘密警察所擔任的秘密工作，主要是指導在化學工業管理處職員中的密報人員，根據國家的保安條例監視外籍專家。他是個外國人，會講歐洲幾國語言，很容易與外國籍工程師交朋友。由於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很快就在外國工程師中為內務部僱用了幾名密探，讓他們在回國後與秘密警察保持聯繫，把在當地的工廠和實驗室中竊取的秘密情報轉交給蘇聯派駐當地的密

探。

對於這些假被告，葉若夫就像給一般契卡人員佈置任務一樣命令他們，因此預審工作一開始就非常順利，只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就從對假囚犯的審訊進入到關鍵階段：根據假囚犯所提供的材料逼使幾百個被告承認自己參與了皮達可夫等發起的「平行總部」的恐怖活動。這一項工程極其龐大，葉若夫在這個工程的總指揮中表現出了他的傑出的組織能力和驚人的領導魄力：每一道工序都嚴格按照施工要求如期完成。12月底，為出庭公審的十七個人所準備的材料已達數千份卷宗。面對着如此巨大的收穫，連葉若夫本人都有點兒感到意外。

這些囚犯，大多數是當年跟隨列寧鬧革命的職業革命家。有些人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功勳卓著；有些人面對沙皇監獄慘無人道的摧殘，視死如歸。可是，在葉若夫的審訊室裏，他們却變得服服貼貼，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只要我們對其中的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一番剖析，也許這個疑問就不難得到答案了。

第二次莫斯科公審預定出庭的十七人中，最重要的是皮達可夫、謝布里亞科夫、拉狄克和索柯里尼柯夫。

皮達可夫曾有過一段極其光榮的歷史。他是黨內最有天才、最受尊敬的黨員之一，列寧對他的評價極高。在列寧的「遺囑」中，只提到了六名最優秀的黨務和國務活動家，其中之一便是皮達可夫。列寧對皮達可夫是這樣評價的：「在我看來，他是黨的最幹練的青年之一……是個有堅強意志和



卓越才能的人……」

對於皮達可夫來說，列寧的這個評價一點也不過份。十月革命在蘇聯發生時，他年僅二十七歲，可是，已經具有十二年的革命經驗了。1918年1月，當他獲悉胞兄利奧李德在基輔城指導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抵抗「反蘇維埃中央議會」而被烏克蘭的分離派分子逮捕，備受酷刑英勇犧牲的消息時，他立即請求列寧解除他的國家銀行總經理的職務，並要求到烏克蘭繼續胞兄的革命鬥爭。列寧的哥哥是被沙皇政府絞死的，他能理解皮達可夫的心情。皮達可夫的請求很快得到批准。他立刻設法進入烏克蘭，在1918年夏季至冬季裏，組織了起義支隊，發動工人，為革命暴動的勝利作了充分的準備。

烏克蘭革命勝利後，皮達可夫被任命為烏克蘭蘇維埃政府首任主席。在內戰期間，他是最傑出的組織者、紅軍將領之一。他率領的第十三軍和第十六軍在保衛蘇維埃共和國的戰鬥中，立下了不朽功勳。

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後，皮達可夫的工作立刻轉到經濟與工業建設上，並且表現出卓越的才華。1931年，他被任命為重工業部副部長。他把自己的所有時間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每天，他準時上班，研究、批示來自全國各地工業聯合會組織和工廠的報告，直至深夜3點才下班。過度勞累和營養不良，使他面黃肌瘦。他身為副部長，却過着與普通居民一樣的儉樸生活：穿着廉價、粗劣的服裝，住在無主舊樓中的兩間陋室裏，全家人從不享受特權。甚至在為蘇聯工廠訂購價值約五千萬馬克的機器到德國期間時，他也住在收費最低的旅館裏，有時為爭取時間工作，竟在路旁的店

舖裏隨便買下兩個麵包充當中餐或晚餐。

他的生活儉樸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或許因為如此，他才能贏得人們廣泛的愛戴，他的意志才那麼堅強，才能一如既往無所畏懼。

他加入過反對派，有些朋友勸他要慎重行事，得罪了斯大林就會葬送掉自己的光輝前程。他却激昂慷慨地回答朋友說：「爲了主義，我是什麼都顧不上了，不要說一個斯大林，十個斯大林我也無所畏懼！」他因此而惹怒了斯大林。後來，他看到反對斯大林，必將導致卡岡諾維奇掌權，致使全黨陷入混亂、分崩離析的局面，他便毫不猶豫地退出了反對派而走上一心一意搞建設的道路。他的行動引起原反對派成員的極大不滿，他們指責他投入斯大林的懷抱。他堅決否認，並且公開聲明，自己僅僅是要脫離政治。在他被任命爲國家銀行管理委員會主席期間，他還同原反對派骨幹過從甚密。交談中，他一如往常，對誰都無所顧忌：「現在唯一使我感興趣的事情是要確實保證蘇聯國庫裏有足夠的錢。我不否認斯大林是個平庸人物，不是做黨的領袖的人才。但是情形如此，如果我們繼續反對斯大林，其結果必然非服從卡岡諾維奇不可。卡岡諾維奇只能使我們黨陷入極其難堪的境地。我是永遠也不能向卡岡諾維奇屈服的。」

他就是這樣，在任何時候都不怕孤立，不怕責難。他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對皮達可夫的預審，葉若夫殘酷地使用了雅果達慣用的伎倆：擺出許許多多的罪證逼使皮達可夫承認，脅迫皮達可夫的妻子和摯友來勸告他、誣陷他。

在對皮達可夫審訊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後，葉若夫親臨審

訊室審訊他。他讓兩個壯漢扛出近三百袋卷宗的「罪證」，很誠懇地與皮達可夫作了一次長談。意思無非是，他的犯罪事實確鑿，人證物證俱在，要他盡早坦白交待。

面對着葉若夫的誠懇的、朋友似的談話，皮達可夫自始至終一動不動，連看都沒看葉若夫一眼，似乎要明確表示他對葉若夫談話的不感興趣。他坐在椅子上不久後居然安然入睡了，直到葉若夫發現自己像個精神錯亂者在自言自語，一怒之下，把一個裝滿涼開水的杯子砸在他的額頭上時，他才驚醒過來，朦朦朧朧中只聽到葉若夫在嚎叫着：

「我會有辦法對付你的，你這隻蠢驢！」

初次審訊就在這種很尷尬的情形下結束，緊接着是慘無人道的體罰。雅果達掌權時，爲了掩人耳目，他還在各種會上煞有介事地強調，任何審訊人員不得對犯人施用任何體罰，儘管在實際審訊中，他也暗示他的部下，只要能讓罪犯屈服，各種手段都可以使用。葉若夫則不同。他在大會上公然叫囂：「爲了讓人民的公敵盡早投降，作爲一個審訊員要充分發揮你們的聰明才智，調動起你們所有的智慧，逼使一個個罪犯在你們面前，老實得像一隻隻綿羊一樣，……作爲審訊官，你們要時刻清楚：只要能讓罪犯早日投降，你們使用的一切手段，都是法律上所允許的……」

皮達可夫在以後的幾天中，受盡了各種各樣的肉體上的折磨。他原來就極其瘦弱的身體乾癟得像實驗室裏的一具標本。儘管如此，他還是表現得極爲頑強。他拒絕回答任何審訊官提出的任何問題。

「朋友式的交談」和「體罰」都不能消磨皮達可夫的意志。葉若夫便決定採取更狠毒的一招：以皮達可夫的妻子和

年僅十歲的兒子爲賭注，逼使皮達可夫屈服。

皮達可夫與他的妻子早就離婚了。他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黨員，但是對家務事不聞不問，還愛抽煙喝酒，對皮達可夫的生活，她極少關心，因爲她也很熱心於工作。他們雖然離婚了，却還是很要好的朋友，經常有來往。因爲，他們有個極可愛的獨生兒子，夫婦倆對兒子都愛如掌上明珠。

葉若夫很快就擊敗了皮達可夫妻子的反抗：他在關押她的房間裏，放着許許多多有關「托一季聯合總部」案被告人子女「失蹤」的「內參」，整整一星期，葉若夫把她禁閉在那個房間裏，不審問她，也不體罰她。直到一個星期之後，葉若夫才提審她，只用了不到十分鐘的時間，就讓她服服貼貼了——

「據我的部下說，您有個兒子非常可愛，」這是葉若夫審訊她時說的第一句話。說這句話時，他直瞪瞪看着她，眼露兇光。

皮達可夫的妻子一聽這句話，臉色立刻變得蒼白，渾身抖動得像瑟瑟秋風中的落葉。她很想立刻回答葉若夫的話，但是，她的下頷僵硬了，舌頭僵硬了，憋了五分鐘，只憋出斷斷續續不連貫的幾句話：

「我……我的兒……子，兒子……你……你們不……不能碰……不能碰……我求……我答應……所……所有條……件……」

葉若夫的右頰上浮動着一絲幽深莫測的笑。他讓莫增諾夫把早已寫好的口供放在她面前，要她親手抄寫在口供紙上，便悠悠然走出審訊室。

與此同時，葉若夫還逮捕了皮達可夫原來的秘書柯利

亞·莫斯卡列夫。莫斯卡列夫是皮達可夫最信任的助手和朋友。他非常尊敬皮達可夫，把皮達可夫的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爲了讓皮達可夫工作起來能順心如意，他不但擔任秘書與參謀的職務，而且還充當傭人和保姆的角色。葉若夫用他來揭露皮達可夫的「罪行」，其用意與讓皮達可夫的妻子揭露丈夫是一樣的：從精神上徹底擊敗皮達可夫。

在皮達可夫的妻子屈服的同一天，莫斯卡列夫也屈服了。他對皮達可夫忠心耿耿，却還沒受刑就屈服了，這究竟爲什麼呢？

道理其實很簡單。幾年來，莫斯卡列夫在官場上與黨政要員們的接觸過程中，已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他了解內務部的威力，深知掌握囚犯命運的大人物的脾性。他對第一次莫斯科公審時主犯以及與主犯略有牽連的人物的命運的了解，使他明白了這麼一個道理：主犯的命運，在還沒有進行審訊之前就已經確定了，從與主犯有牽連的其他人物的嘴裏摳出主犯的罪證，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而內務部要主犯和其他相關人員承認的一切，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抗拒得了。既然如此，何必作無謂的犧牲呢？猶豫了幾天之後，莫斯卡列夫便向莫增諾夫提出一個屈服的條件：如果現任內務部副部長亞格安諾夫願意跟他就揭發皮達可夫之事作一次深談，他決定遵守黨的紀律，在有關皮達可夫的材料上簽字。他之所以提出這個條件，是因爲亞格安諾夫是他的好朋友，以後可以爲他的人格作證：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才做出這種卑鄙的事，他是無辜的。

葉若夫用了一天時間考慮了莫斯卡列夫的請求，正好皮達可夫的妻子屈服了，他便立即答應莫斯卡列夫的條件。

皮達可夫看到妻子和莫斯卡列夫陷害自己的材料後，反應極為冷漠。他既沒有加米涅夫暴跳如雷的火氣，也沒有斯米爾諾夫那樣的痛苦。他認真仔細地閱讀所有材料，就像當年審閱修訂一份工業發展計劃一樣。雖然遍體鱗傷，坐着都有點兒吃力，他還是倔強地一頁頁讀下去。讀完之後，把一份份材料整理好，裝入各自的卷宗裏，回到地鋪上躺下，還是一句不吭。這時，葉若夫才覺察到問題十分嚴重。他派人把皮達可夫拉到審訊室，當着他的面打電話命令部下，立刻把皮達可夫的兒子送進監獄。皮達可夫還是冷若冰霜，拒絕與葉若夫談一句話。

這樣的局面一直持續十來天，葉若夫常常狂暴得像一隻瘋狗，却一籌莫展。他不得不就此事向斯大林作了匯報。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謝爾哥·奧爾忠尼啓澤出現在內務部大樓。他是蘇共中央最有影響的政治局委員之一，是斯大林的老鄉，也是密友。30年代初，當皮達可夫被任命為重工業部副部長時，謝爾哥·奧爾忠尼啓澤同時被任命為重工業部部長。他沒有受到什麼教育（只受過男護士教育），對經濟金融等複雜問題一竅不通，他深知不能勝任部長這一職務，便很誠懇地與皮達可夫交了底：

「我想，我應當坦率地告訴您：我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並非工程師，對重工業建設的事我一無所知。因此，我想，我如果這樣對您說——尤里，重工業部的事您一手把它抓起來吧，我會在政治局裏大力支持您的——您不會反對吧！」

奧爾忠尼啓澤的坦誠贏得了皮達可夫的尊敬和信任。雖然，皮達可夫與斯大林有些磨擦，但這絲毫沒影響他與奧爾忠尼啓澤的交情日益加深。

他倆的關係，斯大林和葉若夫等人當然一清二楚。

奧爾忠尼啓澤直接到亞格安諾夫辦公室。剛坐下不久，皮達可夫就被押送進來了。奧爾忠尼啓澤一見到他，張開雙手立即奔跑過去，情不自禁地想擁抱他。可是，皮達可夫往旁邊一縮，一手把他推開了。

「尤里，我是以一個朋友的身份來看望你的！爲了你的事，我一直在政治局裏奮鬥着，我不只一次和他談過你的事了！」奧爾忠尼啓澤非常激動地叫起來，目光裏充滿着急切、熱烈的感情。

皮達可夫的情緒很快就受到感染，他呆呆站着、看着眼前的朋友，眼眶裏充滿着淚水，他咬咬牙，極力不讓淚水流出來。

奧爾忠尼啓澤讓亞格安諾夫出去，關起門來與皮達可夫整整談了三個小時。啜泣聲時斷時續，從門窗縫縫裏傳出去。

從這一天起，葉若夫就停止了對皮達可夫的審訊。他命令莫增諾夫，把皮達可夫安排到寬敞舒適的房間裏，派兩名契卡專門侍候。

幾天之後，奧爾忠尼啓澤又一次出現在內務部大樓裏。這一次，他由亞格安諾夫陪同直接到皮達可夫的房間裏。與皮達可夫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之後，他把亞格安諾夫叫來，當着皮達可夫的面傳達了斯大林的指示：「既然皮達可夫同意出庭，他的妻子和莫斯卡列夫可以不出庭作證，他的兒子立即送回到他妻子身旁。」

說完這些話，奧爾忠尼啓澤深情地看了看皮達可夫，長嘆一聲，走了。

第二天，皮達可夫在一份假供詞上簽下自己的名字。這一份假供詞大意是：皮達可夫曾於1935年12月乘出差柏林之便，由那裏寫信給在挪威避難的托洛茨基，請他對下一步計劃作指示。皮達可夫收到回信後，托洛茨基已與德國代表達成協議，德國已同意托洛茨基的要求：進攻蘇聯並幫助他奪取政權。作為給德國法西斯這種援助的報答，托洛茨基答應在事成之後把烏克蘭割讓給德國，並且給予德國許多經濟方面的特權。鑒於這項協議，托洛茨基在信中命令皮達可夫，迅速在蘇聯組織力量，在短期內徹底破壞蘇聯的工業，以配合德國進攻蘇聯的行動。

這一份供詞當天就由葉若夫親自送到克里姆林宮斯大林辦公室，葉若夫親自向斯大林作了詳細匯報。

葉若夫在攻克皮達可夫這個堡壘後便全力以赴審訊第二次公審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拉狄克。在所有被告中，拉狄克是唯一一個不被同情的人。他雖然屬於列寧時代的老黨員，但是，在黨內他遠遠不如其他同志那樣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愛戴。究其原因，首先是拉狄克在革命和內戰中沒擔任過重要職務；其次則因為他喜歡誇誇其談、打諢賣俏，老黨員們普遍對他的印象是：不可靠、不誠實。他似乎並不太計較老黨員們對自己的指責，照樣我行我素，尋找各種可能的機會發表演說，大談他在革命戰爭中的功績，大膽地抒發他對黨、對國家、對整個社會的各種問題的看法。他讀書極多，知識豐富，又有極強的記憶力，在演說過程中，能為聽眾提供任何國家、政黨、世界大事以及古今政壇上的風雲人物的



確切資料。他因此而在青年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中贏得極高的威望。

他是個奇才，但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認為，他不但不能當一個好領袖，也不可能當一個好兵。列寧曾認為他是個國際問題的傑出專家，可是，列寧從不把重要職務委任給他，因為拉狄克不管何時何地面對着何人，都是滔滔不絕地發表他精采絕倫的見解，常常忘乎所以，連國家機密也會泄露出去。對此，列寧不得不採取措施：不但重要事情對他保密，連政治局會議日期也不讓他知道。

他對政治局所提的建議，都被認為高人一籌，照理他應被委以重任。可是，他却連一般領導人的素質都不具備，很顯然，一旦委以重任，他的工作將一團糟。鑒於這種情況，中央委員會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決定：充分發揮他能說會寫的優點，讓他去擔任記者工作。

左翼反對派成立後不久，拉狄克就加入了托洛茨基組織，從此走上反對斯大林的道路。反對派被瓦解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那裏，他積極寫文章鼓動人們反對斯大林的政策，並且呼籲原反對派分子堅持立場，與斯大林作徹底的鬥爭。1928年，也就是他被流放的第二年，他聽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妥協的消息後，義憤填膺，立即在他的文章中怒斥道：

「世界上沒有比放棄自己的立場、強奸自己的信仰更卑鄙的人啦！活着的人們，讓我們永遠說真話吧！讓那些信奉謊言而不能為工人階級服務的人見鬼去吧！」

與此同時，他還給被流放到蘇屬的中亞細亞的托洛茨基寫了一封效忠信：「一個為勞工階級服務的戰士，一個代表

十月革命的先鋒，現正被疫癘侵蝕着，我們決不能坐視不理。」

拉狄克所幹的一切事，斯大林都一清二楚，他恨不得啖他的肉，把他的頭蓋骨拿來當夜壺。迫於某種壓力，斯大林才沒把拉狄克殺掉。

可以這樣說，在反對派被瓦解後，拉狄克表現得最為勇敢。他使盡九牛二虎之力，大有振興反對派之勢。可是，反對派們却一個個屈服並且很快獲得自由了。半年之後，就極少有人對他的熱烈呼籲做出回應了。他意識到自己的孤獨。他無法忍受這種孤獨，便立刻決定歸順斯大林。他知道自己是個遲到的人，因此，除了完成一份每個歸順者都要寫的悔過書之外，他還交上了一份攻擊反對派和托洛茨基的文章。他終於得到斯大林的諒解，並且很快就獲得了自由。從此以後，他就竭盡全力做好兩件事：吹捧討好斯大林，攻擊和污蔑托洛茨基及其反對派。

爲了取得斯大林的寵信，拉狄克一反原來對斯大林的仇視，處處留心斯大林的好惡。他發現，斯大林最憎恨的是托洛茨基，因此，他在全國各大報上發表的糟蹋托洛茨基的許許多多文章中很快就出現了這麼一些字眼：「革命的叛徒」、「共產主義的叛徒」、「德、日法西斯的走狗」、「人民的公敵」等等。只要能博得斯大林歡心，任何一件事他都願意做，甚至於出賣朋友。

回莫斯科後不久，秘密警察國外部的高級職員布留姆金來拜訪拉狄克。布留姆金原來是拉狄克的崇拜者、忠實朋友。由於拉狄克在加入托派後表現得非常勇敢，以至於認爲拉狄克雖然對斯大林投降了，但是內心還是一個真誠而純正的托

洛茨基派革命家。因此，拜訪時便向拉狄克吐露一個秘密，說他最近出差到土耳其時，曾設法與流亡到國外的托洛茨基會晤過。

拉狄克萬萬沒想到，布留姆金原來也是個反對派成員。使他感到吃驚的是，布留姆金居然隱藏得那麼深。他緊緊抓住了這次機會，把它作為向斯大林邀功領賞的法寶拋了出去——布留姆金一離開，他立即趕到克里姆林宮，詳詳細細地把一切告訴斯大林。斯大林聽完匯報後吃了一驚，他沒料到，秘密警察中居然有這樣危險的人物。他立刻召見雅果達，命令他監視布留姆金，密切注視與布留姆金有接觸的人。斯大林想以此挖出深藏着的反對派分子。直到三個星期後，才傳令逮捕布留姆金，並立刻把他槍決了。

拉狄克賣友求榮的事很快就傳遍了全莫斯科，人們對他的印象壞透了，連那些仇視托洛茨基的人也厭惡起拉狄克來。流亡到土耳其的托洛茨基也很快就接到了拉狄克出賣布留姆金的報告，他憤然罵道：「卑鄙！無恥！」

拉狄克被公認是個鮮廉寡耻的小人。所有的人都討厭他，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更惡毒地攻擊托洛茨基，以博得斯大林的歡心。

拉狄克的這種努力並沒有白費。他與斯大林的關係日漸親密起來，並且很快就獲得了一般中央要員所不可能獲得的特權：有一張進入克里姆林宮的長期通行證，可以自由出入斯大林辦公室和斯大林鄉間別墅。

為了使這種關係進一步發展以至於永恆，拉狄克別出心裁地寫了一本小冊子，書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設計者》。在這本書中，拉狄克馳騁他的非凡的想像力，以20世紀末一

個著名歷史學者發表關於「偉大的斯大林——改造社會的天才」的演講形式，為斯大林畫了一幅肖像。它就像一場極其神奇的魔術一樣在斯大林面前拉起了那層看不透的帷幕。斯大林對於當時充塞文壇的單調的頌歌早已膩煩了，此書一出來，他就對拉狄克大加讚賞。他立刻下令大量印發這本書，指示從中央到地方各宣傳部組織學習這本書，並認真討論。

拉狄克的這一努力獲得極大的成功。他很快就被任命為消息報主持人、政治局外交顧問。他的演講稿、他的書、他的文章通過政治局的行政命令，天天湧向全國各地。一時間，他簡直紅得發紫了。

但是，他還是被捕了。

他一直大惑不解：斯大林為何要逮捕我？直到被捕的前一天，他還在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口誅筆伐呢！他還在熱情謳歌斯大林的英明偉大呢！他以為契卡搞錯了，因此，當鐵銬套上雙手時，他憤怒地狂叫起來：

「你們這些蠢驢！你們搞錯了！該逮捕的不是我！你們搞錯了！」

直到被關進監獄，見了葉若夫，他才確信，逮捕他的人並沒有搞錯。

但是，他還認為，自己決不會有任何把柄。他強烈要求與斯大林見面，但是，幾次都被粗暴地拒絕了。他還不死心，很快就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長信。但是，信也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他是一個在任何時候都想為自己的命運抗爭的人。雖然命運之船已撞在一片暗礁上摔得粉碎，他還緊緊抱住浮在浪峯上的一片木板在白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中奮力掙扎。當他對

自己寫的長信不抱希望後，便集中精力說服審訊官。他以無可辯駁的語氣向審訊官反覆說明下面一段話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在反對托洛茨基及其反動組織上，我在全國是一面旗幟。現在，你們把我打扮成托洛茨基的心腹和同謀，難道你們不覺得，這樣做太滑稽了嗎？」

他的嚴密的邏輯推理並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葉若夫既不放他出去，也不審訊他。這位內務部頭子正在集中精力對付皮達可夫，根本顧不上拉狄克。同時，他也知道，拉狄克不是好對付的，不把他的銳氣「泡」軟了，誰都無法收拾他。

一個月之後，對拉狄克的審訊正式開始了。葉若夫作了精心的佈置和安排。他先組織了一個由著名審訊員組成的十五人審訊小組專門對付拉狄克。這個審訊小組由莫增諾夫掛帥，組員包括波·伯爾曼和奇杜羅夫等著名虐待狂審訊員。在最初的幾天，由波·伯爾曼和奇杜羅夫分別審訊他。伯爾曼採用了「激將法」，以各種話題引得拉狄克暴跳如雷。兩個人常常因無謂的小事爭吵得不可開交，等到拉狄克火冒三丈無法自己時，伯爾曼便突然冷靜下來，用粗暴的手段妄圖制止他。他命令拉狄克把一杯冰冷的髒水喝下去。拉狄克不願意，三個早已在旁邊等候多時的打手便一哄而上，撬開他的嘴巴，給他灌進更大一杯髒水。伯爾曼坐在辦公桌前看着，同時拿起一杯熱騰騰的牛奶，笑瞇瞇地對拉狄克說道：「想喝熱牛奶嗎？不行！你還不夠老實，等你老實了再讓你喝！」

這種侮辱人格的粗暴手段使拉狄克忍無可忍。爲了抑制拉狄克的火氣，伯爾曼又採用了他的特殊手段……幾天之後，拉狄克就變得像被風霜打蔫的菜苗一樣，疲疲沓沓的，

連話都沒力氣說了。這時，葉若夫便派奇杜羅夫代替伯爾曼審訊。

奇杜羅夫的審訊不需要辦公桌。他讓犯人坐在寬大的審訊室中間的一張矮板凳上，自己則站着，施展起那套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審預審時立了大功的審訊方法。他的審訊使拉狄克更加無法忍受。審訊一開始，他就像一名地地道道的精神病患者似地在拉狄克面前發出一聲聲歇斯底里的狂叫，一連串的問題從他的狂叫中甩出來。他並不給拉狄克回答的機會便又繼續狂叫下去，而當看到拉狄克沒回答他的問題時，他便氣得渾身發抖，臉色蒼白，揮舞着雙拳猛撲過去，在拉狄克身上亂抓亂打一頓，然後氣呼呼地摔門出去找冰水喝。等他回來時，看到衣服已成碎片，臉上身上青一道紅一道的拉狄克，他會很驚訝地問：你怎麼變成這樣？去去去，我不需要你這樣的人！審訊便告一段落。什麼時候開始審訊，誰也不知道，這一點恐怕連奇杜羅夫自己也不知道。他讓衛兵帶走拉狄克後會像一個白痴一樣呆呆坐在拉狄克坐過的矮板凳上，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想要開始審訊時，他會突然跳起來，或者狂叫着讓衛兵把犯人帶來，或者自己衝進牢裏，把犯人揪到審訊室。這樣的審訊，一天可能五次，也可能十五次。幾次之後，一聽到奇杜羅夫的聲音，拉狄克便毛骨悚然，神經緊張。他連說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他第一次在別人面前感到束手無策。

拉狄克本來並不是意志堅強的人，但是不知爲什麼，在這種特殊的審訊方式磨煉下，他反而變得堅韌不拔。內心產生的一股巨大力量，使得他滋生了堅決與審訊員抗爭到底的意志。拉狄克越是受盡凌辱與折磨，越是顯得英勇不屈，堅

不可摧。

拉狄克的這種表現，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葉若夫不得不命令莫增諾夫親自審訊他。在審訊犯人方面，莫增諾夫其實並不高明，他的真正才華表現在出謀劃策上而不是在實際工作中。葉若夫讓莫增諾夫審訊拉狄克不能不說是一個錯誤，因為拉狄克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審中其實是一名幹將，他寫出了數不勝數的文章猛烈抨擊「托一季聯合總部」的罪行。爲了完成這項工作，他得到斯大林特許，對秘密警察審訊犯人的全過程有着完整而又透徹的了解，其中當然包括對公審目的以及對秘密警察高級官員之間微妙關係的了解。莫增諾夫原來是雅果達的心腹，後來又受到葉若夫的重用，這其中的奧妙拉狄克一清二楚。他從骨子裏瞧不起莫增諾夫，雖然他自己在這方面表現得比莫增諾夫更赤裸。葉若夫當然不清楚拉狄克的這種心態，他怎麼有可能考慮到，一個早已喪失人格的人居然那麼注重別的人格呢！

審訊進行不到一個小時，莫增諾夫就把拉狄克惹怒了。莫增諾夫所做的無非是以長官的口吻勸說、恐嚇、威脅拉狄克，讓他知道，只有妥協才能找到生路。這比起其他審訊員的凌辱來說，簡直是一種享受。可是，拉狄克一會兒就忍受不了了，他突然站起來，抓起椅子就往莫增諾夫的辦公桌砸去，並用堅決的口氣說：

「莫增諾夫，你這個混蛋給我聽着：我答應馬上在所有的假口供上簽上我的名字，承認要殺害斯大林以及政治局所有委員，並且要在克里姆林宮親手爲希特勒戴上皇冠！這一切，我都願意幹！但是有個條件，我要在供詞中加上一個細節：除了你們強加給我的同謀犯外，還要寫上另一個同

謀，那就是莫增諾夫……是的，正是莫增諾夫！」他似乎在完成一項偉大事業，義正辭嚴地尖叫起來，「你不是一直在強調以黨和國家的事業為重麼？你不是一直在強調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必須犧牲個人利益麼？那麼，簽名吧，讓我們一起犧牲吧！」

莫增諾夫一下子驚呆了，臉色從慘白變成死灰。他原以為經過虐待狂們輪番折磨之後的拉狄克，只需平心靜氣地曉之以利害，就可以使他屈服。哪想到，拉狄克居然倒打一耙！

「你知道這樣做的效果如何嗎？」拉狄克看到莫增諾夫張惶失措的樣子，非常得意，他繼續慷慨激昂地說道：「這樣做的效果一定非常顯著，一方面，它能增強人們的可信度；另一方面，葉若夫看到我誠心誠意地把這個普通的條件擺在他面前，他一定會很樂意接受。這一點你應當比誰都清楚：當黨的利益受到危害時，一個莫增諾夫的生與死，對於葉若夫來說，簡直算不了什麼！為了讓拉狄克能在公審中出現，我相信，葉若夫會很高興地加上一排莫增諾夫的！來吧，簽名吧，我很討厭看見你這副蠢樣子！」

「混蛋！拉出去！」

「哈哈……」

對拉狄克的審訊就這樣卡殼了。

皮達可夫雖然同意妥協，但是，在材料準備上却出現了麻煩，因此，葉若夫只好命令莫增諾夫暫時停止對拉狄克的審訊，組織各方面的力量，以便應付審訊皮達可夫臨時出現



的問題。

麻煩是由斯大林對葉若夫的匯報不滿意引起的。葉若夫匯報的皮達可夫口供材料中會有個細節：皮達可夫通過郵局得到托洛茨基的指令。斯大林認為，這個細節是不可信的。

葉若夫立刻召見秘密警察外事局局長，讓他負責彌補這個缺陷。

史盧特斯基很快就把這個細節改為皮達可夫乘到柏林之便，偷偷坐火車到奧斯陸會晤托洛茨基，在那裏，他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密令。

史盧特斯基的努力很快就被葉若夫否定掉了。他認為，那根本不可信。因為根據當時的火車運行表，皮達可夫由柏林去奧斯陸再回來，再加上坐汽車到托洛茨基所住的小鎮上和會談，前後所用的時間至少要兩天。而皮達可夫此行的公務是率領蘇聯貿易代表團與柏林的各個德國公司會談，這種會談每天都在進行，根本就不可能離開兩天時間。

最後，還是葉若夫親自把這個問題解決了：皮達可夫在1935年12月率領蘇聯貿易代表團訪問德國，曾乘坐德國提供的一架民用飛機秘密飛往挪威與托洛茨基會晤，討論如何借用德國武力推翻斯大林政府，奪取蘇聯政權等計劃。

皮達可夫既然答應妥協，不管什麼口供或文件，他都願意簽名。他活脫脫變得像一具木偶，住在特意為他準備的舒適的房間裏，每天像個小學生一樣根據審訊員的指導，默誦着一篇又一篇的口供。葉若夫仔細地觀察着他的一舉一動，直到認為他不會反悔之後，才專心致志地去對付拉狄克。

自從莫增諾夫的審訊遭挫，對拉狄克的審訊便一直僵持着。葉若夫完成了皮達可夫的審訊工作之後，也不敢親自審訊拉狄克，他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把握。經過幾天的考慮，他決定採用以犯人說服犯人的方法。

他看中了索柯里尼可夫。

索柯里尼可夫爲了他的年輕漂亮的妻子和前妻所生的兒子的生命，早就屈服了。葉若夫沒費多大的力氣就說服了他，並且很快就安排他與拉狄克見面。

索柯里尼可夫是第二次公審所有被告中最受尊敬的老黨員。他在內戰和革命最危急時曾在列寧手下當過中央委員，享有特別謹慎持重的政治家的名譽。他一言九鼎，對於任何事一向不輕率決定。拉狄克生性活潑，好信口開河，對於索柯里尼可夫素來十分敬重。

兩個人的會面安排在一間密室裏。一見到索柯里尼可夫，拉狄克竟趴在他身上嗚嗚咽咽地哭了。索柯里尼可夫像一位長者對待一個淘氣的小孩一樣，摟着拉狄克，撫摸着，安慰着，但是半分鐘之後，自己也禁不住抽泣起來了。兩個人緊緊擁抱着足足哭了半個小時。能說什麼呢？對索柯里尼可夫來說，雖然許諾過了，真正要開口勸說拉狄克，他確實感到非常困難。

拉狄克聰明過人，當然知道索柯里尼可夫的來意。他主動與索柯里尼可夫談了自己的情況。索柯里尼可夫也把自己被捕後的遭遇——如何被審訊、家人和朋友因自己的事如何受盡磨難、自己如何妥協等等，告訴拉狄克。兩個人邊談邊哭，邊哭邊談，國際形勢、國內形勢、中央、斯大林……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的感情交融在一起，洶湧奔騰着……

沒等索柯里尼可夫勸說，拉狄克就妥協了。但是，他要索柯里尼可夫轉告葉若夫，必須有斯大林當面保證。

葉若夫立即向斯大林匯報。但不知爲什麼，斯大林一口回絕了。葉若夫歷來只看斯大林眼色行事，根據斯大林表現出的各種迹象認真揣摩他的用意，根本就不敢勸說斯大林。拉狄克敦促看守一遍又一遍地催着葉若夫迅速給予明確回答。葉若夫不敢講實話，又不願失去這個機會，便想出了一個讓斯大林答應拉狄克請求的辦法：他讓亞格安諾夫去向拉狄克暗示，要與斯大林面談必須先寫一封信，把自己願意改過自新的話全部寫上。一提起寫東西，拉狄克的手就癢癢的，他要來紙和筆，一口氣寫了二十幾張紙。寫完，把筆一擡，「哼」的一聲，兀自回到獄室去。

這一努力收效極佳。三天之後，斯大林由葉若夫陪同，親自來到秘密警察大樓與拉狄克作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談完話後，斯大林親切地拍了拍拉狄克的肩膀，特意交待葉若夫好好照顧拉狄克。葉若夫立即把拉狄克引到他的審訊官奇杜羅夫那裏。奇杜羅夫早已按照葉若夫的指示準備好了一篇「口供記錄」，他客客氣氣地讓拉狄克坐下，把一杯水端到他面前，才把「口供記錄」拿來讓他簽名。

拉狄克坐在桌前，蹺起二郎腿，並不急着簽名，而是一邊喝着水，一邊把編造的「口供記錄」從頭到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看完之後對奇杜羅夫嚷道：「拿筆來！」就像指揮官命令他的部下一樣神氣十足。

奇杜羅夫怔怔地看看他，又看看葉若夫，乖乖地把早已放在桌子上的筆拿到拉狄克面前。拉狄克接過筆後便在「口供記錄」上修改起來，有的被一行一行地劃掉，有的則整頁

被撕掉，扔到地上。

對拉狄克的這種行動，奇杜羅夫忍無可忍，他大聲叫嚷起來想要加以阻止，可是，被葉若夫勸住了。

改了好幾頁之後，拉狄克突然把「口供記錄」撕碎，揉成一團，站起來把紙團甩在奇杜羅夫臉上。

「笨蛋！連口供記錄都不會寫，還當什麼審訊官！拿紙來，我自己寫！」拉狄克憤憤然，越發像一個發號施令的指揮官。

「口供記錄」很快就寫出來了。整篇是用問答形式寫成的，邏輯嚴密，語句通順，所有看過這篇口供記錄的審訊官都不能不佩服拉狄克驚人的才華。葉若夫看完，連一個字都沒改動就通過了。

要無中生有，替不合理的情節套上邏輯的外衣而且比別人套得更高明，這是對拉狄克傑出天才和虛榮心的挑戰。事事都想爭得第一是拉狄克的天性，甚至處在被告的地位，要他去扮演間諜、殺手和陰謀家的角色，他都不願錯過與其他被告和審訊官爭奪冠軍的機會。

幾天之後，他又主動要來「口供記錄」箋，對自己的「犯罪行爲」進一步補充道，某月某日，他遵照托洛茨基的命令，在某次宴會中向希特勒的一個外交官表示：陰謀集團業已授權托洛茨基與德國政府進行談判。托洛茨基將依照集團的決議精神，應允割讓土地給德國。

這個供詞葉若夫非常欣賞。他立刻為拉狄克換了住處，改善了他的生活。並且，馬上組織所有的力量，對幾個主要被告的供詞重新草擬和繕寫——由於拉狄克的供詞寫得太好了，其他主要被告的供詞不得不以拉狄克為標準進行補充和

修改。一夜之間，拉狄克又成了紅人。爲了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葉若夫徵得斯大林的同意，特聘拉狄克爲自己的顧問，負責重寫「平行總部」的組織結構、活動過程以及文學和戲劇性措詞等工作。

似乎是爲了報答葉若夫和斯大林的知遇之恩，拉狄克在幾天之後又露出了漂亮的一招：他建議葉若夫，在第二次公審中應當爲第三次公審的順利進行開闢道路，避免第一次公審的失誤給第二次公審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這種情況再度出現。對拉狄克的提議，葉若夫非常贊同，但是，葉若夫還沒考慮過這個事情，腦子一片空白，不知該幹些什麼好。拉狄克自告奮勇，立刻把自己的想法端出來：

「我想，第三次公審應當是『布哈林—李可夫反革命陰謀集團』，那麼，還是讓我來充當這個集團的一名幹將吧！」

對於拉狄克的陰謀天才，葉若夫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暗暗下決心，好好利用他。

拉狄克生性輕浮、好動、喜歡說話、缺乏勇氣，要他自己去闖天下幹一番事業並不太合適，但是，在第二次莫斯科公審鬧劇中，他却比任何一個內務部高級官員更爲有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雅果達和葉若夫與他相比，不過是草包飯桶，他天生有極強的活動能力，只要能達到目的，撒謊無所顧忌，玩弄辭句和詭辯是他的專長。過去，爲了黨的需要，他可以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現在，他既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許諾，爲了黨的利益，他同樣可以不遺餘力，撒謊到底。

葉若夫做夢都沒想到在第二次公審中，他能得到這麼一個好助手。

1937年1月底，第二次公審的帷幕拉開了。出庭的被告是：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可夫、謝烈布里亞科夫、穆拉洛夫、科夫什茨、德羅布尼斯、鮑古斯拉夫斯基、克尼亞捷夫、拉泰恰克、諾爾金、魯斯托夫等十七名。被告中，大部分是過去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著名活動家、十月革命和國內戰爭的主要領導人。除假被告外，幾乎所有被告都是因20年代中期積極擁護托洛茨基而被開除黨籍的。這些人自從三十年代後，都斷絕了與托洛茨基的聯繫而且恢復了黨籍並在中央各部、出版機構及其他單位任領導職務。但是現在，他們不得不承認如下的罪惡事實：組織「平行總部」，策劃恐怖行動——陰謀刺殺斯大林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員；從事間諜活動，企圖挑起蘇聯和法西斯德國、日本的戰爭以幫助日本、德國的軍事力量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作為對援助國的報酬，「平行總部」將把沿阿穆耳河區和濱海邊區交給日本，把白俄羅斯、波蘭和烏克蘭割讓給德國。

根據拉狄克的建議，這次公審在法律程序上比上一次完善多了：多數被告都有由國家指定的辯護人（當然，這些辯護人跟被告一樣，出庭前是接受過特殊訓練而保證不推翻對自己辯護的人那些不公道、毫無根據的控告的），特邀大批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出席審判會。

審判會在很隆重而又很呆板遲滯的氣氛下進行。由於對第一次審判有了充分的了解，被告們一個個都很平靜，就像在睡意朦朧中被拉進低級餐館一樣。

為了證實被告口供的可靠性，審判一開始，總檢察長對

每個被告提出「什麼動機使你承認自己有罪」這樣一個問題——

維辛斯基：「穆拉洛夫，我一直有個疑問：你在幾次詢問中都否認自己有罪，否認自己參加任何一個恐怖組織，可是後來，你却把你所做的一切都交代得一清二楚了，你這種轉變的動機是什麼呢？你能談談嗎？」

穆拉洛夫：「我想，促使我矢口否認我的罪惡的原因至少有三個：其一，以我本人來說，我是一個氣量小的人，我考慮問題僅僅從個人而不是從國家利益出發；其二，您知道，我原來是托洛茨基的好朋友，當時對托洛茨基還懷有深厚的感情；其三，我過分誇大了審判結果對我個人的危害，我想，如果我承認是托洛茨基分子，那麼，審判後一定會把我當作反革命分子的一面旗幟，這使我感到害怕……但後來，在不少同志的熱心而又誠懇的幫助下，我認識到了我們國家革命戰爭後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認識到了我們國家的發展狀況。我想，爲了國家利益，應當徹底拋棄個人的狹隘利益。想到這裏，我覺得，我宛如回到了戰場上衝鋒陷陣，感到特別的充實……」

這一幕幹得很成功。一個個被告都用極其誠懇的態度說明自己認罪的動機，有的人甚至激動得涕淚交流。

緊接着就是重複早在預審中已排演過多次的起訴、審問、被告作供、抗辯等程序。在整個公審中，一個個被告在交待罪行時，都是有氣無力、乾巴巴的，像是一個飢餓老人在敘述一個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乾癟蒼老、毫無生氣的故事。但是，有一個被告例外，那就是拉狄克。他在審判堂上又一次顯示了他作爲一個傑出的演說家、演員和心理學家的卓越才

華。

在整個公審中，拉狄克簡直把戲演活了。他像一個職業演員一樣，從一開始，就進入角色，把內務部要他扮演的角色演得唯妙唯肖。他是以真正的藝術家和心理學家的立場，用演員的形象，在法官面前描繪出一幅他誤入歧途的悲慘圖畫的。如他加入恐怖組織前如何猶豫不定，如何迷惘，加入後如何承受着心靈被碾碎的苦痛，在恐怖組織危害到國家利益時，自己是怎樣備受良心的譴責等等，說着說着，雙眼情不自禁地湧出了哀傷悔恨的淚水。每當這時，他便責罵自己是懦夫，自己不像個男子漢，邊罵邊打自己的嘴巴，直到淚水被打乾了才繼續再說下去。

「……現在，我知道了，我過去所做的一切簡直是瘋狂……我好久以前就清楚地看到了，即使我與同志們在克里姆林宮親自為希特勒戴上皇冠，希特勒也不可能讓我們掌握政權，而只會像敝屣一樣把我們拋棄……我們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都應當歸罪那個該死的托洛茨基。為了他的罪惡指令，我和其他許許多多在革命戰爭中立過赫赫戰功的同志，居然去組織一大批革命同志，要他們為法西斯德國盡力以征服蘇聯人民，這不是喪心病狂的事麼？我簡直就誤入瘋人院了！幸虧斯大林同志及時發現了我們的錯誤，伸出他那隻有力的手挽救了我們，不然，我們將會葬身罪惡的深淵！」

拉狄克一開口就滔滔不絕，繪聲繪色，所有的人都聽呆了。檢察長維辛斯基準備好的幾個問題想在拉狄克交代中插入提問，由於拉狄克的話如江水滾滾滔滔，他不得不抑制着看準拉狄克停下喝水的機會，趕緊插話：

「卡爾·拉狄克，我這裏有幾個問題想問一下。你能否



先談一談，你爲何直到前幾天才說出你與布哈林—李可夫陰謀集團的關係？」維辛斯基看準一個空隙裝腔作勢地問道。

「不是『能否』，而是『應該』，『必須』！」拉狄克立刻回答說，「確實，這是我的一個不可饒恕的罪過。大家都知道，布哈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組織極其秘密，迄今爲止，我相信，內務部除了從我口中知道該組織的一切外，還沒有任何途徑，就這一點來說，你們就會清楚該組織有多麼秘密。我直到後來才坦白出這個秘密組織，是因爲布哈林與我的私交極深，我不願意看到他被捆到內務部去。我想，他和他的組織的其餘同志是有良心、有理智的，看到我和被告席上這些可憐蟲淪落到這種可悲地步，他們會覺悟的，他們會很快意識到自己的過錯從而放下手中的罪惡武器，向黨和人民坦誠交待，以求取得黨和人民的諒解的。但後來，我覺得我首先應當爲黨負責，把自己參與的一切罪惡活動都坦白出來……」

拉狄克早已完成了葉若夫交給他的演出任務，但是，作爲他事先爲自己規定的目標，他還遠遠不能滿足，他還要繼續表演。作爲檢察長的維辛斯基，他明顯地認爲，檢察官的工作是要對已屈服的被告加以折磨，因此，他也還需要拉狄克的表演。這場戲終於出現了高潮。

維辛斯基：「拉狄克，你在加入恐怖組織後，不僅沒有向黨揭發你的同謀，而且，在被捕後還繼續否認參加陰謀活動達三個月之久，這與你所說的對反對派曾有過動搖猶豫不是有點兒矛盾嗎？」

拉狄克：「是的，假使你忽略了一點，即關於托洛茨基的指令和計劃都是完全從我這裏聽去的這一點，當然，你可

以認為，我所說的一切都是矛盾的。」

拉狄克的這個回話非常厲害：他向人們暗示，秘密警察檢察官控告他和其他被告的罪行，除了「完全從我這裏聽去」之外，都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正是拉狄克精心謀劃已久想要扮演的角色！預審中，拉狄克在葉若夫面前搖尾乞憐，極力幫助審訊官們把口供編得充滿着極強的邏輯力，可是，他却極其巧妙地抽掉了邏輯前提！人們都以為，他的精神早就被摧毀，現在，他除了考慮自己的生命之外，不可能考慮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了。誰能想像得到，整個審訊過程，完全按照他的巧妙構思在進行着呢！他的構思重點放在內務部控告所有被告的一切罪狀都不合情理這一點上，他想要讓世人懂得，司法當局的起訴完全沒有任何根據。他的這種努力，確實煞費苦心！

拉狄克的話使法院院長烏李奇和檢察長維辛斯基驚惶失措。爲了掩飾自己的目的，拉狄克緊接着又滔滔不絕起來：「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爲一個具有理性思維的成年人作叛國罪的辯護。我一生致力勞工運動三十五年之久，我一旦承認叛國罪以後，就不能用任何理由來掩飾我的罪名。我甚至不能這樣說，我是受了托洛茨基的蠱惑煽動才脫離黨、脫離斯大林的。因爲見到托洛茨基時我早已是個成年人了，而成年人是有自己的見解的……」

這番話之後，維辛斯基和法官們的臉色又出現了和悅的顏色。拉狄克看到法官們消除了對他的猜疑，便運用了巧妙的戰術，獲得機會發動了一次閃電式的襲擊：

「法官同志，檢察長說，我和被告席上的其他人都是普通的罪犯和間諜，對此，我並不贊同。庭上只有兩個人的證

據，一是我的證據——我收到過托洛茨基的函件和指令，非常遺憾的是，這些我都把它燒了；一是皮達可夫，他承認他與托洛茨基談過話，從他那裏得到過密令，其他被告的罪狀全部以我們兩個人的口供為根據。如果我們都只是普通的罪犯和間諜的話，那麼請問，你們能以什麼為根據來確信我們的話是絕對的事實呢？」

表面看來，拉狄克是在為加給自己身上的罪名太輕辯解，是在討好法官們，而實際上，這裏把公審的奧秘一語道破了！

但是，儘管有這個致命的打擊，由於拉狄克掩飾得非常巧妙，人們一時無法反應過來。同時，也由於拉狄克在整個第二次公審的審訊過程中立下了任何一個人都不敢望其項背的大功，他的話在法官和檢察官中，並沒有引起注意。

1937年1月30日，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十七名被告中的十三名死刑。這十三人中，包括皮達可夫、謝烈布里亞科夫和列寧的其他密友。拉狄克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拉狄克的聰明誤了他，同時，也確實拯救了他。

## 第五章

# 布哈林之死

在第二次莫斯科公審臨近尾聲時，根據拉狄克的口供，布哈林因「布哈林—李可夫陰謀集團」頭子的身份，被免去《消息報》總編輯的職務，李可夫也在同一天被撤職。與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斯大林並不立即下令逮捕布哈林和李可夫及其同黨，而是先通過輿論工具，宣佈他們是「人民的敵人」，在全國掀起一股與「布哈林—李可夫陰謀集團」鬥爭的熱潮。

閑居在家的布哈林，天天都會收到從內務部寄來的有關揭發布哈林陰謀活動的材料，揭發的人是正在接受審訊的拉狄克、皮達可夫等。這對布哈林是一種極其殘酷的精神折磨，因為所有的材料都是捏造的。他想到內務部澄清事實，却被拒之門外；打電話要求葉若夫安排他與拉狄克對質，也被一口回絕了；打電話給斯大林又找不到人。他義憤填膺却無處宣洩，蒙冤受屈而無處訴說。他知道，這是赤裸裸的一個大陰謀。他清楚，自己不久就會被捕了。爲了揭穿這種大恐怖陰謀，他立即起草了一封信，信的題目是「給未來一代領導人」。全文如下：

我就要離開人間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斧鉞下

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大量地炮製有組織的造謠誹謗，他們這些行動非常果斷而且是有信心的。

現在捷爾任斯基已不在人間，契卡的優良傳統已成爲過去了，當時革命思想指導了他們的一切行動，使他們對敵人無情，對付了各種反革命，保衛了國家。所以契卡機構受到了特殊的信任，享有特殊的榮譽、威信和尊重。而現在所謂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機構就其多數人來說，是由無原則的、腐化的、物質上得到滿足的官員組成的蜕化變質的組織。他們利用了契卡原來的威信，爲了滿足斯大林病態的懷疑心理，我不敢說得更多。爲了追求獎章和榮譽，從事最可卑的事情，而他們不懂得，他們同時在消滅他們自己，因爲歷史不能容忍卑劣行徑的製造者繼續存在。

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粉末，把他變成爲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他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麼這個機構也會立即找出證據來的。

烏雲籠罩在黨的頭上：我的絲毫無罪的頭會株連幾千無罪的人，因爲要製造出一個組織——布哈林的組織，而這個組織不但在今天，在我和黨七年來沒有任何分歧的情況下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在右派反對派時代也從未曾有過。關於留京和烏格拉

諾夫的秘密組織，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和李可夫、托姆斯基一起公開地說出了我們的觀點。

我從18歲起就在黨內，我生活的目的始終是爲了工人階級的利益，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以一個神聖的名字命名的報紙——《真理報》，這幾天却刊登了卑鄙無恥的謊言，說什麼我，尼古拉·布哈林，企圖消滅十月革命的成果，復辟資本主義。這是聞所未聞的無恥謊言，這個謊言按其卑鄙程度，按其對人民不負責任的程度，只能和下面這樣的謊言畫等號，就等於說：現在發現尼古拉·羅曼諾夫一輩子在和資本主義、君主制度作鬥爭，爲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如果說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上我不止一次犯過錯誤，我希望後代不要對我的批評嚴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我們是第一次走向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在人們未曾走過的道路。那個時代不一樣，風尚也不同。那時《真理報》上開有辯論專欄，大家在爭論，尋找途徑，爭論後又和好，繼續共同前進。

我向未來一代黨的領導者們呼籲！歷史賦予你們的使命是把駭人聽聞的各種罪行的一團亂麻解開，在這些可怕的日子裏，這團亂麻越來越大，像火焰一樣越燒越厲害，勒得我們黨喘不過氣來。

我向所有的黨員呼籲！在這可能是我生命的最後幾天裏，我堅信，歷史的過濾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將會把我頭上的污穢沖掉。我從來沒有當過叛徒，如果是爲了列寧的生命我會毫不動搖地獻出自己的

生命，我熱愛基洛夫，沒有做過什麼反對斯大林的事情。我請求新的、年輕的和誠實的一代黨的領導者在黨的全會上宣讀我的這封信，宣佈我無罪和恢復我的黨籍。

同志們，你們要知道，在你們勝利地走向共產主義的旗幟上也有我灑的一滴血。

信寫完之後，他請妻子A.M.拉林娜把信全部背誦下來。做完這件事，布哈林因氣憤而反常的心情終於平靜下來。爲了表示對他的誣告的抗議，他在克里姆林宮自己的家裏宣佈絕食。

沒過多久，蘇共中央全會召開了。「布哈林—李可夫陰謀集團」事件提到全會上討論。爲了讓與會者對「布—李集團」的罪惡有充分的瞭解，政治局印發了拉狄克們對「布—李」揭發的口供記錄和專門搜集的大量材料，人手一冊。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召到全會上。

「你向誰絕食？黨中央？尼古拉，你怎麼會幹這種蠢事呢？個人與中央對抗，你覺得合適嗎？快向中央全會道歉吧！」斯大林一看到皮包骨頭的布哈林便走過來對他說。

「道歉有何用呢？反正你們的聲勢已造成了，反正你們遲早要把我開除出黨的！」布哈林雖然瘦弱不堪，講話的口氣還是非常強硬。

斯大林輕蔑地看看他，甩下兩句話就走了：「會有用的，到時候你就知道了，確實會有用的！」

斯大林把布—李案件交給最親近的助手莫洛托夫。中央全會便在莫洛托夫的主持下對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問題作出決

定。會上，布哈林用大量的事實一再申明：「那些指控我的材料，對我來說沒有一件事實！我不是季諾維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不會撒謊！」同時，與李可夫一道在全會上宣讀了共同聲明。聲明的要點是：（一）內務部所提供的「皮達可夫—拉狄克平行總部」的口供記錄中對他們的所有控告材料均屬誣陷。（二）這些供詞又一次證明內務部機構中有問題，中央應該組織力量調查內務部。

聲明一宣讀完，斯大林就對布哈林喊道：「很好，我們就叫你到內務部去，你親自去看看，就知道問題在哪裏了！」

莫洛托夫也跟着斯大林嚷道：「不承認本身就足夠證明你是法西斯走狗！你到內務部去看看，你就會承認啦！」

爲了解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問題，中央全會組成了一個以米高揚爲主席的特別委員會。在有斯大林參加的全體委員的會議上，對布、李的表決除斯大林之外都認爲該「槍斃」。斯大林則提出：「先把布哈林和李可夫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處理。」

中央全會後，布哈林和李可夫即被開除黨籍，趕出中央委員會，並且馬上被捕了。

在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之後，內務部並不急着準備第三次莫斯科公審，而是立即組織所有力量，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一股大清洗熱潮，從中央到地方，黨、政、軍、學、工、商，全國的每個角落每個部門都在大清洗之列。有的人被捕後即遭槍決，有的人突然失蹤便永遠從地球上消失，有的人則被關進監獄幾年沒被提審過一次。這種大清洗，每次公審



後都要進行一次。罹難者何時被捕？何時被槍決？何時失蹤？人們對此一無所知。

大清洗的陰雲牢牢籠罩着整個蘇聯。莫名其妙的逮捕和槍決使全國人民驚恐不安。在這種夢魘似的氣氛中，第三次莫斯科公審開庭了。

那是陰冷肅殺的1938年3月，白皚皚的雪如一塊巨大的裹屍布緊緊地包裹着整個蘇聯，大自然奏起淒涼慘淡的哀歌。

比起第一、二次公審來，第三次公審中的被告成分顯得複雜多了——有原反對派領導者，有右傾分子，也有左派分子。這些被告湊集在一起，被稱爲「右派托洛茨基總部」。

對被告提出的控告是：（一）於1918年謀害列寧未遂。（二）謀害基洛夫、高爾基、古比雪夫、明仁斯基。（三）正在籌劃謀害斯大林等政治局委員。（四）企圖使烏克蘭、白俄羅斯、遠東、外高加索和中亞細亞脫離蘇聯版圖並且賣給帝國主義。

出庭的被告有：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切爾諾夫、捷連斯基、格林柯、羅森霍爾茨、拉柯夫斯基、霍扎也夫、沙朗哥維奇、伊萬諾夫、伊科拉莫夫等。

與這些原黨和國家最優秀的活動家並列的還有一名特殊被告。他的出現立即轟動了整個世界。

這位特殊被告就是原秘密警察首腦亨利·雅果達。一年多前，他曾積極組織第一次公審，不擇手段地逼使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以及其他老黨員簽具認罪書，並且在一個秋風蕭瑟、陰雲慘淡的夜晚，與葉若夫一道在秘密警察的密室裏監斬了季諾維也夫和其他被告。他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誰也想像不到，現在

他會出現在審判公堂的被告席上，而被指控的罪名居然是參加被他親手槍決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最機密的陰謀活動！在他紅得發紫的十五年中，他所致力的是反間諜工作，對付外國間諜；而現在，自己却被指控為外國間諜！他一生的最大功績就是清除托洛茨基及反對派；而現在，他却被指控為托洛茨基的忠實走狗！這一切，聽起來多麼荒唐，多麼古怪！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衆所周知，雅果達曾跟隨斯大林十五年之久，是斯大林權力中心的代表人物。雅果達以他特有的敏銳的嗅覺和獵犬似的忠心為斯大林在消滅異己鞏固自身地位的一系列行動中，立下了無與倫比的功勳，從而成了斯大林的「第二個自我」。在斯大林的所有親信中，既沒有人像雅果達那樣替他做過那麼多的事，也沒有人像雅果達那樣受過斯大林發自肺腑的信任，更沒有人像雅果達那樣集大權於一身而不受斯大林猜忌。雅果達與斯大林的交情，是一般人無從知曉的，在斯大林政治權力中心的鞏固發展中，雅果達起着別人無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他像心理學家一樣精明，極其準確地把握住了斯大林的心理特徵：多疑多猜忌，因而時常為失去心理上的某種平衡而苦惱不已。為了解除斯大林的這種苦惱，雅果達費盡心機潛心研究斯大林對中央政治局委員或各部長的不同態度，一旦發現斯大林對哪一位中央要員產生懷疑，即派出自己的心腹去當該要員的副手或助理。從這個目的出發，雅果達的衆多心腹在各國家機關和黨政部門都先後顯露了身手：內務部兩位局長勃拉岡拉沃夫和基什金，先後當上了交通鐵道部部

長拉托爾·卡岡諾維奇的助手；親信梅辛和洛加諾夫斯基很快就榮升外貿部副部長；自己的助手普羅科菲耶夫當上了重工業部人民委員和國家監委人民委員……在中央各部，雅果達幾乎都為斯大林安插了自己的心腹。

他像一隻精明的獵狗，不但能善解主人意，還能準確無誤地捕捉住主人所需要的獵物。他在每一位政治局委員和人民委員的公寓和別墅裏都安上了十分隱蔽的竊聽器，把得到的情報及時匯報給斯大林，讓斯大林每時每刻都對周圍一切人的一切行動瞭如指掌。

他還像一隻嗅覺靈敏的金頭蒼蠅，緊緊地叮住斯大林周圍所有人的污點。他為斯大林準備了中央所有人的黑檔案，任何時候，斯大林想要整治任何一個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得到足以使被整治者名譽掃地的黑材料。這些材料中，既有政治上的，例如，某個要員曾當過沙皇的警官或特務，某個部長在戰爭中曾開過小差等等，也有生活小事，如堂堂的政治局委員居然打了自己公寓的看門人等等。更多的自然是一些風流韻事，有部長級幹部與夜總會妓女的風流韻事，有政治局委員勾引部下的漂亮妻子的醜聞，也有中央顯要強姦幼女的罪行……世間的一切醜事，在專門為斯大林周圍的人立案的案宗裏，應有盡有。雅果達的這種努力，使斯大林的獨裁政權免遭許多不測。

這一切，是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

斯大林曾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們憂心忡忡，雅果達充分發揮了他的聰明才智，撒下大網，為斯大林斬盡殺絕了所有反對派，斯大林對列寧時代的老黨員心存疑慮，雅果達殫精竭慮，羅織一條條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們一個個送上斷頭

台。

.....

這一切，也是任何一個人無法取代的。

成千上萬個老布爾什維克的屍骨，早已永遠地堵死了雅果達與他們結盟的道路；托洛茨基恨不得扒他的皮，吮吸他的骨髓，也不可能收養他當看門狗；手握大權的中央要員們，一個個被他的卑鄙手段搞得惶惶不可終日，恨不得抽他的筋，喝他的血，更不會與他聯手共事。他早就為自己搓了一根粗繩子，把自己吊在斯大林這棵樹上了，他對斯大林只有萬分的忠誠而無一分的忤逆。斯大林的權力中心非常需要他這樣的人，斯大林應當收留他。可是，他是怎樣走上被告席的呢？

震驚之餘，一團團疑霧在人們腦中升騰着。

人們記得，當斯大林授權雅果達任意干涉各人民委員部的事務時，曾引起各人民委員部元老們的公憤：伏羅希洛夫非常討厭雅果達為監視軍隊而在軍隊中設置內務機關，他不怕得罪斯大林而站出來公開與內務部對抗；交通部長卡岡諾維奇曾對雅果達大發雷霆，因為內務部交通局干涉他的工作；主管工業和商業的政治局委員們紛紛跑到斯大林面前告狀，因為內務部經濟局的人經常跑到他們的工廠或企業中調查貪污盜竊案件，鬧得滿城風雨，使他們聲名狼藉；各主管部門裏的數千名內務部情報人員每時每刻都在搜集着使各主管部門主要領導威信掃地的各種材料，使他們如坐針氈，終日惶惶……

所有人都在詛咒他，所有人都在想辦法置他於死地。

雅果達的一名副手、列寧時代的老黨員特里利謝爾為整

治雅果達，暗地裏對他的歷史作了周詳的調查。他發現，雅果達在遵奉中央組織部的要求而寫的自傳裏偽造了歷史。在那篇自傳裏，雅果達自稱，自從1907年起他就是布爾什維克黨員，1911年，他被沙皇政府流放過，曾經積極地參加十月革命，……實際上，雅果達是1917年夏天才入黨的，在此之前，他與黨與革命沒有任何關係，……特里利謝爾把調查結果呈報斯大林，請求對雅果達嚴肅處理。斯大林滿臉笑容地一手接受了特里利謝爾送來的這份豐厚的禮物，一手把他趕出了莫斯科，讓雅果達繼續飛黃騰達。

政治局委員們曾聯合起來，公推卡岡諾維奇取代雅果達，並且據理力爭，要斯大林相信雅果達就是俄國革命的「富歇」（富歇是法國革命時期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長，曾連續擔任法國革命、執政內閣、拿破侖、路易十八的警察局長，却並不忠於任何一個政權），強烈要求斯大林除掉雅果達。可是，斯大林一手遮天，繼續把更大的權力授給雅果達……

誰想動雅果達一根毫毛，誰就得遭殃。久而久之，在人們心目中，雅果達成了斯大林的「第二個自我」，再也沒人敢指摘雅果達了。

誰能想到，當雅果達紅得發紫，正要繼續披肝瀝膽為斯大林效犬馬之勞時，斯大林却把他扔上了被告席！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數十年來，這一直是個難解的謎。並非事件本身的複雜性使人無從下手，更重要的是，人們心理上的接受能力，有時承受不了面對着的嚴酷事實。這種過失，是連聖人的一生中都會發生幾次的。

讀者可能記憶猶新：當基洛夫被殺的第二天，斯大林即

趕赴列寧格勒親自調查此案。斯大林到列寧格勒後所做的事，我們已作了敘述。需要補充的是，斯大林在離開列寧格勒之前，曾對雅果達的副手亞格安諾夫下了一道密令。這個小小的細節非常重要，它就像引擎上的傳動帶，在其他零件都具備的條件下，有了它，機器才可以正常運轉。這道密令是：立即清洗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分子！

斯大林一方面對刺殺基洛夫的兇手表現出了無比的憤慨，爲了追查兇手，他動員全國的民衆，搞得沸沸揚揚、轟轟烈烈。對基洛夫的死表現出極度的悲哀，懷着對基洛夫的深切愛戴，他幾次俯身靈柩，親吻着早已離開人世的基洛夫。而另一方面，却發佈了這一道密令。誰能夠相信，這是事實呢？

這確實很難令人信服，但這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斯大林離開列寧格勒不久，列寧格勒的幾百名優秀幹部就被召到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這些列寧格勒黨政機關和經濟企業的骨幹分子、基洛夫的寵兒被內務部勒令在一周之內離開列寧格勒，前往遙遠的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有近五千名廠長經理或黨政機關優秀幹部被趕出了列寧格勒。

在一般人眼中，清洗基洛夫分子是雅果達的過錯，而實際上，雅果達充其量不過是個傀儡，他只是幹了斯大林想幹而無法自己動手去幹的事。雅果達是以斯大林的需要爲己任的。斯大林信任他勝過任何一個人。在斯大林周圍的中央要員中，只有雅果達最能了解斯大林的內心世界，也只有雅果達對斯大林的秘密掌握得最多。雅果達爲此感到驕傲，感到自豪，並且以此作爲炫耀自己地位的本錢。

可是，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能容得下知道他全部秘密的人。

事情還得從1932年說起。在此之前，基洛夫與斯大林相處得很好，特別在20年代，他一直是斯大林政策的熱烈支持者。但是，1932年後，兩個人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經常出現分歧。1932年下半年，在對待留京一加爾金反革命小組的態度上，兩個人分歧較大：斯大林主張槍決留京及其反革命組織的所有成員，基洛夫則反對斯大林的這種主張。1933年，蘇聯境內餓殍遍野，餓昏了的農民搶劫破壞，無所不為。斯大林建議以強硬的手段加以鎮壓，基洛夫則大聲呼籲政府官員，要多多諒解這些因飢餓而掙扎在死亡線上的人們，對他們所做的一切，要採取克制的態度。在對待原反對派的態度上，兩人分歧更大：斯大林主張鎮壓原反對派所有成員，基洛夫則堅決抵制這種做法，不但在列寧格勒對原反對派採取寬容的說服教育方法，讓許許多多的人恢復黨籍、恢復工作，而且，還積極呼籲全國都採取這種做法。基洛夫大膽地推行了一系列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政策措施，不僅僅引起斯大林的強烈不滿，而且還與其他政治局委員發生了尖銳衝突。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基洛夫因借用列寧格勒軍區不動庫存中的部分食品而與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吵得不可開交。伏羅希洛夫指責了基洛夫的越權干涉軍隊事務行爲，他認爲基洛夫的做法是爲了「在工人中賺得廉價的聲譽」。對於這種誣蔑，基洛夫忍無可忍，因爲他是看到配給工人的食品儲備已全部用完了，工人餓得都無法上班才借用軍區的糧食，而且早就說好，一旦得到新的補充便立即歸還。他猛拍着桌子站起來，憤怒地駁斥了伏羅希洛夫的無理指責，並且對政治局

其他委員作了充分的解釋：配給供不上，工人眼看就要餓死了，不這樣做無法進行生產，更無法安民心。

基洛夫的解釋並不能使斯大林滿意，他冷冷地問道：「可是，爲什麼列寧格勒的工人就應該比其他地區的工人吃得好呢？」

基洛夫沒想到斯大林會說出這種話來，他氣得火冒三丈，大聲嚷道：「我認爲，早就該取消配給制了，應該讓我們的工人吃得像樣些！」

由於與斯大林意見不一致，基洛夫在政治局裏成了衆矢之的。他到莫斯科的次數越來越少，有時，甚至連政治局會議也借故推辭。他經常往工廠裏面跑，向工人發表精彩的演說，到工人中傾聽他們的呼聲，及時解決工人中出現的問題。他在工人中的威信越來越高，以至於在其他州工作的黨政幹部和工業戰線上的高級幹部都紛紛要求調到列寧格勒。

這一切，引起了斯大林的很大不安。

不僅如此，十七大召開前夕，在瓦雷基斯的領導下，有相當多的對斯大林錯誤政策和缺點感受很深的州委書記和民族共產黨中央書記，組成了一個秘密聯盟。這個聯盟提出要撤換斯大林總書記的職務，爲此他們派了一大批人找基洛夫談話，一定要基洛夫擔任聯共中央總書記。基洛夫不同意撤換斯大林總書記的職務，更不同意自己被選爲聯共中央總書記。秘密聯盟的計謀因此而報廢。斯大林知道此事後並不感激基洛夫，而是對他的越來越高的威望感到恐懼。

最令斯大林志忑不安的是緊接着召開的黨的十七大會議上基洛夫所贏得的壓倒一切的威望——在選舉聯共中央的表決上，按票數，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名單中是最後一名，而



基洛夫却是第一名：反對基洛夫的只有三票，反對斯大林的竟有二百七十票之多！在歡迎領袖人物的儀式上，按大會程序規定，歡迎斯大林上主席台的掌聲，應持續十分鐘；歡迎每個政治局委員上主席台的掌聲，應持續兩分鐘。可是，當基洛夫出現在主席台上時，全場掌聲雷鳴，持續的時間和熱烈的氣氛，都大大超過了斯大林！

所有這一切，使斯大林陷入了苦惱的深淵，基洛夫威望的一天天升高，對他的權力中心無疑是個巨大威脅。他想整治基洛夫，可是，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之後的1934年，斯大林曾多次發表文章和口頭聲明，強調說明，現在的黨已經形成「空前團結和統一」的局面，如在此時發動起一場反基洛夫的運動，一方面，勢必造成空前的混亂，這等於親手打自己的耳光；而另一方面，在1934年，斯大林已經不能隨心所欲地開除一名政治局委員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羅列基洛夫的罪名，把他說成是反對列寧的異端分子，是黨的總路線的篡改者等等，這需要一場規模宏大的運動。而要這樣做，也同樣導致前面一種結果。這是在當時的情形下斯大林所不敢做的。

斯大林束手無策，他唯一能做到的是把基洛夫調離列寧格勒。他簽下調令，讓基洛夫到莫斯科中央組織部任職，他想先把基洛夫擱在中央機關以便伺機整治他。但是，調令發出後，基洛夫並不急於到莫斯科來，他藉口要把自己在列寧格勒着手幹的一系列重要事務處理完畢後才到莫斯科任職而拖了一個月又一個月。調令眼看又成泡影，斯大林暴跳如雷，但又毫無辦法。

這一切，雅果達都非常清楚。他用極其巧妙的辦法，很

含蓄又很清楚地表達了自己要替斯大林妥善處理基洛夫的意思。得到斯大林同意後，他便着手行動了。

雅果達先下了一個調令，想把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麥德維基從基洛夫身邊調走。麥德維基是基洛夫的忠實朋友，雅果達想用自己的心腹葉甫多基莫夫去代替麥德維基的位置，以便在適當時候對基洛夫下毒手。但是，當麥德維基哭喪着臉把調令放在基洛夫面前時，基洛夫憤怒異常，立即當着麥德維基的面給雅果達打了電話，對他不經列寧格勒州委的同意擅自調換列寧格勒領導幹部的行爲痛加斥責，之後，又打電話給斯大林，憤怒地彈劾了雅果達的越權行爲。

斯大林把基洛夫的彈劾原原本本告訴雅果達，同時也流露了自己的擔憂。雅果達則當着斯大林的面痛罵基洛夫，並且立即向斯大林保證：一定會妥善處理好這件事。

果然，沒過幾天，雅果達又想出了另一個除掉基洛夫的辦法：他打電話讓列寧格勒分局副局長扎波羅熱茨到莫斯科。扎波羅熱茨是雅果達的心腹，原來是負有監督基洛夫和其他重要官員的行動這一特殊使命才被派往列寧格勒當麥德維基的副手的。扎波羅熱茨到達莫斯科後，雅果達與他密談了幾個小時，把除掉基洛夫的重任一手交給扎波羅熱茨，並且與他一同制訂了刺殺基洛夫的具體方案。

回到列寧格勒後，內務分局恰好收到便衣契卡的一份密報，上面寫着，有一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年輕黨員因被開除黨籍而憤憤不平，揚言要殺死列寧格勒州黨的監委主席以表示自己對黨的抗議。扎波羅熱茨見到這份密報後萬分高興，立即召見了心腹彼得，命令他對尼古拉耶夫進行一番考查，如果發現他具備刺殺基洛夫的條件，便立刻把他引導到「正軌」

上來。後來，便發生了我在前面所報導過的一切不幸。

以上事實使我們不難發現：雅果達對斯大林的秘密確實知道得太周詳了。如果基洛夫被殺的一些內幕不被泄露出去，如果雅果達在第一次公審後不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如果雅果達對斯大林的秘密知道得不那麼多，雅果達就不會被斯大林扔上被告席。早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審的預審階段，有不少老黨員對基洛夫被殺提出質疑，並且很快就發現，基洛夫被殺一案，是莫斯科的一隻魔掌直接操縱的。這種看法很快就在中央一些頭面人物中流傳開去。雅果達早就知道這些傳聞，他極力封閉這種傳聞以盡量不讓斯大林知道。直到第一次莫斯科公審將要開庭時，斯大林才知道了那些傳聞。他驚恐萬狀。要掩蓋真相已來不及了。他召見了新近寵幸的葉若夫，要他想出個萬全之策以制止黨內紛紛揚揚的傳說。葉若夫早就非常嫉恨雅果達，便落井下石，乘機向斯大林建議：應當公開承認基洛夫死於內務部之手，並且向全黨解釋，雅果達是基洛夫被殺案的幕後操縱者之一。

斯大林只剩下這一條退路了。他只好忍痛割愛，讓雅果達去充任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刺殺基洛夫的幫兇。

雅果達萬萬沒想到自己會被捕入獄，因為在公審結束後不久，他因功業卓著而被國家安全委員會授予總政委這一相當於元帥的頭銜。不僅如此，他還得到了斯大林的一項最高榮譽：克里姆林宮的一套房子。這一榮譽是中央最重要的人才有可能獲得的。

入獄後，他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他也有悲苦，也有冤屈，可是他無處訴說，無處傾吐。他簡直像一頭還沒有習慣於獸籠的野獸一樣，整天在牢房裏無休止地轉來轉去，無休

止地自言自語，嘮嘮叨叨，既不吃飯，也不睡覺。有時，甚至會莫名其妙地高聲怪叫起來，宛如有一隻手突然卡住了他的脖子。

很顯然，他精神崩潰了，甚至失常了。

葉若夫獲悉後驚恐萬狀，他生怕雅果達精神失常或自殺而對公審不利，就命令自己的親信、雅果達原來的心腹史盧特斯基到監獄去陪雅果達，盡量與雅果達談論一些開心的事，以避免他因精神高度緊張而失常，同時，也注意雅果達的思想動態，及時匯報。

雅果達看到史盧特斯基非常高興。作為原秘密警察頭子，雅果達當然知道史盧特斯基來看望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不想對史盧特斯基有任何防範。因為他對自己目前的處境非常清楚：既已失寵，上斷頭台僅僅是個時間問題，即便現在倖免，不遠的將來這一天也會到來。因此，他非常隨便地與史盧特斯基談論了自己的苦況，並且，毫不掩飾自己對葉若夫和斯大林的憤恨。他變得很囉嗦，幾乎在史盧特斯基每次離開前都要向他說：

「你可以在送交葉若夫的報告中寫下這麼幾個字：我到底還是相信，這世上確實有個上帝——理由很簡單：從斯大林那裏，我只應該獲得對我忠誠服務的感激；從上帝那裏，我應該獲得嚴厲的懲罰，因為我犯了他的戒條有幾千次了，……你讓葉若夫判斷一下，這世上是否有個上帝……」

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雅果達入獄後的體會有多麼深刻！為了保衛斯大林的權力中心，雅果達不遺餘力地執行斯大林的思想，親手槍殺了千千萬萬個無辜者。現在，命運注定他本人也要體驗無數個無辜而遭難的人所經受過的同樣的

痛苦。這種報應來得如此神速，如果出於正義者之手而給雅果達以碎屍萬段的懲處，雅果達是罪有應得的，但是，他被送上斷頭台，却是出自於斯大林之手，這就難怪他會有上帝存在的感慨了！

就如第一、二次公審中每個被告都必須在預審時徹底妥協後才能出庭一樣，第三次公審同樣履行了這一程序。所不同的是，在這齣鬧劇上演之前，導演對不同的演員在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要求嚴格了。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戲，有服服貼貼的，有刁詐的，有滑頭的。這樣就克服了因角色雷同而使人疑惑重重這一弊病。這是葉若夫的一大創造。無疑，這一創造使第三次公審更加富有波瀾曲折、引人入勝的藝術效果。

被告克列斯廷斯基就是葉若夫精心塑造的一個角色。在這齣戲中，他所扮演的是刁詐的撒謊者。他的傑出表演為第三次公審增色不少。

他的戲從宣讀控告結論後才開始。

按法律程序，最高法院院長烏李奇在宣讀每個人的控告結論後，必須向每個被告提出一個問題：「你是否承認自己有罪？」每個被告都回答：「是的，我承認。」一切都如人們所預料的。這種衆口一詞的回答使包括審判官在內的所有聽衆都預感到膩味。

但是，輪到克列斯廷斯基時，他却大聲喊道：「我不承認我有罪！」

昏昏欲睡的聽衆猶如突然被一聲響雷炸在天靈蓋上，一

個個眼睛睜得牛大，有點兒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從來就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克列斯廷斯基怒視着審判長繼續說，「也從來沒參加過『右派——托洛茨基聯盟』。我沒有必要爲德國人當間諜。一切罪名都是你們強加給我的。我是無辜的！」

審判長驚慌失措，向克列斯廷斯基提出警告，但是克列斯廷斯基矢口否認自己有罪。審判長不得不宣佈休會二十分鐘。再次開庭後，烏李奇爲了讓克列斯廷斯基認罪，便先讓別索諾夫揭發他。可是，當檢察長維辛斯基查證別索諾夫的供詞而審問克列斯廷斯基時，他堅決否認，並且把預審中自己所承認的一切都一併否認掉了。

克列斯廷斯基：「我沒有任何犯罪事實，別索諾夫所說的一切都跟我毫無關係。他在撒謊。」

維辛斯基：「難道你沒跟別索諾夫見過面？」

克列斯廷斯基：「見過。」

維辛斯基：「是否談過話？」

克列斯廷斯基：「談過。」

維辛斯基：「是關於托洛茨基陰謀集團的事吧？」

克列斯廷斯基：「我沒必要跟他談那些，我不是托派分子。」

維辛斯基：「這樣說來，是別索諾夫在撒謊？」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他在撒謊！」

維辛斯基：「是你在撒謊吧？」

克列斯廷斯基：「我有時也撒謊，可我現在不。」

維辛斯基：「你什麼時候撒謊？」

克列斯廷斯基：「在被審訊過程中。」

維辛斯基：「你爲何這樣不尊重審訊工作，你要知道，這種行爲是不允許的。」

克列斯廷斯基突然停下，眼睛直直瞪着維辛斯基。維辛斯基請求審判長讓他把克列斯廷斯基帶到別索諾夫身旁以利於對證。得到允許後，讓別索諾夫當着克列斯廷斯基的面詳細講明兩大問題：如何與克列斯廷斯基一起幫助德國搞間諜活動；與托洛茨基的聯繫。可是克列斯廷斯基把別索諾夫所談的一切都否定掉了。

克列斯廷斯基：「別索諾夫在撒謊，他所談的一切都跟我無關。」

維辛斯基：「可是，在接受審訊時，你已承認了那一切，你還與別索諾夫對過質呢！」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那是我在撒謊。我從來沒參加過托洛茨基總部，也從來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維辛斯基：「你再說一遍，難道從來不是？」

克列斯廷斯基：「嗯……不。1927年以前我是托洛茨基分子。可是……可是，1927年之後，我就與托洛茨基脫離關係了。爲此，我還特意通過我的一位剛從美國回來的朋友謝烈布里亞科夫帶一封信給托洛茨基。信中，我尖銳地批判了托洛茨基，把他罵得狗血噴頭。從那時起，我就與他脫離了關係。」

維辛斯基：「我們這裏沒有那封信。但是，有另外一封信，也是你給托洛茨基的。」

克列斯廷斯基：「那封信在法院偵查長那裏，是在對我進行搜查時拿走的，信的日期是1927年11月17日。」

維辛斯基：「我們搜查時拿到的信是1927年7月11日。」

克列斯廷斯基：「那封信也在。11月17日。」

維辛斯基：「不可能。7月11日。」

克列斯廷斯基：「11月17日。」

維辛斯基：「7月11日。」

.....

兩人爲此爭吵起來，審判長不得不出來干涉，阻止他們再談有關信的事，維辛斯基的詢問才又進行下去。

維辛斯基：「在預審中我詢問你時，你都在撒謊嗎？」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我都在撒謊。」

維辛斯基：「你爲什麼撒謊？偵查員把你的話都記錄下來了，還讓你在上面簽了名字呢！」

克列斯廷斯基：「我錯了，我承認。」

維辛斯基：「那麼，後來你也一直在撒謊？」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因爲我的親身經歷告訴我，在出庭之前，我是絕對不可能推翻我的供詞的。」

維辛斯基：「你覺得，你現在有充分理由推翻你的供詞嗎？」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不過，這還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要聲明，我決不是托洛茨基分子。」

維辛斯基：「以前你曾說過，在陰謀集團中，你處於特別秘密的地位，什麼是特別秘密地位？」

克列斯廷斯基：「這你清楚。」

維辛斯基：「不要把我當作證人，我是檢察長。我問你：什麼叫特別秘密地位？」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在以前的供詞中，我曾說過這句話，但是，我剛才給你說過，我是在撒謊。」



維辛斯基：「你這樣做給檢察院的工作帶來很大麻煩，你為何要這樣做？」

克列斯廷斯基：「我再重複一遍：我以前之所以這樣做，是爲了在出庭時能推翻我的證詞。」

維辛斯基：「但是，你已經在口供記錄上簽了字了。並且，你應當還記得，我當時問過你：對調查有意見嗎？你說你對調查沒有任何意見。」

克列斯廷斯基：「是的，不過，那都是過去的事了。」

維辛斯基再次詢問別索諾夫，別索諾夫還是一口咬定克列斯廷斯基參加過各種陰謀活動。審判長只好宣佈休會。

休會期間，外國記者紛紛跑到電話局把克列斯廷斯基在法庭上的表現報告給自己國家的電台和報紙。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現太不同尋常了，一時間，關於他的事成了熱門話題。

第二天，爲了讓克列斯廷斯基承認自己有罪，維辛斯基又請另外兩個證人作證，他們是：切爾諾夫和格林柯。他倆都承認：自己是通過克列斯廷斯基才與法西斯取得聯繫的。維辛斯基立即請克列斯廷斯基就此問題作出回答。克列斯廷斯基又一次堅決否認自己與法西斯有任何聯繫。

但是，緊接着的一天，克列斯廷斯基的表現却與前一天判若兩人。維辛斯基又利用另一個證人拉科夫斯基證實克列斯廷斯基的罪行。當拉科夫斯基詳細講述了克列斯廷斯基的各種罪惡活動後，維辛斯基對克列斯廷斯基重中了一番黨的政策，要他作答，這場鬧劇才宣佈閉幕：

維辛斯基：「你已聽到了拉科夫斯基對你各種罪惡活動的描述以及你如何脫離托洛茨基的經過，你是否認爲，他所說的話都是事實？」

克列斯廷斯基低着頭，沉吟良久才有氣無力地說：「是的，他講的都是事實。」

維辛斯基：「如果你認為他的話是事實，那麼，你對你前兩天的話如何解釋？」

克列斯廷斯基：「前兩天，前兩天我之所以那樣，是因為我受了強烈的感情和虛偽的恥辱心支配。審判長宣佈的審判結論對我的打擊太大了。我沒想到，我居然犯了這麼大的錯誤。我想，只要我不承認我有罪，法庭就奈何不得……我，我確實不應該這樣。我完全承認預審時我的供詞，我是個十惡不赦的罪犯。現在，請法庭記錄下我的聲明：我完全承認預審時我的所有供詞；我完全接受檢察院向我提出的各種性質嚴重的控告；我願意為我的賣國行為和一切犯罪行為負全部責任。」

克列斯廷斯基的這種轉變又一次在全世界關注着這場公審的人們中引起巨大反響。儘管蘇聯報紙就此大做文章，強調說明蘇聯法院對被告的審判，都是根據法律程序的，但還是阻止不了外國輿論界對此的懷疑：克列斯廷斯基為何在一夜之間判若兩人？克列斯廷斯基的供詞前後迥別，究竟應相信哪一說？克列斯廷斯基似乎在執行某種特殊任務，……各種議論，飄飄灑灑，紛紛揚揚。

克列斯廷斯基的這齣戲無疑是葉若夫的得意之作。這種富有喜劇性的情節，在其他被告的身上也都有所體現。葉若夫自以為得意，他沒想到，被告中也有人在挖空心思表現自己，以達到揭露審判公堂背後黑幕的目的。

這人就是布哈林。

在第三次莫斯科公審的被告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原

務部頭了雅果達，而不是像布哈林、李可夫等聞名世界的領袖。但是這次審判的核心，仍然不是雅果達，而是布哈林。

布哈林是列寧的密友。列寧在彌留之際曾對布哈林作過這樣的評價：「布哈林不僅是我黨最有價值最偉大的理論家，而且可以合法地被認為是黨內最有聲望的政治家。」在列寧還在世的時候，布哈林曾寫文章熱情洋溢地讚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做出的傑出貢獻：「托洛茨基，那位如日東升，孜孜不倦，最虔誠的革命信徒，威名赫赫與勇敢的民衆保護人，以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在彼得堡蘇維埃的雷鳴似的喝采聲中，宣稱臨時政府不復存在了……」

與其他因托洛茨基在國內聲望太大而感到危懼的領袖們一樣，布哈林也曾幫助斯大林與季諾維也夫貶抑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領袖地位。他與斯大林合作的時間比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要長些，當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當了斯大林的階下囚時，布哈林還自以為，自己是大家公認的黨的頭號理論家，可以在政治局裏坐頭把交椅了。他是黨的頭號理論家，這一點誰都承認。在列寧時代，他就曾在列寧的指導下制定過蘇維埃的政策，撰寫過共產國際的文獻，這一點誰也無法否認。但他坐政治局頭把交椅的想法却不現實了。他所領導的右翼反對派與斯大林發生了尖銳衝突，以至於在政治局會議上與斯大林公開幹起來了。他在黨內享有極高的聲望，全國青年幾乎把他當作聖人一樣頂禮膜拜。他對斯大林的兩面三刀極為不滿，又不想受制於斯大林，因此，與斯大林的關係終於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

被捕後的頭兩個月，他堅決拒絕回答審訊官提出的任何問題。葉若夫像對待其他主要受審人一樣，也以斯大林的名

義向布哈林保證：只要肯滿足政治局的全部要求，他的妻子和兒子可以免除一死，他本人也能從輕處置。爲了證實這些話的可靠性，葉若夫特意命令將拉狄克帶到布哈林的獄室裏。

拉狄克是第二次公審的主犯，因受審的態度好而被從輕處置。這其實是葉若夫爲第三次公審設置的誘餌，精明的布哈林非常清楚。因此，當拉狄克以現身說法勸布哈林聽從葉若夫的諾言時，布哈林只置之一笑。

葉若夫一籌莫展，只好將對布哈林的審訊情況向斯大林作了匯報。斯大林當即指示：要以強硬的手段逼使布哈林低頭。首先，應逼使他承認：他從來就不是列寧的朋友，而是列寧的最兇惡的敵人。早在1918年布列斯特和約簽訂期間，他就企圖暗殺列寧了。

斯大林知道，布哈林非常尊重列寧。布哈林把列寧臨終前對他所作的評價作爲精神上的最大寄托，只有徹底摧毀他這根精神支柱，才能讓他屈服。

爲了完成斯大林這一指示，葉若夫立即下令從各監獄中提取被關押多年的「左派共產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主要領導人，強迫他們承認，布哈林曾在他們所從事的一系列暗殺列寧的活動中擔任過幕後指揮。

這種無中生有的指控，使布哈林氣得暴跳如雷。他斷然否定對他的指控，並且拒絕回答審訊室提出的任何問題。

斯大林知道這些情形後，立即命令葉若夫，把布哈林的妻子和兒子帶到審訊室布哈林的面前。葉若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先在他的審訊室裏陳列出各種各樣的刑具，讓六個兇神惡煞般的打手在刑具旁靜候，然後，才把布哈林和他的妻

兒帶進來。葉若夫讓布哈林坐在他的對面，命令兩個打手把布哈林的兒子拉到刑具旁，三個打手把布哈林的妻子拽到臨時搭起的一張床邊，擺開餓狼撲食的架式。一切準備就緒之後，葉若夫才開始他的審訊。

對於內務部審訊人員兇殘毒辣的審訊手段，布哈林早有所聞。看到這情形，他知道，葉若夫已使出了他的殺手鐮了。爲了保證妻子和兒子的安全，他終於答應葉若夫的要求，當即承認，在1918年夏天，他曾命令社會革命黨徒卡普蘭開槍刺殺列寧。

他雖然妥協了，但是，他不想像其他囚犯一樣任葉若夫宰割，他苦心思索着，給公審以致命打擊。

審判一開始，布哈林就承認自己有三罪狀：(一)參加了反革命的「右派—托洛茨基聯盟」；(二)曾參與暗殺列寧的恐怖活動；(三)是「右派—托洛茨基聯盟」的主要領導人。

對於審判長烏李奇和檢察長維辛斯基例行法律程序所提出的問題，布哈林也都作了爽快的回答。

烏李奇：「布哈林，你是否承認你有罪？」

布哈林：「我有罪，我承認。」

維辛斯基：「布哈林，你既然是『右派—托洛茨基聯盟』的主要領導人，那麼，對該組織的目標應當非常清楚吧？」

布哈林：「……主要目標實質上——雖然說起來可能還沒有完全意識到或者說在思想上還沒有想清楚——就是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利用蘇維埃政權遇到的困難，包括利用戰爭，可以預料戰爭在未來是要發生的……」

但是，在回答具體罪行時，他却力圖推翻其中的許多控告。如當維辛斯基指控他參加間諜活動時，他立即用一種很婉轉的口氣，巧妙地把它否定掉了；對於有關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彼什科夫、古比雪夫、高爾基等人的指控，他也有根有據、有條有理而又婉轉巧妙地作了否定。在否定自己罪行的同時，對其他有關的人或組織，他也加以否定。如維辛斯基在指控他的同時，也指控「左派共產主義」在1918年有謀害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和斯大林的陰謀，對此，布哈林在為自己辯解的同時，也為「左派共產主義」組織開脫了罪責，並且還反駁了與此案有關的兩個證人曼采夫和雅柯夫列娃所作的證詞。對於布哈林的巧妙反駁，維辛斯基感到惶恐不安。但是，作為檢察長，他不甘心自己所作的結論被任何一個被告所否定。

維辛斯基：「你對兩個證人的證詞有懷疑，那是你的事。可是，曼采夫所說的與你恰恰相反，對此，你作何解釋？」

布哈林：「他說的完全是假話，我不能苟同。」

維辛斯基：「那麼，雅柯夫列娃所說的也是假話？」

布哈林：「是的，也是假話。我這種看法是憑着我所知道的一切而言的。關於他們怎樣說，這只能看他們的良心。」

維辛斯基：「你盡可以把罪責推得一乾二淨，可是，你不要忘了，揭發你的都是你過去的同伙，對此，你作何解釋呢？」

布哈林：「要我解釋？我既沒有足夠的證據，也沒有足夠的條件去進行心理分析，我如何能回答這個問題？」

維辛斯基：「無法解釋？」

布哈林：「不是無法解釋，而是拒絕解釋！」

維辛斯基自知再談下去把布哈林逼得太急，就有露馬腳的危險，便以求援的眼光看了看審判長烏李奇，烏李奇早嚇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宣佈休會。

布哈林素來以持重平穩而著稱，他早就知道，還沒審判之前，斯大林就已宣告了他的死刑。在預審中，他之所以願意與其他被告配合排演罪犯的角色，並且直到公審開庭後的一段時間，還一直在扮演着葉若夫要他扮演的角色，並非怕死，想以此求得生存，而是因為負有揭露整個公審黑暗內幕的使命。完成這一使命並不太容易：一方面要演好導演指定的戲，另一方面，又要考慮到家人的安全，特別是已經熟記了他的一封信的妻子的安全。他極力在用各種手段掩飾着他的目的，直到最後抗辯時，才在一片迷霧中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這裏的審判是完全建立在被告人口供基礎上的。其實，被告人的承認並不一定需要。被告人的承認只是中世紀的法律原則。」

這幾句話，正擊中了公審的要害：這次公審是非法的，被告的供詞也是假的。

公審結果，包括布哈林、李可夫、雅果達在內的大部分被告被槍決，只有幾個被告被判處不同期限的監禁，不久之後也都被秘密處死。

托洛茨基也被缺席判處死刑。對他的槍決任務，交給內務部組織的一個特別小組。公審後，這個小組就被派往國外

對托洛茨基實行真正的追捕。這場追捕進行了兩年多，1940年8月20日，特別小組在墨西哥城托洛茨基那幢防守嚴密的住宅裏完成了他們的追捕任務。殺害托洛茨基的直接兇手是內務部暗探、年輕的西班牙共產黨員麥爾卡捷爾。他憑着西班牙籍的身份，設法騙取了托洛茨基身邊關係密切的人和衛隊的信任，認識了托洛茨基，在一次見面時，用鑿冰斧頭猛砍了托洛茨基的頭部。托洛茨基當場斃命。兇手因此被墨西哥法院判處二十年徒刑。

斯大林知道麥爾卡捷爾殺了托洛茨基後，立刻授予他蘇聯英雄的稱號，連他的母親也因在刺殺中幫了他的忙而獲得斯大林頒發的列寧勳章。執行這次追殺任務的所有契卡都受到斯大林的嘉獎。



## 第六章

# 斬盡殺絕

表面看來，這場大清洗是以基洛夫被殺為導火線的。為追究殺害基洛夫的真正兇手，在斯大林授意下，內務部組織了三次公審，把幾乎所有原反對派成員都先後逮捕了，並且很快就斬盡殺絕。其實，這僅僅是一種巧妙的政治遊戲而已。早在1933年1月，斯大林就在中央委員會上表露了他要發動一場大清洗的打算：

「必須注意到，蘇維埃國家威力的增長一定會使垂死階級的最後殘餘的抵抗加強起來，因為他們正在死亡，他們已經面臨末日，所以，他們一定會從一種襲擊形式轉到另一種更猛烈的襲擊形式，向居民中的落後階層呼籲，發動他們反對蘇維埃政權。這些人用盡一切危害和誣蔑手段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並企圖以此發動落後分子。在這個基礎上，過去的反革命政黨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的殘兵敗將、中部和邊疆地區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殘兵敗將是能夠復活和蠢動起來的……這當然並不可怕。但是，如果我們願意迅速肅清這些分子而避免特別的犧牲，我們就必須注意到這一切。」

斯大林對原反對派組織憂心忡忡，他有一種預感：反對派一旦繼續發展下去，必定會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這股力量最終將消滅自己。因此，他決定先下手為強，以基洛夫被

暗殺為藉口，從肉體上徹底消滅自己的敵人。三次公審，他的這個目的達到了：原反對派成員，幾乎沒有一個能倖免於難！

當然，他的仇敵不僅僅是反對派，還有孟什維克、原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崩得主義、立憲民主黨人等等。這些人的存在，對他也是一種威脅。因此，在清除原反對派的同時，他也下令對這些人開刀。

但是，在他實行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對他的權力中心最有威脅力的還是現任聯共中央的許許多多委員們。這些人在列寧逝世後，有的對他的政策明顯地表示不滿，有的甚至公開反對他，因此，在這場大清洗中，這些人也成為斯大林的重點清除對象。請看，這是一幅多麼驚心動魄的畫面——

人民委員會議副主席弗·雅·丘巴爾的職務被撤，並立即被趕出政治局，幾個月之後就莫名其妙地被槍殺了。

政治局委員、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柯秀爾以缺乏警惕性的罪名被解除了職務，一年之後被槍決。

聯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巴·彼·波斯蒂舍夫因涉嫌罪被捕，一年後遇害身亡。

聯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羅·埃赫和揚·盧祖塔克先後被處決。

中央組織局委員、書記卡·雅·鮑曼，農業部長雅·阿·雅柯夫列夫，印刷和出版部部長塔里，宣傳部長斯捷茨基等均先後死於非命……

截止1939年初，在「與人民的敵人同謀」，「進行間諜活動和其他恐怖活動」等等的罪名下，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正式中央委員一百一十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

三十九人中，百分之八十被捕並且大多數很快就遭到槍決。這些人中，有的以某種罪名為藉口遭到逮捕或槍決，有的連任何一種藉口都不用就進入內務部秘密槍決室，有的則用精神摧殘的辦法逼使他自殺。從遭到不幸的這些人與斯大林的關係上看，有些是仇敵，有些是政見上有些分歧，有些則是密友。對於前兩種關係的人，斯大林的手段是殘酷的，赤裸裸的，這從前面的報道中可以得到證實。而對後一種關係的人，斯大林則採取各種手段置他們於死地。奧爾忠尼啓澤與葉紐啓則的死很能說明問題。

謝爾哥·奧爾忠尼啓澤是聯共中央著名的領導人之一，羅維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重工業部部長。他與斯大林是少年時代的知心朋友，一直是斯大林的親密無間的格魯吉亞三人幫之一。

對於奧爾忠尼啓澤，斯大林不敢直截了當地指控，而是以各種惡毒的手腕，使他遭受不白之冤，以至於名譽掃地。

斯大林首先下令逮捕了奧爾忠尼啓澤的哥哥波普利亞，用審訊反對派的手段，逼使波普利亞在內務部早已為他準備好的寫着奧爾忠尼啓澤各種犯罪事實的口供記錄上簽名，並且在奧爾忠尼啓澤生日的那天派人把這份口供複印件交給他，使他在生日的大喜日子裏蒙受冤屈，大發雷霆。

其次是大量逮捕奧爾忠尼啓澤的親朋好友以及他所推薦擔任重工業企業重要職務的領導，並且把這些寫着被告如何在奧爾忠尼啓澤的指揮下從事犯罪活動的口供記錄一一送給他看。

對此，奧爾忠尼啓澤氣得攘臂瞋目，七竅生煙。他對斯大林和葉若夫提出強烈抗議，同時，拒絕批准逮捕許多工廠

的廠長。爲了證實那些被逮捕的部下無罪，他甚至委托他領導的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到各地去進行調查核實。斯大林和葉若夫並不理睬奧爾忠尼啓澤的抗議和調查行動。爲了造成一種假象，即逮捕和槍決奧爾忠尼啓澤的親朋好友以及部下，完全是奧爾忠尼啓澤的主意，在中央會議上，斯大林還建議讓奧爾忠尼啓澤作了有關工業部門內暗害活動的報告。同時，暗地裏派人搜查奧爾忠尼啓澤在克里姆林宮的寓所。但搜查的事很快就被奧爾忠尼啓澤知道了。奧爾忠尼啓澤因蒙受侮辱而悲憤填膺，怒火中燒。他連夜給斯大林打了電話，對他的卑鄙行爲痛加斥責。可是，斯大林却心平氣和地告訴他：

「謝爾哥，這是沒辦法的呀，內務部要搜查你家，總有它的道理嘛，他們連我家都能夠搜查呢，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

奧爾忠尼啓澤氣衝牛斗却毫無辦法，只好請求與斯大林面談。第二天，兩人就在斯大林寓所談了兩個鐘頭。但是，絲毫沒有結果。奧爾忠尼啓澤沮喪萬分，回到家裏後，像所有神經被抽掉一樣，不吃不喝不言不語，直挺挺地躺到床上。

但是，半小時後，他又從床上跳起來，急匆匆地趕到斯大林寓所。站在斯大林面前，他完全像一隻發瘋的非洲獅一樣，橫眉豎眼地破口痛罵起來。斯大林也大動肝火，瞪起眼睛把椅子茶杯摔得乒乓響。一時間，兩個人用俄語和格魯吉亞土話互相謾罵、侮辱。那是1937年2月17日，也就是奧爾忠尼啓澤慘死的前一天。

2月18日，奧爾忠尼啓澤直到9點多才起床，連早飯也

不想吃就坐到辦公桌前埋頭寫東西。他的妻子季娜伊達·加甫利洛夫娜告訴他說，格瓦哈利亞來看望他。他要妻子讓這位朋友到飯廳裏去吃飯，連去打聲招呼都懶得，還照樣埋着頭唼唼地寫。看到這情形，加甫利洛夫娜很不安，急忙給姐姐維拉打電話，要她立刻趕來。夜幕剛剛拉下，大家都吃完晚飯了，加甫利洛夫娜想去再看看丈夫，叫他吃點飯，他已經一整天沒吃東西了。經過客廳時，她差點被一張椅子絆倒了，便摸黑去拉電燈開關。就在開關發出「咔嚓」的響聲時，奧爾忠尼啓澤的臥室裏傳出一聲刺耳的槍聲。加甫利洛夫娜驚叫着立即跑到丈夫的臥室，只見丈夫癱倒在床上，渾身濺滿了血：丈夫已經離開人世了。

加甫利洛夫娜立即給斯大林打了電話，告訴他發生的一切。斯大林的住宅就在奧爾忠尼啓澤對面，但是，他沒有馬上來，而是通知了其他政治局委員，他要與其他人一起到達奧爾忠尼啓澤臥室。

加甫利洛夫娜的姐姐維拉在斯大林到來之前就來了。她一聽到不幸消息，立即衝進奧爾忠尼啓澤的臥室。無意中她發現辦公桌上有寫得密密麻麻的幾張紙，便下意識地拿過來，正想展開來看一看，正好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員們剛剛進入臥室。斯大林看到維拉手上拿着的幾張紙，立即奔跑過去一手把它搶過來。

奧爾忠尼啓澤死後的第二天，蘇聯各大報紙專門發表了「政府公告」。公告聲稱，奧爾忠尼啓澤是「由於心臟麻痺在他的家中突然逝世」。爲了證實這一死因，各大報紙均詳細公佈了奧爾忠尼啓澤死亡原因的醫療報告。

政府公告顯然嚴重失實。奧爾忠尼啓澤是如何死的，數

十年來一直是個謎。有人認為是自殺的，有人認為是暗殺的，各自都有很充分的理由。究竟是如何死去的呢？在這裏，對於死因的追究已失去任何意義了。這裏想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兩個人的回憶。一是伏羅希洛夫在日記上對奧爾忠尼啓澤死後一些事情的描述：

「……1937年，對奧爾忠尼啓澤的死亡原因沒有進行過任何調查，連彈傷都沒被檢查過。在醫療報告下面簽了字的醫生隨後全部被鎮壓了。奧爾忠尼啓澤的衛隊長葉菲莫夫和奧爾忠尼啓澤的私人秘書謝穆什金在他死後馬上遭到逮捕。據當時在克里姆林宮汽車隊工作的汽車司機切爾卡斯基的說法，不但衛隊長，連衛隊的所有工作人員均被捕。……所有在奧爾忠尼啓澤身旁工作的服務人員，包括他別墅的看門人在內都被捕了。……奧爾忠尼啓澤的兩個弟弟康斯坦丁和瓦諾以及其他許多親屬均先後被捕，奧爾忠尼啓澤的私人材料大部分被運走並交給與奧爾忠尼啓澤有仇的貝利亞……」

二是奧爾忠尼啓澤的弟弟康斯坦丁在回憶錄中的敘述：

「現在我要講一講和我親愛的哥哥謝爾哥之死有關的一些詳細情況。謝爾哥是1937年2月18日17時30分自殺的。

「像往常一樣，那天晚上我在索科里尼基滑了冰之後就去克里姆林宮我哥哥謝爾哥那裏。在門口，謝爾哥的司機沃爾柯夫對我說：

「『快點！』

「我沒有聽懂。上了二層樓之後我就和妻子一同向餐廳走去，但被站在門口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擋住了。後來還是讓我們進了謝爾哥的辦公室，在那裏我看見格瓦哈利亞，他對我說：

「『我們的謝爾哥離開我們了。』

「我急忙進了臥室，但是我被擋住去路，不讓我去看一眼死者。我被驚呆了，回到辦公室裏，我完全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也來了。他們先來到餐廳。日丹諾夫的額頭用黑布包着。突然從謝爾哥的辦公室裏把格·格瓦哈利亞帶走了(不知爲什麼是經過浴室走的)。此後，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諾夫從飯廳走進臥室。他們在遺體旁站了一會兒，然後一起回到了餐廳。我聽到了季娜伊達·加甫利洛夫娜在飯廳裏講的話：

「『這件事應在報紙上發表。』

「斯大林回答：

「『在報紙上說他是因心臟破裂致死的。』

「季娜伊達·加甫利洛夫娜反駁他說：

「『誰都不會相信』。她並且補充說：『謝爾哥喜歡真話，報紙上應該講真實情況。』

「『爲什麼會不相信？誰都知道，他有心臟病，所以大家都會相信的。』

「斯大林就是這樣結束了這一番對話。

「臥室的門是掩着的。我走過去，稍微打開一條縫，我看到葉若夫和卡岡諾維奇坐在死者腳旁的椅子上。他們不知在談什麼。我馬上把門關緊了，免得別人來找我的麻煩。

「過了一些時候，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其他一些高級領導人都來到了餐廳。貝利亞也來了。季娜伊達·加甫利洛夫娜當着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和其他人的面稱貝利亞是壞蛋。她向着貝利亞走去打算給他個耳光。貝利

亞馬上就溜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到謝爾哥家裏來。

「遺體從臥室轉移到辦公室裏。莫洛托夫的弟弟在遺體旁給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諾夫、波斯蒂舍夫、葉若夫及黨政其他領導人和季娜伊達·加甫利洛夫娜照了像。這時我站在牆旁邊，沒有想到也許我應該走開一些。這以後著名的雕塑家謝·德·美爾庫洛夫來了，他給謝爾哥取了石膏面型。

「季娜伊達·加甫利洛夫娜要葉若夫和帕烏克爾通知格魯吉亞的親屬並要求哥哥波普利亞參加追悼會。葉若夫的回答是：

「『波普利亞·奧爾忠尼啓澤現在被監禁，我們認為他是人民的敵人，讓他服滿他的刑期，可以給他送棉衣和食品。其他親屬我們去通知，請把他們的地址給我。』

「我把弟弟伊萬和妹妹尤利亞及波普利亞的妻子尼娜的地址交給了他們。

「夜深了，葉梅里揚·雅羅斯拉夫斯基來了。他一看看到遺體，馬上昏了過去。好容易才把他抬到沙發上。葉·雅羅斯拉夫斯基醒過來以後，把他用小汽車送回家去了。這以後，謝穆什金來了。因為是星期天，他正在塔拉索夫卡別墅裏休息。當他看到這樣可怕的場面時受了刺激，大鬧起來，於是不得不幾乎是把他捆綁了起來，硬把他送回家去了。

「謝爾哥的秘書馬霍維爾也被他看到的這一情景驚呆了，他說了一句話，這句話我永遠記在心裏了，他說：

「『這些混蛋們，把他害死了！』

「1937年2月19日夜裏遺體被火化了。

「第二天，2月20日舉行了追悼會。弟弟伊萬和妻子、



妹妹尤利亞和丈夫到莫斯科時已經很晚了，沒有趕上。

「過了一段時間，大批抓人就開始了……謝穆什金和他的妻子及重工業人民委員部與謝爾哥直接有聯繫的許多幹部都被捕了。我們大哥波普利亞·奧爾忠尼啓澤的妻子尼娜·奧爾忠尼啓澤也遭逮捕。同時，我們的另一個親戚也被抓去了。

「最後，我也於1941年5月6日被捕了。」

同是「格魯吉亞三人幫」，葉紐啓則的死與奧爾忠尼啓澤却有所不同：他是被指控為叛國罪和間諜罪而被秘密處決的。他的死同樣引起人們的震驚。

葉紐啓則是斯大林少年時代的知心朋友，兩個人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斯大林掌權後，曾想把葉紐啓則拉入政治局，但是，葉紐啓則謝絕了斯大林的好意而只要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他的官癮不是太大，他想過較為舒適自由的生活。由於他與斯大林有特殊的關係，在各方面都享受着斯大林的特殊關照，因此，常常有人上門來求他辦事。他是個熱心腸的人，有求必應，特別是對於那些在政治風浪中栽跟斗的人，他更是樂意幫助。斯大林知道了這些事，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隨他去而不加干涉。

在斯大林周圍的人們中，沒有一個像葉紐啓則那樣絕對保險不受斯大林專橫的威脅。但是，1935年後，葉紐啓則與斯大林的關係發生了微妙變化。究竟是什麼原因引起的？誰也不知道。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裏，斯大林努力不讓這種微妙

關係公開化，曾做出了一定讓步，想與葉紐啓則言歸於好。但是，這種努力失敗了，漸漸地，兩個人的關係似乎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最後，斯大林終於無法容忍葉紐啓則在克里姆林宮再呆下去，便打電話到第比利斯，命令外高加索黨中央書記貝利亞呈請莫斯科，准調葉紐啓則任外高加索共和國主席。他想用這種辦法讓葉紐啓則悔悟，以便主動向自己認錯從而言歸於好。可是，葉紐啓則一句不吭，不但不去辭行，連到了目的地後也不打一聲招呼。斯大林焦急地等待了一段時間，心想，葉紐啓則總有一天會打電話來主動與他和好的。但幾星期過後，葉紐啓則還一點表示也沒有。斯大林一怒之下再也不擔心兩個人的矛盾公開化的後果了，便決定給葉紐啓則一個更嚴重的打擊，以逼使他屈服：他打電話命令貝利亞立即中止選舉葉紐啓則爲外高加索主席的活動，改任他一個小官——喬治亞療養院院長。

這一改任對葉紐啓則的打擊太大了。他沒想到，斯大林會以這種手段對付他，他一下子變得極爲憂鬱，整天關在房間裏不同任何人往來。他的這種改任也使所有認識他的人大吃一驚，那些曾到火車站迎接他來當主席的外高加索大小官員們，都認爲他犯了大錯誤才被如此處置，因此而遠遠地躲開他，見面時連招呼也不敢打了。周圍人們對他的態度的這種強烈反差，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負擔。

在外高加索呆了兩個月之後，他被召回莫斯科。雅果達和其他中央委員來當說客，好心地勸葉紐啓則主動向斯大林認錯，重歸於好。但是，葉紐啓則拒絕了。斯大林非常氣憤，當即命令雅果達，準備好葉紐啓則的所有材料，並寫出備忘錄以備政治局會議之用。

雅果達很快就把葉紐啓則的黑材料準備好呈獻給斯大林。黑材料上寫着三部分內容：(一)葉紐啓則常去莫斯科大劇院爲年青女演員捧場，與衆多的女演員有過不清不白的關係。(二)經常派人爲那些被清除的人的妻子兒女送食物和各種用品。(三)與中央執行委員會兩位女職員有過一段羅曼史。

這些材料都是雅果達平日派人搜集到的。但是斯大林對這些材料非常不滿，憑着這些材料，連一般職員都整不倒，更何況堂堂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在斯大林的授意下，雅果達重新爲葉紐啓則定了罪名：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裏與克里姆林宮中安插不忠實分子。爲了使這個罪名有充分的證據，雅果達立即栽誣了二十多名中央委員會和克里姆林宮的職員。這些人在雅果達的淫威下，都承認在葉紐啓則的親自指揮下幹過各種陰謀活動和恐怖活動。雅果達把重新組織好的材料呈給斯大林，斯大林即刻命令監察委員會「好好審查」葉紐啓則，監察委員會很快就作出了開除葉紐啓則黨籍的決定。理由是：葉紐啓則在「政治與道德上毫不檢點」。爲了讓葉紐啓則名譽掃地，斯大林指示各大報立刻發表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案和有關他如何墮落的附件。

這一切完成之後，雅果達又奉斯大林之命警告葉紐啓則：如果不承認錯誤並公開悔過，將遭受有關刑事與政治方面的新的控告。

但是，葉紐啓則又一次拒絕了。他不願誣蔑自己，也不相信與自己有幾十年交情的斯大林會把自己送進監獄。

對於葉紐啓則的頑固不化，斯大林極爲惱火，他已失去耐心了。他命令雅果達，立即以叛國罪和間諜罪逮捕葉紐啓

則。

直至聽到這種指控，葉紐啓則才發現自己以前判斷的失誤。他本以為，斯大林再怎麼殘忍，也會考慮一下兩個人原來的交情，他萬萬沒想到，斯大林會忍心對他下毒手。

爲了逼使葉紐啓則認罪，雅果達做了種種努力，但是，面日和善、心慈手軟的葉紐啓則變得極爲堅強。他一口咬定，自己只有一個罪行，其他的一切，均屬子虛烏有：

「我的全部罪行，就是當斯大林告訴我，他想公審並槍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對派領袖時，我曾力圖勸止他。」

直到這個時候，人們才知道斯大林與葉紐啓則反目的真實原因。

1937年12月29日，蘇聯各大報刊登了一則政府公告：

「……葉紐啓則……因犯有從事間諜和恐怖行爲等罪行，經秘密軍事法庭審判，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在大清洗中被送上斷頭台的每個人，都被迫演出了一部催人淚下的悲劇，同時也是一部讓人啼笑皆非的鬧劇。這場災難給年輕的社會主義蘇聯帶來了巨大的、無法彌補的損失。在這場大清洗中，州、共和國和中央其他部門所遭受到的災難，一點也不比中央要員和反對派的主要領導們輕。遍佈全國各地的內務部各分局在大清洗中，迅速而徹底地貫徹了斯大林和內務部頭子的旨意，用赤裸的、慘無人道的手段，逼使千千萬萬個無辜者在誣蔑自己、陷害別人之後，走向斷頭台。一時間，整個蘇聯彷彿回到亘古洪荒的世界裏，四處充

滿着野蠻、愚昧、狡詐和恐怖。這裏，我們不妨先讀一讀經歷過這場大災難的人們的回憶：

「……10點鐘又通過這條走廊把他帶到同一房間裏。但這是多麼大的差別！……白天這兒還是安安靜靜的走廊，安安靜靜的講究的辦公室，辦公室裏那些穿戴整潔的、頭髮梳得光亮的人們翻閱着卷宗。可是晚上安德烈走過這裏，却像通過一個行刑隊列一樣，受刑的人在喊叫，刑吏的最下流的骯髒的謾罵聲從每一個房間裏傳出來。眼前閃過了躺在地上的身軀，安德烈看到了一個發紫的熟悉的面孔……這是柳博維奇，老布爾什維克，共和國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計委主席。他參加了列寧在1917年10月組成的第一屆政府。他是郵電人民委員波德別里斯基的副手。他是小人民委員會的成員，和列寧一起工作過。現在他躺在地上，挨橡膠皮鞭的毒打，這個六十歲的老人正在喊『媽媽』……這只是一瞬間，可是安德烈一輩子也忘不了……這是20世紀的刑訊室。他被帶到辦公室裏。和白天一樣，室內有兩個人：多夫加連科和一名運動員。『怎麼樣？』大尉煞有介事地問道，『想明白了嗎？』安德烈搖搖頭。

「『脫上衣』……安德烈沒有動。那個年輕人把上衣往上一拉，上衣被撕開了，破了。『唉，哪怕能打他一拳也好！』安德烈猛地伸出右拳去打年輕人的下巴，但是撲了空。就在這一瞬間他的雙臂

受到對手的兩次拳擊。劇烈的疼痛通過雙臂，於是他的上肢像鞭子一樣垂下來了。緊接着那個青年人一下、兩下、三下打在他的胸部……安德烈靠在牆上了。他們兩人走到衣架前，拿下兩個大棍子，開始認真地工作了。他們從兩邊有節奏地打他的後腦，兩肋和脊背。安德烈咬緊牙齒，痛苦地哼着，要緊的是絕不喊叫，絕不因此叫他們高興……開始時疼痛難以忍受，但後來麻木了。這時，他們不知用什麼東西，碘酒，鹽水或普通的水，澆他，於是更疼得無法忍受，可怕極了。身體好像被野獸的牙齒撕着一樣，似乎有成百成千條野狗在啃這個可憐的受盡了折磨的軀體。

「『怎樣？寫不寫？』

「他沒有回答。爲了回答必須張嘴，那樣的話他就會喊出來。不能喊。其他房間裏傳出喊聲。有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在喊：『殺人犯，法西斯分子，不許動，不許動！你們怎麼敢！』安德烈在想：『我的上帝啊！他們要把她怎麼樣啊？』……」

這是白俄羅斯黨的幹部德羅賓斯基在他的回憶錄中所描寫的情景。這種可怕的情景在蘇連·加扎梁的回憶錄中也一再出現：

「艾瓦佐夫（審訊員）收拾好桌上的材料，鎖在抽屜裏。桌子上只剩下我的供詞『記錄』。

「『好吧，我走了，工作隊很了解自己的任務，』他轉過頭來對我補充說，『我在桌上放了你的審訊記錄。你一旦願意簽字，告訴一下。』

「他走了。」

「……『工作隊』來了。他們共五人。第一個進來的是雅科夫·柯彼茨基。他是內務部的老工作人員，我們彼此很熟。他個子很高，身體強壯。他是個神經質的人，被稱為『神經病雅沙』。他知道這個綽號，但不生氣。在他後邊進來的是伊萬·艾瓦佐夫，他是古爾根·艾瓦佐夫的弟弟。他也在內務部機關工作幾年了，也認識我。第三個是特別事務局的下級工作人員，過去是邊區公安幹校的學員。他生有一雙又黑又大的眼睛，鬍鬚很長，大個子，他幾乎沒有額頭，眉毛上面長着濃黑的長頭髮。他姓什麼我忘記了。最後兩人是邊區幹校的實習生。其中一人拿着（按他們的話說）一個『工具』箱。

「沒有什麼可說的，個個都身強力壯。」

「啊！今天我們工作的對象原來是你啊！」柯彼茨基說，「那我們是很高興的。」

「我還是坐着不動。他們把我圍起來，柯彼茨基在後邊抓住我的領子，把我提了起來，一使勁兒就把我推到房間的中央去。不知誰使勁踢了我一脚，我就倒下了……第三人把我的褲子扯了下來，……這時我回憶起巴格拉蒂奧尼回牢房時沒有穿外褲，只穿着一條短褲的情景。

「酷刑開始了。」

「五個人使勁毒打我。他們拳打，腳踢，鞭子抽，用擦槍用的通條打，拿布手巾緊緊擰成的鞭子抽，隨便拿起什麼東西就打，碰到什麼地方就打什

麼地方：頭、臉、背、肚子……多半他們打我的腿。因為不知是誰，發現了我的腿有病，所以專門打腿……

「『我們現在來治你的腿！』

「打呀，打呀，沒完沒了地打，越打他們的獸性越發作，特別使他們惱火的是我沒有喊叫。

「『你叫不叫？喊不喊？告不告饒?!』柯彼茨基一面大罵，一面繼續打，打……

「不知打了多長時間。

「『喂，小伙子們，抽煙了，』柯彼茨基命令道。

「我的乾乾淨淨的襯衣成了血染的布片，地上是一灘血，我躺在血泊裏。我的眼睛腫了，我勉強睜開眼皮，模模糊糊地看見了劊子手們……

「他們在抽煙，休息。他們用最下賤的話謾罵，污辱，折磨，哈哈大笑……

「不知誰走到我的身邊，我馬上感到特別疼痛，有什麼東西在燒我，痛得渾身發抖。爲了不喊出來，我咬緊牙關。可是他們捧腹大笑……後來一次又一次地燒我……我明白了，他們正在我身上熄掉煙頭……

「他們休息完了，毒打又重新開始了。

「很奇怪，打得更兇了，但疼痛反而輕了。當我醒過來時，感到有藥味，不知有個什麼白色東西在我眼前晃動。

「啊，原來我已失去知覺，他們使我恢復了知覺。



「『好了，我走了。』護士說。

「『好了！這就意味着可以重新開始了。但是『工作隊』在抽煙。我心驚膽戰地想，他們又要在我身上熄煙頭了。拿煙頭燒時是非常疼痛的，開始燒時全身都燒痛了。難道又要來嗎？是的，抽完煙的人會來到我身邊，污辱我，在我身上熄滅煙頭，謾罵，吐唾沫，然後走開，讓給另一個人再幹。

「一切都按一定的順序進行：毒打，抽煙，熄煙頭，又是毒打，昏倒，弄醒過來，又是毒打，又是熄滅煙頭……

「天快亮了，而『工作隊』繼續『工作』……

「艾瓦佐夫來了。

「『好了，小伙子們，睡覺去吧！』他打招呼後說，『好，你們的成績都明擺在這裏了』。

「『睡覺去』。這就是說，『工作隊』夜裏工作，白天休息。

「『工作隊』走了。

「『每天都要這樣幹，直到簽了字為止。懂嗎？』

「艾瓦佐夫給警衛隊打了電話：

「『來兩個人押送犯人』。

「兩個值班看守把我拖回牢房，和昨天拖回巴格拉蒂奧尼的情景一模一樣。」

蘇連·加扎梁原是內務部高加索分局的負責幹部。1937年6月他莫名其妙地被捕了。在他的回憶錄中還記載着一件

可怕的事：有個叫布阿奇澤的囚犯，因沒有供出審訊員所需要的材料，竟受到了刑吏的剖腹折磨！類似這種折磨在各州、各共和國的監獄或審訊室是俯拾皆是：

有的審訊官每次審訊犯人前，都要當着犯人的面往一個杯子裏小便，然後逼着犯人把尿喝掉，抗拒者便會立刻被活活打死。

有的審訊官審訊犯人時，一定要讓他的妻子或女兒陪審，旁邊站着幾個彪形大漢。犯人一旦拒絕作假交代，陪審的妻子或女兒便會立刻被剝光衣服並當着犯人的面被強行輪奸。如果犯人繼續抗拒，那麼，這種獸行將繼續。

.....

挖眼睛，剝指甲，塞大便，火燒，剝皮，斷腿……古今所有刑罰手段，都在這場大清洗中派上用場了。許許多多在沙皇監獄裏飽賞體罰之苦而威武不屈的老布爾什維克，却在這種淫威中屈服了；許許多多的硬漢進入審訊室幾天後，只好承認自己是懦夫。在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三次公審的所有出庭者，沒有一個敢於公開抗拒：沒出庭的犯人，絕大多數也都先後在刑訊機器面前屈服了。這種情況在各州、各共和國衆多的審訊中同樣得到充分體現。這其中的奧秘何在呢？其實，在前面的具體描寫中，這個問題已經作了解答。曾在監獄裏呆了二十年之久的老布爾什維克沙巴爾金在他的日記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極好的回答：

爲什麼那麼多忠實於革命、寧肯爲革命去獻身的人們，那些經過沙皇監獄和流放，不止一次面對過死亡的人們，在審訊期間屈服了，並且在偽造的

記錄上簽了字，而且「承認」自己有各種各樣他們從來沒有犯過的罪行？這些「交待」和「自我誣陷」的原因在於——

1. 逮捕後，馬上開始對被捕的人進行積極的處理。首先是進行談話，多少還有一些禮貌，以後就是喊叫和謾罵，煞威風和污辱，往臉上吐唾沫，挨打，但打得還不算重。罵他們：「你是壞蛋」，「你是下賤貨」，「你是叛徒和間諜」，「你是真正的敗類」等等。把人污辱到最大限度，叫他明白，他是一錢不值的東西。

這樣日以繼夜地進行着所謂的「車輪戰」。審訊員在更替，可是犯人一直在站着或者坐着，晝夜不停。例如，我就這樣度過了八晝夜。不讓睡覺，總是硬給茶喝。「車輪戰」是非常可怕的刑罰。在車輪戰期間又是踢，又是污辱，如果反抗的話，就挨打。「車輪戰」的任務是讓人屈服，變為一個懦夫。

但如果你經受住了「車輪戰」，沒有被「粉碎」，接着就是上刑。受刑的人最後被折磨到一種什麼都無所謂的狀態，他什麼都會同意。

「你是壞蛋。」——「是，壞蛋。」

「你是特務。」——「是，特務。」

「你過去是內奸。」——「是，我過去是內奸。」

「你曾想暗殺斯大林。」——「是，我曾想暗殺斯大林……」

這時候，把由審訊員編造的一些供詞強加於被

逮捕的人們，他們就都馴服地接受了。審訊人員急於鞏固已取得的成績，他們就正式編好初審記錄或「親筆交代」。

2. 下一階段是鞏固已取得的「成績」階段。被捕的人得到較好的飲食。給他煙抽，把親人送來的東西轉交給他們，甚至允許他們看書看報，但是對這些不幸的人們進行的工作還沒有結束。審訊人員使他們明白，現在想翻案已經不可能了，爲了挽救自己，只有「誠懇地悔改」，他自己現在應該考慮：還有什麼事情應該告訴審訊人員。犯人得到紙張、墨水，讓他在牢房裏寫「交代」，提醒他應該寫什麼內容，並監督他寫好。

被處理過的對象往往會發生動搖。但是內務部已想好成千上萬種能擊敗這種動搖的方法。犯人有機會去和他同樣不幸的人進行對質。這時會發生「相互影響」。於是又採用體罰的補充方法。犯人被叫到「檢察長」那裏，他實際上是審訊員化裝假扮的。這時就搞陰謀進行假「開庭」審判。

3. 如果受審的人要在法庭受審（絕大多數犯人是背着他們由各種三人委員會、特別會議等定罪的），那麼還要進行輔助性工作，這時一切手段都被搬出來了：威脅，勸導，進行「嚴肅的談話」，說：「你要知道，不是簡簡單單槍決你，而是要折磨你，把你一塊塊撕碎。」許多人都被勸導說，你不會被槍決，說這只是爲了登報，實際上大家還會活着，不會受到損害。爲了說服他們，把那些尚未「被槍

決的。活着的人帶給他們看（後來這些人還是會被槍決，這是用來欺騙活着的人）。在開庭時期，劊子手和殘酷的刑訊人員都在場，他們就在犯人的眼前。他們的在場，使犯人能活生生地感到：如果他們有反復的話，後果會不堪設想……

4. 審訊者製造了一套很複雜的對受審者進行「個別對待」的方法。……對某甲進行恫嚇，對某乙進行勸說，對某丙進行許願，對某丁則綜合使用上述各種方法。但最主要的是，犯人失掉為自己當場辯解的任何可能性。

5. 很有毅力的，不止一次面對過死亡的人，在審訊中往往屈服，進行駭人聽聞的自我誣蔑，其主要原因還不在於審訊的極端殘酷，而是因為，這些人突然失去了從小時就培育了他們的土壤。這時，人也如同一棵被從土地裏拔了起來，扔掉，任憑風吹雨打的植物一樣，失去營養、水分和陽光。理想破滅了。人民，蘇聯人民對你持敵對態度。你是「人民敵人」。還有什麼東西可以依靠？！一個人掉進了深淵，自己還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是為什麼？……

可以理解，有不少人不戰而降了。監獄中審訊的恐怖氣氛也有利於這種絕望情緒的蔓延。許多剛進來的犯人馬上在強加於他們的一切材料上簽了字，他們認為反抗是沒有用的，辯解是不可能的。這時在審訊實踐中產生了一種怪現象，即雙方心平氣和地協商有關「罪行」和「懲罰措施」問題。許

多軍人的這種「軟弱」，使我吃驚。他們說：「不，我不讓他們打我。如果不需要我，那就槍斃我好了。他們所要求的，我都簽上字。」他們這樣做，毫不分辨，不鬥爭，……這也是對專橫的一種特殊形式的反抗。

沙巴爾金的這段話，正是內務部逼使每個犯人就範的全過程的寫照。在審訊中沒有被折磨死的，大多數都要經過法庭的審判。如果說，這種審判與莫斯科公審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這裏的審判程序已被最大程度地簡化了。有關這方面的情形，只要看一看葉·謝·金茲堡的《陡峭的征途》就會一清二楚：

……決定我的命運的時刻來臨了。桌旁坐着最高法院的軍事法官。有三個軍人，坐在旁邊的是秘書，我面對着他們，兩邊是兩個看守。

這就是「公開開庭」的「審判」……七分鐘！整個悲喜劇只進行了七分鐘，不多不少。司法人民委員部法庭主席德米特利也夫的聲音和他的眼睛一樣……在這裏連狂熱影子都看不到，不像我的審訊者在他們工作中所表現出的那種樣子。法官只是應付差事，掙自己的工資。可能還有定額，並為超額而奮鬥。

「起訴結論看到了嗎？」法庭主席用那種無法忍受的枯燥無味的聲調問道。「承認自己有罪嗎？不承認？但是證人已經交代了……」

他翻閱着厚厚的「檔案」，咬牙切齒地說：

「例如，證人科茲洛夫……」

「是科茲洛娃，她是女人，而且是很壞的女人。」

「是，是科茲洛娃。還有證人季亞欽科……」

「季亞科諾夫……」

「是的，他們說……」

他們在說什麼法庭主席並不想知道。他們停頓一下，又問我：

「對法庭有什麼問題要提出嗎？」

「有。我是按五十八條第八項受審的。這是控告我進行恐怖活動。我請你們給我指出來，按你們所說的，我想暗殺的是哪個政治活動家，他姓甚名誰？」

法官沉默片刻，對這莫名其妙的問題的提出覺得奇怪。他們責怪地看着這位妨礙他們「工作」的多事的女人。然後那個滿頭白髮的人咕咕囁囁地說：

「您已經知道，基洛夫同志在列寧格勒被暗殺。」

「是的，但是打死他的不是我，而是叫尼古拉耶夫的人。另外，我從來沒有在列寧格勒住過，這種情況叫做『不在現場』吧？」

「您是法律工作者？」那位滿頭白髮的人不耐煩地說。

「不是，我是教員。」

「您爲什麼要強詞奪理？沒有在列寧格勒住過……那麼是你的同謀打死的，就是說，您要爲此負道義的和刑事的責任。」

「宣佈暫時休庭，下面進行討論。」主席又喃喃地說。所有與會者都站了起來，懶洋洋地伸了伸發麻的腿。

我又看着圓盤鐘，他們是來不及抽一支煙的，沒有過兩分鐘，這一「大集會」的參加者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主席拿着一大張紙，非常好的厚紙，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打字稿，很長，這個稿子打一遍至少要二十分鐘。這是判決書。這是關於我的罪行和與之相應的懲罰的國家文件。它是以下面的莊嚴的詞句開始的：「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名義……」後邊是長長的語義不清的話。啊！這就是控告結論中的「簡短序文」，還是寫着那些「懷着復辟資本主義之目的」、「地下恐怖」等詞句，只不過「被控告」的字樣現在換成「已確認」的字樣罷了……

我感到周圍是一片黑暗。宣讀判決的人的話是通過這片黑暗，如同遠處的渾濁的急流滲進我的耳朵裏的。現在這急流馬上要把我捲進去。在這樣的荒謬狀態中，我突然明確感到站在我兩邊的看守人員所做的完全實在的動作，他們把我的兩手反扣在一起了。這是爲了當我倒下去時，不至於碰到地上。難道我一定會倒下嗎？是的，他們是有經驗的。可能許多女人在宣佈「極刑」時都要昏倒的。



黑暗繼續壓過來，現在要把我捲走。突然……

這是什麼？他說了什麼？如同閃電一樣，使我清醒過來。他說……我不會聽錯吧？

「判處十年監禁，嚴格隔離，刑滿後剝奪公民權利五年……」一切都變得明亮和溫暖起來。十年？這就是說還能活着！

對於大多數犯人來說，判決書上所寫的判決結果是無關緊要的：判處死刑，當死；判處十年或五年徒刑的，也活不了幾天。處死這些囚犯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有的被押往某個地下室，正當犯人下樓梯時，就往後腦勺開一槍；有的則直接押到鋪着草的卡車上，犯人一上車立刻被打死，湊滿一車後，卡車便直接開到野外。那裏，有大土坑等着；有的是在墓地裏，槍決後立刻埋掉；更多的是在監獄的秘密地下室裏，那裏，安放著大馬力發動機，每當要槍決犯人時，就啟動發動機，讓機器的轟鳴聲把槍聲吞噬掉。審判後而沒被槍決的，大多被送到集中營，那裏，一點兒也不比監獄遜色多少的折磨手段在等着他們。

在這場大清洗中，內務部就像一架巨大的恐怖機器，張著黑森森的巨口，每天要吞噬幾千個無辜者！

在這架恐怖機器的轟鳴中，蘇聯各部、各州和各共和國，以及其他各部門遭到致命的摧殘。

國家計劃委員會絕大多數領導幹部被屠戮。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在經濟方面富有經驗的黨的領導幹部瓦·伊·梅

日拉烏克在大清洗後不久就被槍決。只有三十四歲的才華橫溢的新任主席斯米爾諾夫剛上任不久，也死於非命。副主席埃·約·克維林、長期從事蘇聯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和國家計委負責工作的奧波科夫和其他主要幹部，都先後被處決。

重工業部在謝爾哥·奧爾忠尼啓澤死去後，幾乎完全被毀滅了。內務人民委員部捏造了所謂在重工業部裏存在着一個以奧爾忠尼啓澤的副手皮達科夫爲首的「間諜暗害匪幫」的罪名，在謝爾哥去世前就開始逮捕部裏的領導人，被捕和被槍決的人有：副人民委員、第一枚勞動紅旗勳章獲得者謝烈布羅夫斯基，副人民委員古列維奇和奧西波夫，司局長和部委委員諾伊曼、托洛康采夫、伊·維·柯秀爾、布羅多夫、菲加特涅爾、茲科夫、德別茨等。

與重工業部被摧毀的同時，外交部也遭到殘酷清洗。一代外交精英在短短的時間內就被內務部這架恐怖機器毀滅了。他們之中，最著名的有：副部長列文·卡拉漢、波·斯·斯托莫尼亞科夫、蘇聯駐日本全權代表康·尤列涅夫、蘇聯駐波蘭全權代表達夫其揚、蘇聯駐法國全權代表希爾施菲里德、蘇聯駐中國全權代表鮑哥莫洛夫、蘇聯駐土耳其全權代表卡爾斯基、蘇聯駐蒙古全權代表塔伊羅夫、蘇聯駐羅馬尼亞全權代表奧斯特羅夫斯基、蘇聯駐挪威全權代表雅庫波維奇、蘇聯駐芬蘭全權代表阿思穆斯、蘇聯駐法國代辦阿斯塔霍夫、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司長薩比寧、諾伊曼、普洛特金、楚克爾曼、費希納、葉·亞·格涅金。另外蘇聯著名的外交家馬爾薩里·羅森貝爾格，他在30年代初期對改善芬蘇關係有過功勞。像葉哥里也夫和米羅諾夫這樣的外交人民委員部的幹部也都死於非命了。

輕工業部、紡織部、水利部、教育部、團中央、工會……中央各部無一能幸免於難。

各州、各共和國被血洗的情形更是令人魂飛魄散。

俄羅斯百分之九十的州黨委和執委被鎮壓，多數市、地方和區的黨委和執委被毀滅。

俄羅斯聯邦州黨委書記中被捕身亡的有：拉·約·卡爾特維拉什維里、約·米·瓦雷基斯、烏加羅夫、尼·尼·柯洛季洛夫、諾索夫、克里尼茨基、費·格·列昂諾夫、雷金、伊·德·卡巴科夫、普圖哈、舍波爾達也夫、彼·伊·斯莫羅金、德·亞·布拉托夫、舒布利科夫、普拉姆內克、拉祖姆諾夫、斯林金、魯勉采夫、奧西莫夫、丘多夫、拉甫連齊也夫、米哈伊洛夫、伊爾克利斯、巴伊圖、索伊費爾、卡雷吉娜、伊萬諾夫、阿基里努什金、貝克爾、里亞比寧、斯托里亞爾、柯爾舒諾夫、拉科夫、西莫奇金、托尼金、索波列夫、薩維諾夫、西米亞金、德·亞·布拉托夫等許多人。

與這些書記們同時殉難的地區和州執委會主席有：克魯托夫、帕霍莫夫、斯特盧佩、揚·波魯揚、阿德里安諾夫、阿格也夫、沃爾柯夫、茹拉夫列夫、伊萬諾夫、諾維科夫、布羅夫、奧爾洛夫、皮沃瓦羅夫、拉基托夫、列希科夫、施皮利曼、古希欣、斯米爾諾夫、列寧格勒蘇維埃主席科達茨基等等。

俄羅斯聯邦所有自治共和國的幹部也都遭到殘酷的鎮壓：

北沃舍梯州黨委十一名成員中，被捕的有九名。克里米亞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議長伊布拉吉莫夫和薩美伊多夫被槍決。馬里自治共和國第一書記弗盧勃列夫斯基、巴什基里亞

自治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議主席布拉舍夫也先後被處決。……

所有聯盟共和國的黨組織都遭到毀滅性打擊：

烏克蘭被鎮壓的情形最為慘重。最高領導邱巴爾、波斯蒂舍夫、柯秀爾慘遭不幸，同時，共和國中央機關和各州的幾乎所有領導及蘇維埃和經濟組織的領導人都被捕。他們中，立即被槍殺的有：弗·彼·扎東斯基、克利緬科、蘇霍姆林、哈塔也維奇、切爾尼亞夫斯基、韋格爾、哥盧布、扎格爾、庫德里亞策夫、葉哥羅夫、皮拉茨卡婭、葉列緬科、奧西波夫、謝爾比欽科、斯塔雷、康達科夫等。

因遭受鎮壓，烏克蘭黨員的總數從1934年的四十五萬三千五百人減少到1938年的二十八萬五千八百人。

格魯吉亞也遭受到非常慘重的鎮壓：1937年5月，格魯吉亞召開了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大會代表共有六百四十四名。一年之後，這些人中，有四百二十五人被逮捕、流放或槍決。

對哈薩克斯坦的鎮壓同樣驚心動魄：1937年召開的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全部被捕或被槍決。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哈薩克斯坦中央書記米爾佐揚和努爾皮伊索夫，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庫魯姆別托夫。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議主席伊薩也夫，中央常務局委員、著名科學家和理論家卡布洛夫等。

莫斯科區黨委和州黨委一百三十六名書記中，遭逮捕和槍決的有一百二十九名，也就是說，有近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橫遭清洗。

.....

甚至連國家和人民的驕子——紅軍，也被大清洗的狂浪

打得千瘡百孔、支離破碎。請看下面這觸目驚心的數字吧——

五個元帥中的三人，四名一級指揮員中的三人，十二名二級集團軍軍長的全部，六十七名軍團長中的六十人，一百九十九名師長中的一百三十六人，三百九十七名旅長中的二百二十一人，兩名一級海軍最高指揮員，兩名二級海軍指揮員，六名一級海軍指揮員，十五名二級海軍指揮員中的九人，兩名一級軍政治委員，十五名二級軍政治委員的全部，二十八名集團軍政治委員中的二十五人，九十七名師政治委員中的七十九名，三十六名旅政治委員中的三十五人——被清洗。

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波列維奇、科爾克、普特納、葉哥羅夫、勃柳赫爾，……他們都是蘇聯軍隊最高領導者，他們的被清洗，對蘇聯軍隊來說，是個慘重的損失。與他們一同被捕身亡的還有：蘇聯國防副人民委員、四枚紅旗勳章獲得者費季科，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海軍和空軍副人民委員奧爾洛夫和阿爾科斯尼斯，國防人民委員部司局長謝賈金、阿波格、勃基斯、彼廷、費什曼、龍格瓦、黑克爾，軍政委斯拉文，工農紅軍政治部副部長奧謝彼揚和布林以及國防人民委員部其他許多領導幹部。這些都是蘇聯著名的軍事將領和國內戰爭的英雄。這些人被清洗的同時，蘇聯各軍區和各艦隊幾乎所有的指揮員都遇難了。他們當中有：列寧格勒軍區司令員巴·葉·德賓科，外高加索軍區司令員尼·弗·古比雪夫，北高加索軍區司令員格里波、卡什林，外貝加爾湖軍區司令員韋里卡諾夫，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別洛夫，中亞細亞軍區司令員格里亞茲諾夫，西伯利亞軍區部隊司令員蓋利特，哈爾科夫軍區司令員杜勃沃

伊，機械化軍團司令員波里先科，特別紅旗遠東軍沿海集團司令員列萬多夫斯基、特別空軍司令員赫利平，遠東空軍司令員拉平等。

.....

在短短幾年中，軍隊裏被捕或被槍決的人數到底有多少？誰也講不清楚！

人們只知道，在斯大林、伏羅希洛夫、葉若夫的直接領導下，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工農紅軍政治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軍區和海軍艦隊，各軍、師、團的大多數主要領導都被捕了，被槍決了。國內戰爭時期最優秀的、最出色的、最著名的紅軍將領幾乎沒有一個幸免於難！

人們只記得，希特勒在一次高級納粹將領的會議上，欣喜若狂地叫喊：「蘇聯高級軍事幹部最優秀的部分已全被斯大林消滅了，進攻蘇聯的最佳時機到來了！」

## 第七章

# 兔死狗烹

該殺的殺了，該關的關了，該折磨的折磨了，反對派完蛋了，列寧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幾乎被消滅了，大部分異己分子和有異己思想嫌疑的人都被清洗得一乾二淨了。只剩下幾百萬個冤魂在四處遊蕩；幾百萬個帶着腳鐐手銬的囚徒在鐵窗裏馴順得像一隻隻聽話的綿羊……內務部的豐功偉績，足以彪炳史冊、流芳萬世了。照理說轟轟烈烈的大清洗也該結束了。疲憊不堪的內務部工作人員們在企盼着，祝禱着。

然而，他們忘記了自己在這場大鬧劇中所扮演的角色：知情人！

在逼使犯人們屈服方面，這些契卡們精明透頂，無往不勝；可是，在事關自身性命時，他們却渾渾噩噩，懵然無知——他們並不知道，當他們親手切斷犯人的喉管時，有一把閃爍着幽幽藍光的利刃正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作為這場鬧劇的知情人，他們也同樣逃不了被毀滅的命運！

早在第一次公審的預審初期，這把利刃就已出鞘了：當時，米羅諾夫曾把假被告萊因果里得誣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口供記錄交給斯大林審查，斯大林當即要米羅諾夫在口供記錄上加上這麼一段話：

「季諾維也夫與加米涅夫認為，國家政治保安部獲知他們準備陰謀叛國的線索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是在攫取政權以後消滅一切罪行的任何可能的痕迹。爲此目的，特建議派巴卡也夫爲保安部主席，其職責是消滅執行暗殺斯大林與基洛夫計劃的人員，以及保安部內可能獲知暗殺線索的高級官員。」

這段話裏，斯大林其實是在表述這樣一個道理：政治領袖在爭權奪利時暗殺其對手，於事成之後必須想盡辦法消滅一切罪行的痕迹，甚至於對那些遵照自己的命令動手進行暗殺的親信，也要不惜一切手段予以消滅。

所有契卡都很清楚，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沒有殺過人。其他千千萬萬個被指控爲恐怖分子的人，也沒有任何暗殺企圖。對這些人羅織的罪狀，都是爲了某種政治目的的需要而掘下的一個大陷阱。他們應當懂得，作爲一個政治家，斯大林既然不惜利用各種手段謀害自己的政敵，他也同樣可以採取這種方式，在消滅自己的政敵之後，清除那些幫助他籌備公審的秘密警察們以及所有的知情者。

遺憾的是，包括雅果達在內的契卡們並沒有從這段話中悟出他們自己的必然命運。他們像獵犬一樣，只知道追捕獵物，而忘記了當獵物消滅時，主人的槍口將對準自己。

擬定消滅參與莫斯科公審秘密的全體契卡官員的計劃早在1936年就開始了。葉若夫在被派往內務部監督審訊工作時，實際上已取代了雅果達在斯大林心目中的位置。斯大林對雅果達的猜忌，斯大林對已經發動起來的大清洗能否進行下去的憂慮，斯大林對大清洗的內幕會被揭穿的疑懼等等，葉若夫非常清楚。他像原先的雅果達一樣，把所有的精力都



放在揣測斯大林心思上面，一切服從於斯大林的需要。當他發現，斯大林對雅果達有所擔心時，便密佈心腹，大量地羅織雅果達的各種罪狀，並且在第一次莫斯科公審後立刻帶着這些材料晉見斯大林。這時，斯大林正在為基洛夫被殺而引起的黨內越來越深重的懷疑情緒以及雅果達對自己的秘密知道太多而擔憂，他立即同意葉若夫的建議：除掉雅果達以消除人們的疑慮。那時，雅果達為斯大林精心導演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審才結束一個多月，他還沉醉在勝利的亢奮之中呢！

表面看來，雅果達是被葉若夫親手打下去的，而實際上，這正是斯大林心裏所想的。葉若夫的可愛之處，就在於他能準確無誤地摸準斯大林的心理活動軌迹，並且用自己的行動把它付諸實施。擬定消滅參與莫斯科公審秘密的全體契卡人員的計劃，也是他這種奇異才能的體現。

清除契卡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葉若夫取代了雅果達之後，立即從中央帶來三百名官員，把他們分別安插到部屬各分局和各地方分局擔任副局長。葉若夫為了掩蓋自己的行動目的，對他安插自己心腹的做法特意作了如下解釋：「爲了使內務部工作能更順利開展，中央特派遣骨幹幹部以加強內務部各分局的力量。」

這些「骨幹幹部」都是受過葉若夫精心訓練的，他們對自己的行動目的都很明確。到各自的位置上之後，他們都表現得非常突出：工作積極肯幹，與周圍的人特別是局裏的頭頭們相處得很好。而實際上，他們真實的目的是，弄清知曉莫斯科公審內幕的所有人。

葉若夫上任後的最初幾個月裏，他對雅果達原來的副手還照樣重用。這些人中，包括列寧格勒分局局長列昂尼德、

扎科夫斯基、勞改管理總局局長馬特維·貝爾曼、外事局局長史盧特斯基、邊防部管理局局長弗里諾夫斯基等。

爲了掩飾消滅知道內幕的契卡這一罪惡意圖，同時也爲了表明自己對將要發生的消滅契卡的恐怖活動一無所知，斯大林特意召見了雅果達的許多親信，親自向他們頒發了國家最高級別的勳章，並任命弗里諾夫斯基、扎科夫斯基和貝爾曼爲內務部副人民委員。

斯大林的這一舉動對葉若夫是個莫大的鼓舞，他立即做出反應，命令內務部廣泛宣傳這三位副人民委員，讓每個人都充分地了解他們的功績，以他們爲榜樣。他需要全面控制內務部局勢並且使大清洗正常進行。而要做到這一點，自己和從中央帶來的親信們必須非常熟悉內務部的工作。這需要時間，同時也需要雅果達的得力助手們的幫助。因此，在葉若夫上任的頭半年裏，儘管對各部門的清洗比起雅果達時代來，更加變本加厲，但對內務部還基本上維持着一種平靜的局勢。

一場大風暴正在醞釀着。一把把鋒利的尖刀，已指向內務部中所有知曉審判內幕的契卡們。可是，這些可憐的契卡人員，却正爲了完成審訊任務而一個個在殫精竭力地編造着各種各樣的謊言以逼使囚犯屈服！

1937年3月，這場特殊的清洗終於伴隨着抖峭春寒到來了。

那天晚上，秘密警察大廈特別會議廳燈火輝煌，內務部副部長、內務部中央各部門首腦和內務部幾個主要分局局長突然被召到這座「閻王宮」裏參加緊急會議。葉若夫板着臉坐在主席台上，鄭重地向與會者宣佈了中央的決定：爲了提

高各州市的幹部素質，中央決定成立領導幹部政治表現考核團。考核團由政治上可靠的內務部高級官員即所有與會者組成，每個考核團團員會後將被分別派往各地考核各州市領導幹部的政治表現。葉若夫在宣讀了考核團的任務與要求之後，立刻親自向每個與會者頒發了中央委員會的委任書，並且命令拿到委任書的人即刻動身前往所指定的州市。

第二天，幾乎所有拿到委任書的人都離開莫斯科奔赴自己要去考核的州市。每個人都煩透了沒完沒了的審訊工作，一離開莫斯科都有一種「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感覺。他們一個個喜氣洋洋，久鎖着的眉頭舒展開了。

然而，他們誰也沒能到達目的地。

這些持有中央委員會委任書的內務部高級官員，一上火車不久，就被幾個持有葉若夫簽發的逮捕證的便衣挾持，火車到達第一站時，他們都被押下火車。他們像普通旅客一樣乖乖地跟着便衣下車走向指定的汽車，還有的人上火車不久就被打昏甚至打死在包廂裏，然後被裝進木箱或大旅行袋中，到站時像行李那樣被抬下來，扔到貨車上。這些要犯，通通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座監獄裏等候命運對他們的處置。

兩天之後，葉若夫又假借中央委員會名義，火急召集了第二批考核團會議，以同樣的手段把這些副局長以及秘密警察中央機關各首腦的得力助手送往監獄。

緊接着，又有第三批、第四批……

直到幾星期後，剩下的秘密警察官員們才知道，那些調往考核團工作的大小頭頭們都失蹤了。他們宛如做了一場噩夢，醒來時才發覺，自己居然坐在懸崖峭壁中倒掛的枯樹

上。惶惶之中，他們都想到了逃遁。但是，已經太晚了：葉若夫在把一批批「考核團」送走的同時，立刻填補了這些考核團成員原來的位罝，並且馬上調換了內務部衛隊以及內務部駐莫斯科部隊的所有指揮官，對剩下的契卡人員嚴加監視。同時，爲了防止內務部原來的工作人員逃竄國外，他調換了秘密警察航空大隊所有指揮官。並且，親自控制了國外部的護照科，不是絕對可靠的，一律不准出國。

爲了防止絕望中的契卡鋌而走險，葉若夫還特意在內務部大樓構築了工事，組織了一支擁有先進武器、力量強大的特別衛隊，在內務部大樓層層設防。特別對自己的安全，葉若夫更是費盡了心機：凡是要到他三樓辦公室的人，不管是外部還是內部人員，都要先乘電梯到五樓，走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到達一個樓梯口，下樓走到一樓，再走過一條長廊，然後，才乘小型電梯到葉若夫的秘書處，最後才到達葉若夫的辦公室。在這條錯綜複雜的路線上，各個樓梯口和門道都有五個警衛人員守着，每個過往人員，一律嚴格檢查。

各種預防措施都完善之後，葉若夫就開始肆無忌憚地實施清洗內務部的計劃了。凡是參加莫斯科公審預審工作的審訊官以及其他知道或者可能知道斯大林秘密的工作人員，幾乎無一漏網地被送進了監獄。早已整裝待命的幾千名新契卡人員，分成幾百個行動小組，只等葉若夫一聲令下，就紛紛撲向自己的獵獲物，那些可憐的知情者們，有的在辦公室裏被捕獲，有的在家中被逮住，有的在街上突然被塞進汽車……全副武裝的契卡包圍着一幢又一幢樓房，敲門聲、槍聲、呼喊聲給本來就陰森恐怖的城市又徒增了幾分肅殺氣氛。

因拷打加米涅夫而受到雅果達嘉獎的虐待狂契爾托克，

在一個寧靜的清晨聽到了行動小組的敲門聲。他迅即衝出陽台的門，對着還在樓下敲門的人高喊着：「你們這些蠢豬，還想抓住我！」說完毅然從十二層樓上跳往街心。

曾因「忠於職守」而在不久前榮獲紅旗勳章的國外部高級官員費里斯革斯基在吃飯時，接到葉若夫助手打來的電話：「請務必在家中等着，有兩人前去聯繫工作……」沒等聽完電話，他便衝向窗戶，從九層樓上跳下去。

曾在一個月前因「審訊有方」而受到葉若夫嘉獎的菲利羅夫，正在為兒子的周歲生日慶賀，聽到走廊裏雜亂的脚步聲，立即奔入臥室，把槍口對準太陽穴，扣動扳機。

.....

對於這些被捕的契卡，葉若夫連調查罪行的幌子都沒有打。他只命令一個個裝扮成法官的親信，向鐵籠裏的契卡們宣佈他們的罪狀：帝國主義的間諜和托洛茨基的走狗。這些可憐蟲們，不經任何審判程序便一個個被槍決了。

這些慘遭不幸的契卡，有的是雅果達原來的親信、心腹，如莫增諾夫、亞格安諾夫、米羅諾夫等；有的是一般的審訊員，只因「黨的利益的需要」才窺視到一些恐怖內幕；有的則是僅僅因為與上面兩種人有交往，便被懷疑肯定知道莫斯科審判的內幕而一命嗚呼。曾得過紅旗勳章的著名偵察員巴蘭斯基就是這樣被處死的。

巴蘭斯基是秘密警察國外部一名資歷頗深的高級官員。他是個波蘭人，年輕時候，為了反抗波蘭政府的腐朽統治而跑到俄國，並且很快就加入了俄國共產黨。俄國內戰期間，他踴躍參戰，在追擊波蘭軍隊的戰鬥中，立下大功，榮獲了一枚勳章。戰爭結束後他進入國家政治保安部、國防部，被

派往波蘭組織蘇聯的情報機構。1923年，當蘇聯政府考慮派遣軍隊假道波蘭協助德國工人的計劃時，政治保安部命令巴蘭斯基炸毀華沙城內的軍火庫，他乾淨利索地完成了這一任務。

但是，這件事很快就被波蘭政府知道了。波蘭政府決定悄悄監視巴蘭斯基，以期在他以後的行動中把他當場捕獲再跟他算總賬。他們設法在巴蘭斯基所僱用的人員中安置了一名密探。爲了引巴蘭斯基上鉤，這名密探開始把真實但並不重要的波蘭外交部的文件供給蘇聯大使館，因而很快就贏得了巴蘭斯基的信任。巴蘭斯基開始與他會面。1925年夏天，巴蘭斯基爲交還波蘭外交部的文件約好與那位密探會面。當他按時到達約定地點時，就意識到周圍有一些可疑的人。他想溜走，但是，波蘭警察局的偵探包圍了他。他奮力衝出包圍圈，並且很快就越過一條橫街，躲進一座禮拜堂，將那些文件塞到板凳下面，迅速從另一扇門走出去。跑到林蔭道上時，他被捉住了。波蘭偵探們搜遍他的全身，沒找到要找的罪證，便痛打了他一頓。巴蘭斯基怕被活活打死而蘇聯大使館並不了解他的下落，便用波蘭話高聲叫喊：「救命啊，波蘭警察毆打蘇聯外交人員啦，救命啊……」沒叫幾聲，他就被打昏了。等他醒來時已在波蘭警察總署裏。他堅決拒絕接受審問，以擁有外交豁免權爲由要求立即釋放。在蘇聯政府的強烈抗議下，他才被釋放出來，並且很快就被召回莫斯科。由於他的英勇機智，長期以來在間諜工作方面成績卓然，他榮獲了一枚紅旗勳章。但是，他被打得太重了，不久即半身不遂，失去說話能力。後來，經過精心治療，情況有所好轉，却仍然是個半殘廢人。

這些都是大清查前十年的事。十年來，他基本上喪失了工作能力。就是這樣一位半殘廢的人，葉若夫也沒放過。理由非常簡單：他有許多秘密警察朋友，他可能知道公審內幕。

對於在國外執行任務的契卡的追查要比國內晚將近一年的時間。葉若夫充分地估計到，國內的清洗浪潮，國外的契卡肯定一清二楚。如果把他們逼急了，他們就可能向西方各國揭露內務部在這些國家進行活動的秘密。出於這種考慮，葉若夫密令各行動小組，不准對包括史盧特斯基在內的外事局契卡下手。他還做了很大努力，授予外事局的契卡們各種嘉獎，給還在國外的契卡們造成一種假象，以消除他們的自危感。

與此同時，葉若夫親自掛帥秘密成立了一個特別行動大隊。特別行動大隊分成很多行動小組，每組配有多名訓練有素的殺手，任務是到各國去暗殺駐外的契卡。他們的一切行動，都由葉若夫一個人指揮，對特別行動大隊之外的任何人，一律絕對保密。1937年1月，一切準備工作就緒之後，特別行動大隊出發了。

對於駐外契卡的清洗，葉若夫實行兩種辦法：第一，用行政手段命令他們回國；第二，違抗回國命令者，便交由特別行動小組處置。

第一批奉召回國的都是因為有家屬的。他們記掛着家裏人，一接到命令都馬上回來，即使明知回國有危險，也只好乖乖地聽從命令。這些人回國後並沒有立即被捕，照往常的慣例，史盧特斯基在聽取匯報之後，准許他們兩個月的假期。他們整天與家裏人歡聚，四處歡聚，並且高高興興地把

自己回國後的情況寫信告訴在國外的同事們。假期過後，他們像往常一樣，被召回外事局接受新的任務——去某個國家從事秘密活動。在指定的時間裏，每個人都在朋友們的簇擁下上了火車。但是，只需要過兩個車站，他們就會被葉若夫的便衣莫名其妙地押下火車，送往秘密監獄。等到他們失蹤的消息傳出來後，至少已經過了三個月了。

大部分駐外契卡都是以這種手段被處決的。幾個月之後，葉若夫的這個秘密被洩漏了，有些契卡便奮起反抗，拒絕回國。但是，他們最終還是逃脫不了葉若夫早已佈下的羅網——特別行動小組一旦獲悉哪個契卡敢於違抗命令，便會不惜一切代價努力追殺。李斯和克里維特斯基就是死於特別行動小組的追殺之中。

1937年7月，李斯接到回國的命令。他早就識破葉若夫的這種陰謀，爲了表示對這種恐怖手段的抗議，他立即寫了一封信給蘇聯駐法大使館。信中表明，他要與斯大林及其革命的黨斷絕一切關係，回到列寧的事業上去。

這是駐外人員的第一個叛逃者。如果不立即追殺，不但莫斯科公審內幕面臨着被揭露的危險，而且，也會導致其他契卡紛紛仿效。葉若夫惴惴不安，立即下令追殺他，同時派人槍殺了李斯的妻子兒女和家裏所有的人。

行動小組很快就趕到了李斯藏身的瑞士。他們用威嚇的手段，收買了李斯在瑞士的一位朋友，因此，很快就找到了李斯的行踪。幾天之後，李斯的屍體就出現在洛桑市郊外的公路上，屍身上佈滿彈洞。

對於克里維特斯基的追殺要比李斯曲折得多。克里維特斯基是內務部派駐荷蘭的情報站站長。接到召令後，他馬上



帶着妻子和小兒子到巴黎去避難。但是，特別行動小組在第二天也追到了巴黎。法國政府截獲了特別行動小組到巴黎執行恐怖行動的情報，立即派武裝警察把克里維特斯基保護起來，同時，向克里姆林宮提出了強烈的抗議。在法國政府的保護下，克里維特斯基才暫時倖免於難。但是，行動小組並沒有放棄對他的追殺。1941年，克里維特斯基逃亡到美國，不久，他就被槍殺在華盛頓的一家旅館裏。

對內務部其他分局的清洗，就像暴風驟雨那樣迅猛異常，只有對外事局的鎮壓顯得慢條斯理。儘管如此，被葉若夫認為知曉莫斯科公審內幕而列在黑名單上的人，到了1938年初也基本上被殺光了。

直到這時，葉若夫才決定對外事局長史盧特斯基下手。他把這個任務交給史盧特斯基的老朋友弗林諾夫斯基。弗林諾夫斯基是葉若夫的副手，接到命令後即打電話叫史盧特斯基到他的辦公室。半個小時之後，弗林諾夫斯基又打電話給史盧特斯基的副手施皮加格拉斯，要他立刻趕來。施皮加格拉斯走進弗林諾夫斯基的辦公室，首先看到的是史盧特斯基在沙發上的形態：雙手抱胸，蜷曲着趴在沙發上。其次，才看到沙發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個茶杯和幾塊點心。他急忙走過去把他的上司扶起來，並且突然高聲喊到：「醫生，叫醫生來！」這時，坐在辦公桌後抽煙的弗林諾夫斯基開口了：「醫生早來過了，是心臟病發作，藥物已幫不了忙了。」

施皮加格拉斯讓史盧特斯基在沙發上躺平，這時，他才發現，史盧特斯基臉上出現明顯的污斑，這是氰化鉀中毒的症狀。他的心忽然一沉。他知道，此時此刻表現自己的聰明靈巧，無異於為自己設置一個陷阱。因此，他裝出一副對於

上司犯心臟病而死深信不疑的樣子。

葉若夫立即任命施皮加格拉斯爲外事局局長，並且要求他把史盧特斯基病逝的消息通報所有駐外人員。葉若夫特別強調，在通報中一定要寫上：「史盧特斯基是一位忠實的斯大林主義者、秘密警察傑出的活動家、黨的優秀戰士」等等漂亮言辭。

爲了把這齣戲演得更成功些，葉若夫命令將史盧特斯基的遺體安放在秘密警察中心禮堂，佈置衛兵通宵守靈，爲史盧特斯基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

葉若夫自欺欺人，他忘記了在他爲史盧特斯基舉行悼念儀式的同時，也在爲自己的犯罪行爲作廣告：氰化鉀中毒的痕迹還留在死者的臉上，秘密警察們誰不懂得這種對他們來說極其普通的常識呢？

史盧特斯基雖然死於非命，但是，他還是幸運的，他不必爲承認自己的「罪行」而受盡折磨。

在短短的不到兩年時間裏，內務部總部被清除的契卡就有五千人之多。雅果達被槍決了，他的副手巴利茨基、亞格安諾夫等也遭到同樣的命運，他原來的親信一個個都死於非命。到1938年第三次莫斯科公審後，整個內務部就變成葉若夫的王國了。

對於葉若夫來說，這是個歷史性的偉大勝利。在短短的兩年中，他不但完成了斯大林要雅果達完成的任務，而且，還爲斯大林消除了心中的最大隱患，從而爲自己在中央樹立了穩固的地位。他爲自己的非凡天才感到驕傲，感到自豪。在爲慶祝這一偉大勝利而舉行的隆重的慶功會上，他仰首伸眉，顧盼自雄，大有破壁飛去、翼振雲霄之勢。

然而，他犯了與雅果達一模一樣的致命錯誤。他高興得太早了！

這裏，歷史又和人類開了一個玩笑。它使蘇聯人民惶恐愣怔，也使世界人民茫然不解！

「狡兔死而獵犬烹」，這是中國古代一句成語。它準確地描摹了古今一切暴君的兇殘險惡的心態，一切在官場上走鋼絲的人都知曉其中的奧秘。遺憾的是，雅果達、葉若夫們沒有領會到它的真正含義。他們的悲哀就在這裏！

1938年初秋，由斯大林提名，貝利亞被任命為內務部副人民委員。

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一任命所蘊含的深義。

1938年11月17日，聯共中央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議通過《關於逮捕、檢察和審訊》的秘密決議，該決議明確提出要整頓和懲治內務部。

1938年12月8日，莫斯科報紙最後一版的新聞簡報欄裏刊出一則震驚世界的消息：經聯共中央研究決定，同意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的請求，免除其內務部人民委員職務，保留水上運輸人民委員職務。

同一天裏，貝利亞被任命為內務部人民委員。

這究竟又是怎麼回事呢？

葉若夫沒有完全了解斯大林，同時也低估了貝利亞的能量。

一年前，他曾把貝利亞列在黑名單上。他沒料到，貝利亞却有通天的本領。他獲悉葉若夫在羅織自己的罪狀時，立

刻從他的領地第比利斯乘機飛赴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寓所裏整整呆了三天。三天之後，一個以莫洛托夫爲首的決定葉若夫命運的委員會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對葉若夫作了清查。結果在葉若夫的偵察員文件袋內查搜了葉若夫誣詔卡岡諾維奇、安德列耶夫、米高揚、伏羅希洛夫、加里寧、貝利亞和其他很多中央要員的材料。這次秘密清查，其實已宣告了葉若夫的死刑，然而，葉若夫却一無所知。他在第三次莫斯科公審之後，還想再次置幾千里外的貝利亞於死地，却沒想到，貝利亞不但款款走到了他身旁，而且還輕而易舉地取代了他的位置！

很少有人知道這其中的奧妙。

究其實，道理却如一加一等於二那樣簡單。

在清除雅果達時，葉若夫應當看到，雅果達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然而，他利令智昏，他太不了解斯大林了，他犯了一個同樣致命的錯誤。

在第一次清除貝利亞而沒有成功時，葉若夫應當想想：貝利亞爲何能保住性命？然而，他太粗心了。他忘記了兩年前自己取代雅果達時的情形：雅果達不是也想消滅自己麼？但是，斯大林保住了自己，他終於一脚把雅果達踢進垃圾箱裏。當時，千千萬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斯大林只保他葉若夫一個；現在，無數條生命捏在自己手中，斯大林只保貝利亞一人。這不是很能說明問題麼？

葉若夫聰明一世，却糊塗一時。作爲內務部總頭目，他不應當忽視了貝利亞在短短的六年間由高加索國家政治保衛局主席躍爲外高加索聯邦第一書記這一歷程與斯大林的關係。他不應該忘記，幾年前，斯大林爲了讓貝利亞——這個

格魯吉亞的惡棍當上外高加索邊區委員會第二書記而不惜用強硬的「工作程序」，把貝利亞的仇人、外高加索黨委第一書記卡爾特維拉什維里調往西西伯利亞任黨委第二書記，把外高加索第二書記雅柯夫列夫調往「東方黃金」托拉斯當經理，他應當明白，在雅果達被消滅之後，貝利亞曾被提名為內務部總頭目候選人，而斯大林竟悄悄地把他的名字除掉，這一做法與當年斯大林雖然對雅果達心懷戒備却並不馬上除掉他，而只是悄悄行動，兩者不是酷似麼！

然而，這一切，葉若夫渾然無知。他的一世聰明，使他由一個普通人竊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他的一時糊塗，終至使他成為十八層地獄下的冤鬼！

難道這是歷史的報應麼！

1939年2月，斯大林親自簽發了葉若夫的逮捕證。這個暴戾恣睢、惡貫滿盈的殺人狂，這個人類十惡不赦的罪人，自此從聯共中央漸滅了，並且很快就在地球上永遠消失了。

蘇聯人民拍手稱快，歡呼雀躍。希望之火驀然間在他們胸中熊熊燃燒：葉若夫死了，慘絕人寰的大鎮壓也該結束了吧！

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們，並沒有什麼大的奢望。他們滿懷着的只是寧靜的生存空間，和過平平安安的日子。

他們企足而待，望眼欲穿。

然而，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他們。

貝利亞上台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血洗了葉若夫的同黨後，立即全盤繼承了葉若夫的大清洗手段，又開始了

更大規模的瘋狂鎮壓……

滾滾落下的人頭牢實地墊高了領袖的位置。洶湧澎湃的血流把罪人的紅色外衣染得更加鮮艷。

這裏，歷史再一次被粗暴地扭曲了自己的形象。

1987年，蘇聯新的領導人戈爾巴喬夫開始了他改革的「新思維」實踐，蘇聯歷史上那段黑暗的日子逐漸「曝光」

1991年底，蘇聯宣告瓦解，蘇共七十多年的獨裁統治亦宣告結束。這個歷史的遽變曾令世人震驚及難以置信，但是，讀者從這本書裏，依稀可找到這個共產帝國崩潰的軌迹……